

德 拾

期二十七第



密祕殼冰蘭陵格

版出日一月四年五十四國民華中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生加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

電報：CALTEX



去年這個時候，我的孩子滿五歲了，有一天他從兒童樂園裡放學回來，拉住我的手非常認真地問我道：「爸爸，我可以算是六歲了吧？」

「對了，你現在正開始算是六歲了，」我回答著。

「那麼我可以進小學了？」他的語氣中充滿了熱切的期望。

「當然囉，你唸完了兒童樂園的大班，一到今年秋天，你就可以進小學了。」

他不知道秋天離現在還有多遠。在他的心目中認為這不過是一兩天的間隔而已，於是便向我提出了不少的要求：第一，他要一個書包（因為幼稚園用不著書包所以這是他渴望已久的）。第二，他要一個裝滿了鉛筆的鉛筆盒，第三，他要……這些都是

他平日從鄰居上小學的大孩子們那裡看來的。現在他覺得他也快成爲一個大孩子了。他現在已有權利要求獲得這些憧憬已久的東西了，在他幼稚的心目中他也認為進小學是他爬往成人過程中底一塊重要里程碑。如果你也有一個六歲左右的孩子，我想你也一定會感覺到進小學前所懷有的那份喜悅和滿足。

現在我們的拾穗也快要度完他

的第五個年頭了。七十三期便將是他的第六次的誕辰，他也終於達到上小學的學齡了。諸位讀者對於這個孱弱，教養，一向存有著一份偏愛的心理，平日對於他的扶，關懷的前夕能接到諸位讀者更詳盡的指導。因為他的關懷便是孩子們最大的慰藉！

從幼稚園到小學這是另一個新學業的開始，按理說，我們應該投入更多的精力與時間去培植他。可是因為近年來編輯同人們本身工作的日益增繁，以致逐漸侵佔了業餘可以利用為拾穗服務的時間，於是在編輯或業務工作上不免有略顯疏忽的地方。這一點希望讀者們能加以諒解。同時我們也在設法彌補上述的缺陷，以冀拾穗能在不斷的進步中成長。

(續讀者來鴻)

圖方面亦可重繪，俾避免印刷上之困難。

訂戶四〇〇二號

編者謹覆

敝社已購得「我們的地球」原文單行本，精裝一巨冊，漂亮，大方，插圖色彩之燦爛美觀，令人不忍釋手。定價也相當廉手，超過十二元美金。看了人家的原本，更不敢隨便出單行本了。「我們的地球」一文上的插圖以色彩取勝，不可能用黑白重繪刊印，否則徒然吃力不討好。要是照原圖套印，本省的印刷條件不夠，即使可能，也非敝社及讀者能力之堪負擔。所以這一篇連載的單行本也只好暫時擱置了。



錄

目

總

拾

期二十七第



專欄評論

長篇連載

短篇小說

音樂藝術

珍聞

軼事

企業導

風土遊記

歷史發展

醫藥衛生

科學自然

小淘氣……………九三
家常閒話……………一〇三
科學新知……………一一六
西影片羽……………一三五

我無法安慰她，這可紀念的一天實在是太悲慘了

白衣女郎(續)……………一九

一對生活在一起的弟兄，十年來從沒有交談過

啞口無言……………一〇六

總之，事實是不能證明謀殺的，也許她沒有認清這一點，否則也不致這樣急急於要除掉我了

金魚素……………九四

在五花八門的亞洲舞蹈中最難理解的恐怕要算喪葬時候所跳的一種

東方的舞蹈……………八

人們談到公益慈善事業就不由自主的會想到福特基金會

福特基金會……………四三

金剛鑽，紅寶石，青玉，綠寶石等等，應有盡有，整個礦區都瀰漫着珠光寶氣

金剛鑽礦大騙局……………八一

五角大廈還需要克虜伯的大砲呢

克虜伯世家(續)……………七一

兩哩厚的冰殼下面，猶藏伏着一股暗流

格陵蘭冰殼的秘密……………五二

我們看見了沒有圍欄的非洲動物園，親炙了埃及和地中海沿岸的古老文化

尼羅河上一扁舟……………一六

宗教信仰是何所自而來的？

人類的史詩(續)……………八五

在你未弄清楚應減却多少脂肪以前，千萬別冒失地設法減瘦

胖經……………六七

醫學是一種保護人類的最偉大的藝術

醫學發展史略……………三〇

是人類共營社會的縮影

蜜蜂……………三六

國際地球物理年

一個偉大的科學交響樂演奏會，有五千位科學家將參加演出

第七十二期民國四十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拾月月刊社

訂閱價目：

編輯者 拾月月刊社

半年 六期 廿四元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零售價目：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角

港幣一元五角 日幣一百元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
免費匯款訂閱拾總或購買拾總譯叢

封面說明：格陵蘭冰殼的秘密

保羅·維克多是北冰洋探險的專家，他在戰前曾在格陵蘭作過多次探險壯舉，法國淪陷後，他加入美國空軍，曾指揮過一隊駐阿拉斯加的降落傘部隊。

戰後他又重組法國格陵蘭探險隊，本文便是他探險歸來後在地理雜誌上所發表的一篇描述生動的文章。

封面中所刊登的是一幅探險隊駕着一輛取名為「伶鼬」的雪車在格陵蘭冰雪堆中掙扎的圖片。

圖右維克多本人。當他發現雪車已被冰塊所阻時，他正設法駕車脫離這個險境。



……本乎愛護拾穗及敬愛編輯的立場，提供一點意見，這意見即或不够正確，我想也還是說出來好供參考：

因為拾穗是一個綜合性的刊物，所以每期的卷首最好也能有一篇時事評述或介紹各國政治的文章，根據一月來的國內外情勢提出報導加以評論。使讀者對時事的發展上能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

編者 謹覆

蕭經武

關於介紹各國政治的文章，我們只要找到比較好的材料，也樂於刊載，在以前的拾穗上偶或也可以找到幾篇這一類的文章。至於時事評述方面的工作，歎難遵命，並不是我們不願意這麼做，而是力有未逮。因為我們都是業餘從事者，本身的學識有限，同時也受了時間上的限制，無法作深入的研究，也不敢向讀者們提出我們的膚淺的評論和報導。只好請讀者加以原諒了。

二

……對貴刊每期刊載之ESP君所譯之攝影叢談甚感興趣。未知貴刊有否單行本發行，若有，請示知價格及購買處所。若現在尚未發行，則請告知貴社是否擬發

行單行本及發行日期以便採購。

陳善同

三

本人愛貴刊所載之攝影叢談極為愛好已連續抄錄多期。惟圖片方面無法抄錄，故新聞貴刊是否集每期之叢談刊印單行本。按攝影叢談最近已刊五十四期，已有相當多之期數，且在台灣此類著作甚少。故出單行本之價值業已具備，我想一定尚有有不少的攝影嗜好者有若我同樣的渴望吧。

編者 謹覆

潘丙生

抱歉得很，攝影叢談沒有刊印過單行本，並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單行本的打算，出單行本的困難處不在文字上的排印而是在插圖，因為拾穗從前沒有出版這一類單行本的企圖，所以沒有留版，以前用過的許多銅版也因了保存不良，多半鏽爛不堪再用，現在要重行製銅版，這一筆費用着實可觀，即使我們勉強湊集了一筆龐大的費用來出版這一本攝影叢談，每冊高昂的定價也會使讀者却步，所以我們雖然接到過不下百餘封讀者的同樣來函，仍是躊躇不敢刊行這個單行本，請諸位原諒我們的苦衷。

四

貴刊前連載之「我們的地球」。近悉美國生活雜誌社已刊行單行本。茲建議貴社亦將譯文刊行單行本，插

(接致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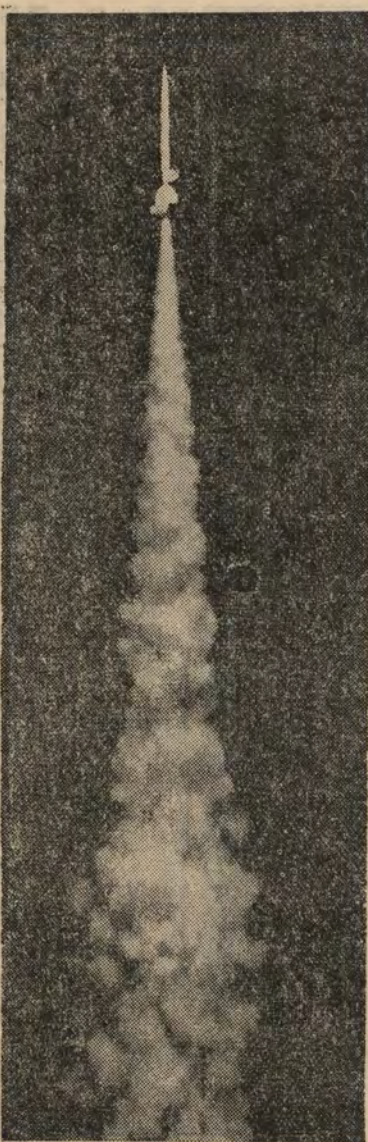
人類征服自然的野心

國際地球物理年

——伊洛湧譯——

全世界的科學家們，現正積極的動員起來，準備在國際地球物理年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期內

好好的觀察一下，圍繞在我們四周的各種自然現象。這一個偉大的，科學交響樂演奏會。將於一九五七年



圖片說明：Aeolus 式火箭開始昇空時情形，圖下部黑線為放射火箭的鐵塔，另一種經過改良的 Aeolus-II 式火箭，將在國際地球物理年施放，它在四十四秒鐘內，時速可達四千八百英里，在四分半鐘內可昇入一百七十五哩的高空。

七月開始，直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始行閉幕，將近五千位科學家，代表四十多個國家參加演出，以研究所謂「地球的科學」，包括地球、大氣、太陽、太空以及各項有關的現象。這十八個的工作收獲，將比往常若干年的研究成就還大。

在國際地球物理年內，科學家們不但要尋求地層內部以及地殼表面的各項知識，而且還要研究大氣與海洋的化學和物理性質。他們將記錄下各地潮汐漲落的情形，收集各種高度的空氣樣品，研究來自太空經常向大氣層襲擊的「電雨」和起伏不定的地球磁場。仔細調查各主要陸地的

圖片說明：攜帶火箭的氣球，昇入十三哩半高空後，自動脫離前的情形。



與海洋的情形，以及下至海底，上至數百英里高空的各種情況。

尋求問題的答案

現在，距這個偉大的國際物理年還有一年有半的時間，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們正着手草擬計劃和準備儀器，美國、法國、大不列顛聯邦和蘇聯的探險隊，業已於去年尾出發至南極大陸，建立基地，以便發掘這尚不為人所熟知的處女地。

人類居住在地球上雖已有幾百萬年歷史，然而人類對

於這一顆行星的情形，幾乎一直是一無所知，僅僅在最近幾世紀裡，才略有了解。不過，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由於科學的突飛猛進，這一次國際地球物理年，將使我們對於地球的了解，獲得長足的進展。這些行將得到的解答的問題是：我們能更準確地預測颶風的路線嗎？大氣的溫度會漸漸增高嗎？照目前北極地區冰雪融化的速率，什麼時候我們將有一條可以向西北方橫渡的航道呢？由於水帽（Icecaps）的融化，是不是有朝一日沿海低地會有被海水吞沒的危險呢？

還有，宇宙線是來自何處？它與北極光又有什麼關係

？地震可以預測嗎？大氣層是不是漸向太空逸去？乾旱的天氣能夠預先向農民們發出警告嗎？

全世界一致合作

國際地球物理年是一連串國際年（International Years）的第二次。第一次國際地極年（International Polar Year）是在一八八二到一八八三年內舉行的。在這一次年內，不少基地在北極區內建立起來，關於這一區域內的地磁、氣候和極光等方面的知識，頗多新獲。第二次國際地極年，是在五十年以後的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舉行，

它對於無線通訊方面，頗有貢獻，並且替高深電子學方面的研究，例如雷達的研究，開闢出一條大路來。

然而，科學的進步實在太快，全球各地的各有名學術團體，已等不及五十年的長期間隔，便在相隔四分之一世紀的今天，透過國際科學聯合委員會的推動，再在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之間來一個「年」。艾森豪總統說得好：「這是全世界人類合作行動最精彩的例子。」一些熱心的人士，更把國際地球物理年比喻為「和平的地球物理學」。



圖片說明：位於加拿大與阿拉斯加冰雪區域的冰河奇景。全世界百分之一的水是冰的狀態存在着，並且覆蓋了大約十分之一的陸地面積。這次國際地球物理年，收收對冰河加以研究，因為它對氣候與海平面的高低，有重要的影響。

。蘇聯以及至少有四個鐵幕國家將參加這個盛舉。這一次的國際地球物理年，將集中注意於赤道地帶以及兩極地區，尤其是南極大陸的研究。各觀測站將聯成小組於五條經線上——東經 10° 、 110° 、 140° 、和西經 70° 到 80° ——以便詳加研究所得的資料，在這五條經線上，大部分原已設立的觀測站均包括在內。

發射人造衛星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一條重要新聞自白宮發佈：美國將於一九五七或一九五八年內向太空發射歷史上第一顆環繞地球運轉的人造衛星，以爲參與國際地球物理年的一項工作。這顆人造月亮將是這一個「年」的最遠的前哨站。

在這個人造星球內部，裝滿着各種精巧的記錄與發射訊號儀器。在星球昇空以後，這些儀器會將太空之中有關於宇宙線、加瑪線、紫外線以及X射線的各種特性，向地面做最翔實最生動的報導。一種測量重力的儀器會將物質在太空中的密度量出來，同時告訴我們地球的大小和地球的形狀。

另外一項計劃，雖沒有人造衛星來得聽聞，但却具有同等科學價值的便是探空火箭(Sounding Rockets)的發射。

這個經年向太空發射火箭的計劃，將把六十到二百英里高空最新和最重要的知識帶給我們。美國、英國、澳洲

另一項使人迷惑的問題：在天空一種龐大的看不見的能量，永無止境地在活動着。由於兩極地區和赤道地帶，所接受從太陽發出的能量不同，因此這兩區域的溫度便發生差異，於是在四十度緯線上，每天將有相當於爆發四百五十萬顆原子彈的能量，流過此地帶。許多個面積可以遮覆一個美國的旋風和旋渦，挾着大量的能，向北方移動。對於這一現象的原因和理由，人們尚未獲得全盤的了解。

爲了探測這個問題的真相，以及進一步研究大氣層上部的情況，四組主要的天候觀測站，將和兩極地區五條經線上的觀測站加以聯繫合作。同時，探空氣球也將自各站發出，昇入十萬呎高空，把各項記錄向地面報告，這樣，或可幫助我們對大氣上層的活動情形，獲得了解。同時對於幫助飛機增加時速一百英哩的強有力的噴射氣流，我們也可以多了解一些。

地球表面各大洲的群島，將在國際地球物理年所慎重選定的某一塊重要區域，重新釐定其經緯度，再行集攏繪製。但即使利用最新式的電子或光學儀器，所測出兩基準點間的距離，總有數百英尺的誤差。假設我們直接拍攝月球照片，並且連繫所發射的人造衛星成爲一個三角形，利用這種方法，所測出兩塊大陸之間的距離，其可能發生的誤差，將要大爲減小。

地理位置的正確決定，將使時間的測量更爲準確，同時對地球在太空中運行的速度與不規則自轉的情形，將有

日本和其他國家並將發射裝滿儀器的飛彈。美國則計劃單獨發射幾隻火箭，其中包括幾隻一千二百五十磅重二十呎長的航蜂式火箭(Aerobee-Hi Rocket)。大部分這種火箭將在赫德遜灣(Aerobee-Hi Rocket)的北區邊緣上，因此非常適宜於電離層上部極光微粒的研究。此外，美國還準備發射若干隻小型火箭，和一種兩段式火箭——勝利女神和狄剛火箭的結合體——火箭發射基地有的在格陵蘭，阿拉斯加中部，蘇里，有的在加里佛里亞州和維琴尼亞州的海邊上，有的從加拿大和格陵蘭之間海面上的船艦上發出，或是在赤道與兩極地區的中途各指定地點上發出。

另外一種用氣球攜帶的火箭，當氣球昇至六十哩高空時，火箭即脫離氣球自動射出。一種用飛機攜帶的火箭也將參與這一計劃。

每隻火箭上均裝有照相設備和電子儀器，以便把它在跨進太空之門時所「目擊」的奇景幻象，向地面報告。

當然，那仍然令人煩惱的地震、洪水、火山活動、山崩和雪崩，也是這次國際地球物理年主要的研究對象。

無線電通訊和無線電導航，時時遭受包圍在地球四周的大氣層的影響，而人類便生活在這大氣之海的底部，大氣層就好像是一塊濾布，把發自太空足以致人死命的各種射線吸收，因而保全了人類的性命。關於大氣層上部的情形，我們所知尚少，在這一次年期內將予以深切注意。

深一層的了解。

宇宙線的研究

自一九四六年起，國家地理學會即曾對宇宙線的研究加以協助，這一次的國際地球物理年對於它的活動與發生，也將加強其研究。宇宙線的發生，可能來自太陽，也可能來自星際之間，其所發出的能量，較諸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原子加速器所能釋放的，還大幾百萬倍。一旦它的秘密被揭破以後，能的來源將有一次革命性的改變，就像現在熱核子溶解所引起劃時代的革命一樣。

從太陽發出的紫外線，使組成空氣的各種氣體分子釋出電子而造成電離層，它的厚度自地面以上五十英哩起，直達二百英哩以上的高度。電離層的起伏漲落，可能是太陽內部某種不正常活動的結果，並直接影響無線電的收聽。這次國際地球物理年，將在數百個地區利用電子儀器將這種變幻莫測「電的氣候」加以測定。

美麗而又不可捉摸的極光，好像懸在天空中的一塊鏡子一般，它常常使電波抵禦一個很大的角度。很久以前國家地理學會，即開始協助對於極光的研究。

國際地球物理年對於海洋學，也將予以研究，海洋深處的洋流，是預測廣大地區氣候的必要條件之一。關於海底土壤的情形，也將在大西洋東部和西部盆地，以及南太平洋中部與東部，加以研究。

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一的面積爲海洋所覆蓋，它對於

關於格陵蘭冰帽和北極圈內的加拿大的情形，人類所知的幾乎是一片空白。所以美國，加拿大和丹麥等三個國家將要組織若干探險隊，乘船，飛機，拖車和狗拖的雪橇

南極大陸的探險

紀錄的次數便陡然增加很多，這些紀錄最後將發往各地紀錄分析中心，藉電子計算器的幫助，這許多汗牛充棟的資料纔能一一消化。例如，在發生強大磁暴的時候，每十五到卅秒，即需記下一次紀錄。



圖片說明：太陽裡的黑點，每一顆小黑點可放進一個地球去。所謂黑點，實際上是又熱又亮，但因四週光度過強，對比之下乃呈黑色，此圖係一九四六年七月廿六日，黑點活動最強時拍攝，下圖係其放大時的情形。

好幾個國家希望完成一次縱貫南極大陸的嘗試，大不列顛聯邦縱貫南極探險隊將從歐司特公爾灣(Duck East Bay)出發，取道南極頂點到麥克度都桑(Mc Murdo Sound)的紐西蘭基地。紐西蘭探險隊是由征服類非爾士峯英雄，愛德蒙海拉斐博士所率領，他將自基地起至南極

將在南極頂點或頂點附近，建立一個最遠的前哨站，蘇聯更將在南極內陸一個人跡未至，所謂「進退維谷」的區域建立基地。同時她還準備在距地理南極八百哩的地磁南極上，建立哨站。

南極大陸面積五百零五萬平方英里，平均海拔六千英尺。絕大部分地區為堅水所覆蓋。沿大陸邊緣將有三十左右個基地均勻地散佈着。美國並

然而最動人心魄的計劃，要算南極大陸的探險了。許多國家將預備出動，向那海岸線長達一萬六千英哩的南極處女地前進。十一國政府——阿根廷，澳洲，智利，法國，大不列顛，南非聯邦，蘇聯，日本，紐西蘭，挪威和美國，業已計劃在南極，或她的外島上建立基地。

來填滿這一片空白。蘇聯，法國和斯堪的拉維亞半島的國家，也將出動向北極地區進發。

陸地氣候與氣溫度的影響，既深且鉅，所以對於海流活動的更進一步的了解，自是急不容緩的事。三十個海島上設有觀測站，每天記錄海洋平面的漲落，以及與海洋上其他現象之間的關係。

正如一條河流一樣，有幾處水流湍急，有幾處水流緩慢。國際地球物理年的工作也是如此。當大氣情況非常理想，或是太陽表面發生特殊現象的時候，他們便加緊觀測，每個月將有三或四天稱之為「普通世界日」(Regular World Days)，以尋找在月盈月虧的時候，盈虧相同之點。此外，每隔一月有一為期十天的「世界氣象期」(World Meteorological Intervals)，在這十天以內，全世界各地的氣象測候員，都將加倍工作。此外，還有一個所謂「特別世界期」(Special World Intervals)，這是一個時期長短不定的節令，一旦觀測員預測太陽，磁場，極光，或是電離層將有特殊活動的時候，美國，日本，阿拉斯加和蘇聯的電訊中心，即將發出緊急訊號，通知所有觀測站加強工作。當然，日月蝕和流星雨的觀測也是特別期的工作之一。

我們知道，記錄愈詳細，所得的資料愈正確也愈有價值。所以在每一個特別期，觀測和



圖片說明：阿拉斯加美麗的極光，圖中白色短線係天空的星辰，在拍照時因地球自轉，故呈白色短線。

頂點沿途建立一連串供腳站，以接濟不列顛探險隊的給養，後者在探險途中，將利用火藥爆炸的回聲來測量冰層的厚度。

美國的計劃較諸其他各國更為龐大，六個先遣部隊業已派出，並將在下面六個地點建立南極觀測站——一個是麥克茂都桑，另一個是凱南灣附近的小美洲（Little America），還有兩個是在島上，其中一個在西經110度南緯八十度的瑪利拜爾，另一個在地理的南極（Geographical South Pole）。剩下的兩個是在歐司特公爵灣和佩克司海灣（Knox coast）。

南極大陸各哨站之間，將連繫成一個網狀組織。每隔三小時紀錄一次地面氣候，每天兩次探空氣球將十萬呎高空的溫度，壓力，濕度，風向地面報告。靠近小美洲的一個氣象測候中心，經常預測氣候變化，並且把預測結果向在陸地或空中活動的探險隊報告。在四個美國基地上，另外附設觀測地磁的設備，重力的測量也將在地面和空中進行。氣球與火箭將施放出去以鑑定宇宙射線。研究冰河的專家們，將在羅斯冰礁（Ross Shelf Ice）和內陸的冰層上鑽孔，深達一千英尺以上，以量度各種深度的溫度差。

在經濟上支持這個盛舉的各國政府和學術團體，將得到比他們所付出的代價為大的收穫。他們將獲得更正確的天氣預測，更方便的無線電通訊。由於對大氣層上部情況進一步的了解，飛機，電導飛彈和人造衛星的發射將更為



戰前多年，我去亞洲旅行，偶於某日黃昏在巴里一處小村中駐足欣賞土人的熱情舞蹈。當時，我是在場的唯一外國人。這個熱情的舞蹈家目的在逗引男性觀眾進入舞池並且在共舞時作各種的舞姿，舞女突然停在我的面前，儘搖着頭並揚起眉峯，按照當地的風俗，這是邀我共舞的表示。我的拒絕立即引起了四周觀眾的鼓噪，顯然的，我是有了失禮的舉動。

事後，一幫巴里青年走到我的面前提出了一串問題，雖然他們儘量將話講得很慢很清楚，但是仍使當時對於印尼語言認識極淺的我為之絞盡腦汁。

「你是否不喜歡這個女娃兒呢？」

「唔，」我喜歡。我茫然的答道：「怎麼啦！」

「你並沒有同她跳舞。」

方便，甚至太空旅行的夢想亦將成為可能。

摘譯自「國家地理雜誌」

一九五六年二月號

最大的珍珠

只有真正的珍珠蚌才會產生晶瑩圓潤的珍珠，不過任何一種蛤，蚌，貽貝和牡蠣都會製造出畸形的珠子，自然它們的價格較為便宜，不過有時候却也大得驚人。世界上最大的一顆珠子產自菲律賓的阿拉珠（Pearl of Allah），比一隻高爾夫球還大計有十四磅重。第一個發現它的潛水夫，因手指被蛤殼夾住，竟慘遭滅頂。

東方和西方

在羅馬所召開的國際警務會議，當討論到性事犯時，西方各列強的代表都相繼起立揭露他們可怕的統計數字。最後輪到緬甸代表發言，他謙遜地爬上講台說：「我必須向大會致十二萬分的歉意，因為在這方面我沒有一點統計數字可貢獻給各位。我們是一個落後的民族，所以根本就沒有性事案子。不過當我們的文化一旦能迎頭趕上，與剛才所發言的諸位賢明代表們並駕齊驅時，我希望我們會有較好的表現。下年度我將盡力在這方面帶一點良好的統計數字來供各位參攷。」

東方的舞蹈

Fanbion Bowers作
陳明煊

「可是不會跳舞呵！」我十分誠懇的解釋。

「唔！」他們似乎馬上瞭解了，但隨又加上一句：「如果這次舞會是在貴國舉行而你所跳的又是「克郎腔」（類似美國爵士舞的一種印尼舞蹈）的話，你就一定肯跳了，對嗎？」

「哎，哎。不是這樣說……」我倆促非常：「我深深的抱歉。我實在是根本不會跳舞的呵！」

「那麼請問，」有人打破了這陣驚人的沉寂：「你們如何去尋歡作樂呢？」

還有一次也是在東方某一國度裡，我因極口稱讚一位女郎的美麗而引起了亞洲朋友們的驚愕。『可是她並不懂跳舞呵！』其中一人輕蔑的說。其理顯而易見——只有像我這種愚蠢的人才會單憑美貌來品評女人。

我這種愚蠢的人才會單憑美貌來品評女人。

在我的東方友好中曾經有位太太拒絕把女兒送去歐美遊學。『她在那邊沒有練習跳舞的機會呵！』她稍露出自負的口吻說：『西洋各國沒有咱們的舞師和樂隊，頂多只能聽聽唱片而已。』還有一位老學究所說的話令我終身難忘。『你們西方人光從我們的政治經濟着手研究，自然難怪對於東方無從瞭解！假若真想明白我們的話，你必須觀摩我們的舞蹈。』這些年來，我認為它確屬至理名言。

在早期的東遊中，與日俱增的見聞使我逐漸了解舞蹈對於亞洲思想的形成，及其影響所及，而認識了它所代表的價值，在歐美社會裡舞蹈多趁午餐或晚餐時附帶舉行，你也可以花錢袖手旁觀別人的舞蹈。但在東方世界裡舞蹈則屬人人必備不可或缺的技藝。在東方，舞蹈與社會的歡樂以及情感的調劑息息相關，其重要性殆之乎社會安全制度，投票制度和陪審制度之於西方民族。

說來實是令人驚異，在西方人士的傳統印象中提到了東方國家的舞蹈總脫不開光怪離陸，妖媚冶蕩，身裹透明衫，頻頻扭擺臀部的少女，但事實上，這幅圖畫在亞洲各國中是絕難找到的。昨日美軍首先上了這種神話的大當，他們抵日之前全都耳聞『藝妓』的盛名，及至身臨其境不禁大失所望。原來所謂觀賞藝妓舞也者不過是靜坐私室草席之上面對着一名身披數重和服在單調的三味線伴奏奏中曼轉低旋的女郎而已。論到舞姿簡直是素雅含蓄之至。

藝妓的歌聲是輕悠的，唱的時候幾乎沒有手勢來助演。那種模模糊糊的低吟雖可令人一聆而知為情曲（這種歌

寺舞之風始自日本伸延所至，直抵印度。日本的寺院裡經常養着一幫號稱神子的幼童，在印度這種人，名做德伐達西，意為神僕。他們的職責僅係在節日裡對善男信女或者觀光遊客獻舞奏以期博取更多的捐款。

這種制度幾乎是無可避免的導致了始料未及的結果——實淫。僧侶的腐敗以及寺院對於大施主們的逢迎固屬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而究其竊結所在還是伴舞歌詞的風格。在亞洲的宗教詩歌裡對於上帝之愛沒有形而上式的形容而是用十分現實的意念來誇張，直述或譬喻，結果每難避免色情的氣氛。在西方的宗教文學中只有熱情奔放的『索羅門之歌』差堪比擬——既可以自作感情澎湃的聖歌，反之亦可看成一首淫曲。在亞洲各種宗教中印度教可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當敬神的音樂送出了一陣陣最曼歌聲——『你呵！太陽也不如你迷人又不及你溫暖。你呵！比起星光還要明亮。躺臥在你的胸膛，我的安全尤勝於委身堅實的大地上……』或者是『你的頭髮深黑賽烏鴉。你的撫摩輕柔像鵝毛……』之際，舞女們手指寺內的神龍做出各種各式表示心意的手勢來。虔誠的信徒們環坐四側默然的沉思冥想。此際，假如她動了凡心便可以輕而易舉的將眼風飄給觀眾裡面的意中人。於是乎原為獻給上帝的敬愛詩歌馬上便用到了凡人的身上，而在感覺方面並無任何牽強之處。

次一步驟就是相約黃昏後了。

在印度境內舞女實淫之風盛極一時，近年來某些地區已遭禁舞。原來的德伐達西很多已入都市賣舞而脫離了寺

曲對於日人而言刺激性是極大的，然在外邦人士聽來其平淡沉悶却一如那呆板的歌詞：『奴是夜鶯鳥。君為桃李樹。結菓君枝上……』許多情歌的韻調甚至流於悲切。謳歌一隻情侶生離死別的哀愁者彼彼皆是，舉例來說，以舞技冠絕全日的大阪藝妓才伴樣，在東京擁有一家附設着劇場豪華酒店，舉凡看過她那毫無挑撥性而却具有不可思議吸引力量的舞蹈的人總是熱淚盈眶曾經為之淫心蕩漾者可說絕少。

對於熱中脫衣舞的人士們，亞洲這地區實在一無可看。亞洲的舞女們寧可少掙金錢也不欲將膝蓋暴露人前。據我所見，亞洲從無一處的舞女會將身體暴露得像巴蕾舞女那樣多。在印度北部，目前還剩下列德德里，阿拉哈巴，巴那列斯三數向被西方人士目為『諸奇』舞妓集中的地方。該處少數妓館猶存一二善舞的女郎。但她們所表演的通常都是傳統的老節目——多數是與宗教有關的舞蹈，偶爾也有模倣著名影片中大明星舞姿的。論到巴里的熱情舞蹈其樂聲聽來雖似淫靡而實際上全巴里的每個青春少女於出舞之時一定有人在側監伴。至若字人之後就更根本不准參加任何公共舞會了。

從來難以置信，找到到色情與舞蹈之間有所連繫的地方反而是神聖的寺院，兩個世紀以來業已不識舞蹈與信仰二者中間關係的西方基督教徒，對於這種現象是尤其感覺迷惑的。在亞洲，寺院的庭院通常均可當作舞池，每逢宗教節日！勿論大小！不無歌舞。許多寺院甚至自置舞手。

院內中有個全印最出色的舞女巴拉色凡提雖已年近三十而且過嫌肥胖，目前仍然極力在公共場合中獻技獻寶。她有一支平生最負盛名而為他人所羨慕及的舞蹈，舞時所唱的歌是完全靠著手勢和面部表情來陪襯的。曲詞敘述印度名神克力什那戲弄別人的故事，他在幼年的時候生性頑皮，家中有個女僕原想將他懲戒一番却又愛其天真無邪。她用手托起他的下巴逼視他的臉隨以慈母愛子的感情俯首吻他。兩唇甫觸她便急忙縮回頭來，驚疑交集，因為在那一剎之間小孩竟突然化作愛人而使她感到了一個壯男的孱弱熱情。這支舞蹈的宗教意義是暗示上帝之無所不在，她在表演時候始終寸步不移的站在房屋中央，但見她雙掌翻騰在空中繪出各式各樣的圖紋來而表現了印度舞蹈的特色。那種特殊的手勢和指法在舞蹈藝術中說來均屬上乘的動作。歌詞全部梵文，一字一句乃至抽象繁複的意念均頗巧妙的指尖傳達無遺。

雖然說亞洲舞蹈多多少少都和宗教有着連帶關係，但並未因而約束了亞洲舞蹈形式之分歧與繁多，先從最基本的地方看起，藝術評價最低的土風舞也是需要相當技巧的。還有風靡非島的丁尼克舞則尤須具備高度的技巧。舞時由四人分執長竹竿四條搭成十字。他們隨着四分之一的拍節奏將竹竿規則的分而復聚每至第三拍十字中央部分便留出一塊空隙來，舞者利用一足在空中隙中跳進跳出同時旋轉身軀並且玩弄各種花樣。一拍之差便會被合適上來的竹竿擠傷腿骨。老手跳時看來頗不費力，但你親身一試不

消數躍早已精疲力竭，次日清晨倘不跛行已屬大幸。丁尼克鈴舞的起源已難確考，但在亞洲到處可見。據菲島某一權威人士解釋它是象徵着窮米雀從農夫佈置的捕鳥機中巧妙攫食的情景。

菲島的燭光舞技巧更高。舞者掌端及頭頂各置玻璃杯一枚中插燃着的蠟燭一枝。一流的舞手縱令伏地翻滾兩掌飛揮亦可保持燭的長明不熄。蘇門答臘也有一種類似的舞蹈，不過燭光總會熄掉。這也許是由於一種難免的困難所致，因為他們的蠟燭僅只豎立在一隻四面通風的淺碟之上。此外他們另於兩肘及兩肩之上加置一枝而仍能進步如飛。

亞洲人在跳舞的時候手裡都要揮動一件東西，諸如巾、棒、扇子等等。當然寶劍尤屬常見之物。亞洲人民對於這些舞蹈之精細尤過西洋人之於拳擊及角力。雖然說刀槍劍戟，鈎棍錘鎚之層的舞具，其原始目的乃是為着鍛鍊自衛的武技，只有在由音樂伴奏時才會舞弄。對於這一點我却反而引以為慰，因為在沒有樂聲的環境下使槍弄棒那種情形實在是殺氣騰騰恐怖的成分多於娛樂的。

和土風舞非常接近而却比較進步的是交際舞，均由二人或以上的團體合跳。在印、緬、菲律賓，以及暹羅州的山區裡這種舞蹈可以用來慶祝慶頭或某種凶殺的成功。東南亞各大都市裡近年來正有一種交際舞以席捲全亞之勢，四外蔓延着，它的名稱不一，例如「亂翻」，「亂動」，「亂風」等等。種類繁多不勝枚舉，實際上係由西洋的交際舞變而成，舞時多用色土風，低音弦琴，梵阿鈴以及

扮飾少女不甚稱職而備遭輿論的詬罵。

另大大引起了吾人驚詫的是亞洲的「夢境舞」。西方人士提起了它輒有虛無飄渺不可捉摸的感覺，惟若置身其中你將會發現它實在是難以置信的真實，而往往能使舞手和觀眾的心神融為一體。東西世界的藩籬乃於觀眾和演員的聚精神中頃刻瓦解。這種舞蹈於開跳之前先念神咒，以酒奠地，復繼以戰指畫空之畫符。於是乎舞手們的精神便隨而進入另一世界去，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有的人從前根本不曾正式跳過舞的「精力和忍耐力都會大為增強，甚至能够捱挨極度的痛楚，而尤其不可思議的是這時的舞技一定會比平時好。

夢境舞蹈的舉行極端秘密，事先絕不宣佈，外人根本無從探悉。即使情面或者賄以財幣亦難為你特別表演。所以完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曾於某次的偶然機會裡聽到了一則跡近傳奇的故事。那次舞會的召開事先僅由人們口頭上互相傳告。當時，馬來半島克朗堂省的巴特求克海岸一帶，距離星加坡不遠的一處地區，在過去多年裡漁獲的成績極劣。各漁村的領袖們認係海妖因為連年未受祭拜而採取的報復手段。為了挽救起見，決定舉行一次歷時四夜四夜的祭典。一隻巨大水牛當被選作祭牲，先在沿岸遊行三天然後由祭司割喉取血，肉則反奉村民。第四天凌晨時分，牛革裡填滿稻草擺在一艘特別裝飾的漁舟上，縱入海面隨波逝去。

在舉行宗教儀式這段時間裡同時舉辦各種必需的娛樂

手風琴各種西洋弦樂器具伴奏。對舞的男女勿論身手拘禁相觸，只能在富有喻巴情調的優美舞姿裡款擺迴旋互相招手。

在許多亞洲國家裡，尤以那些回教信徒佔人口多數者為最，男女共舞是被目為淫行的，而只准男人共舞。西方人士每當目擊一介鬚眉男子走到另一個昂藏大漢面前向之邀舞時無不暗暗稱奇。其實這件事對於亞洲人說來根本平凡無奇毫無如西方人所臆測的想入非非的謬情。日本的「能舞」(日本的古代歌舞劇)和「歌舞伎」甚至連女主角也由男人來扮演，至於寶塚劇院的歌舞班則全由女子組成，其中專有善飾美男的少女，藝妓的種類亦均按照其擅飾角色之性別而區分。男舞和女舞的技巧和題材都是截然不同的。菲律賓南部諸島的舞手幾乎全部男子，而蘇魯群的覺羅島則全以閹男充任，男性舞手雖亦有時塗脂敷粉，身披女裝，婀娜起舞，但通常都是不加化粧的。譬如說，加什米亞有個名叫加尼的廿幾歲年青的名舞手，僅在常穿的舞裝上面罩上半襲「沙里」便作女舞，此外不再從事任何化粧，你若向亞洲人建議以男扮女以女扮女的話反令他們驚異不置。因為在東方民族心目中你簡直完全不懂舞跳的審美原則而且又被西方的觀點弄得發生了色情的錯覺，除了性別之外，在年齡的強烈對比上，東方舞跳也有同樣有趣的現象。亞洲人最愛觀賞稚齡童子和一名成年敵手在岌岌可危的形勢下作英勇的對跳戰舞，歌舞伎中年近古稀的舞手往往仍在扮演少女的角色。有位年過四十的男演員竟因為

，包括美觀的劍舞以及用皮面表演的影子戲，後者的形式屬於舞劇，所表演的部份是舞劇部份是戲劇，這類戲劇全是仍然流傳在馬來亞的印度古代的科里士，所跳的舞種類繁多。一演的時間從日出直至日落，尤其引人入勝的是號稱孟諾拉的舞手。他們全由泰國專聘而來而且例由男人扮演女性。他們頭戴層層繁多的塔狀金冠，衣服繫起身上幾與皮肉不稍分離，因此必須就着舞手的身上縫製起來，舞歇之後再逐寸拆卸，這些舞手均已深入夢境完全不能自覺本身的行為，他們激夜狂舞，側身搖頭伸屈十指做出各種象徵性的動作來，同時還有一隊真正由女人組成的舞女齊聲合唱，並且跳着類似巴魯的風格嚴謹的舞蹈。在慶祝過程中，撒花的儀式一再舉行。許多旁觀者都不可思議的隨而若中巫咒。有些人跑進舞池和舞手們共舞起來。還有一部分觀眾則似乎渾然忘却危險躍入海中須由朋友拯救始可生還。可怪的是，對於上述可怕慘象並無一人介懷，祭典絕未因之而稍輟，慶典結束之後，人們經過解除夢境又全恢復了正常的狀態。我敢斷定那海妖必已心滿意足而同時也已被吵得精疲力竭再也無能為祟於人了。

以上介紹的幾種舞蹈固足令人擊節嘆賞，然而倘和亞洲的古典舞比較起來還是黯然無光的，古典舞乃係亞洲舞蹈的精英。論實論量西方均非其匹。單就印尼來說，以面積言僅及美國五分之一，論人口則復不及其半，而其擁有的古典巴魯歌舞團非但素質絕高同時陣容之盛尤過於歐美兩洲和俄國三者的總和。在西方，巴魯舞蹈乃是碩果僅存

的唯一古典舞蹈——論歷史只比半個世紀多一些——而反觀亞洲却有多多少少種類互異的古典舞。你若想在日本觀賞一場古典舞，光說「古典」是不夠的，同時還得詳細指明究竟是那一種——十三世紀的「舞樂」呢？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的有聲舞蹈穿的「能樂」呢？還是目前流行的十七世紀舞劇「歌伎」呢？

大體說來，古典巴雷舞之所以能在亞洲特別長壽者應該歸功於帝王的寵眷與保護，西方人士每逢提起東方舞蹈就會在腦海中浮出一幅君王高踞座褥之上欣賞宮廷舞蹈的圖畫來。考諸事實確也相差不遠。根據最古典籍的記載，東方的君主們無不自蓄舞手，同時當年的舞蹈形式亦與今日所見者極為相似。千百年來有個傳統的風氣——宮廷的藝人及其後嗣必須予以充分的供養，其間頗有委以官職及特權者，還有些人甚至可於年邁退休後領取養老金，於是乎亞洲的古典巴雷舞蹈遂得藉以綿延不絕，在質量雙方都整如初的流傳至今。其項目之多至為驚人。

在亞洲現有的許多宮廷舞團中，據我看來最傑出的（同時也是全球的一流）當推東埔塞王寢宮克末爾宮所有一個。在我一己的經驗裡面它的魔力從無任何巴雷舞團堪與比擬。東埔塞遇有上賓及外國貴賓駕到，盛宴之餘必定繼以宮廷舞手的表演。每次均有少數以私人資格過訪的賓客和特選聖眷的人們會被邀請參觀，但是須先經過國王親准。得幸在場觀賞的人勿論是誰也會留下一個終生不滅的深刻印像，賓客們坐下都是凝着銀線刺繡的椅披的

虹彩閃爍作雲裳，頭頂上薄薄金葉鑲成舞冠，她們向你施展千百年前異國情調的魅力，叫你明瞭久經湮沒在慘淡現狀背後的舊日輝煌。

蘇丹朝廷所在地的印尼京城梭羅加卡，它近來已成東方舞蹈的中心，多年來抗拒荷人的苦戰使它的舞團出乎意外的擁有了許多才華蓋世的舞手，其中采出皇室者頗不乏人。她們所用的樂器是精製的銅鑼和號角。在飄逸的樂韻中臉如面具，眸子裡輕帶哀愁的舞女們載歌載舞向你訴說千年以前的爪哇古事，使你對於這一古老文化獲得更深的認識。

在印尼的各種著名舞蹈中，有一支名做「愛之實現」。男主角是印度和印尼一致崇拜的神祇阿九那。他向森巴都露公主求婚，陳訴自己對於此舉心裡是如何的痛苦，因為他從來不曾向人作過任何懇求，而這一次實是迫於萬難忍耐的岑寂。森巴都露加以拒絕，從未遭人違意的阿九那一再堅持，最後的協定是阿九那以打場勝仗為代價換取森巴都露的允諾。跳舞的時候，森巴都露僅只閃動著脣脣修長指甲的手指，輕掀裙裾，悠然的徐步粉頰，而阿九那則配以英勇的舞步，那種雄糾糾氣昂昂的男性動作恰與公主恬靜不變的心神成一強烈對照。

綜觀亞洲各國，受皇室支持最力的舞蹈當推全由男子組成的日本「舞樂」，從理論上說來，它只能在神社，皇室（因係人間之神）或宗教盛典之前表演，但偶爾也會參加皇家宴會娛樂嘉賓，每隔兩三年，人們也許可在東京市立

古老座椅。侍從們奉上威士忌酒和汽水。這時你一定會情不自禁的噴噴讚賞，埔塞國王在愉快的領首嘉許間時或舉手指出兩處破綻來，清越的笛聲高低飛揚，熱帶的柔風輕輕拂過四面通曠的大廳。舞池中列列舞女輕紗飄揚映著一張張嬌嫩月樣的粉臉。

昔日裡，東埔塞宮廷舞女都是來自貧賤家庭的，小戶人家看到女兒出落得楚楚動人時便將他當作對於神明的奉獻送入宮廷，因為在從前帝王同時也就是宗教方面的領袖。這個少女若蒙宮廷接納，她的家庭即可獲得相當的財富以及君主的賜福。少女們後來都成為君主的姬妾。但如今這種傳統風氣業已改變——宮廷舞女中部分已成世襲的職業，舞技的評價已凌駕美貌之上，同時舞女亦可出宮字人。宮廷舞女總數五十名，惟能同時出場者只有一半；其餘的經常懷著孕。

但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宮廷舞女是罕有改變的。她們的大部時間都消磨深宮御苑裡。一舉一動全有年事已長的退休舞女或教師隨時監視。每天清晨四時即須起床練習直至陽光炙熱難耐始止。卅歲一過事業亦即隨而結束，今日的宮廷舞女群中有位身居魁首的南索曼三哈倫舞藝冠絕全球。唯有她可以便裝獻舞而且每次均以特別節目的姿態出現。但這種種優渥殊榮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罕例，當你面覓一位身披皇家衣物的舞娘在金殿玉墀之上，翩跹起舞時便似窺見了東方特有瑰麗色彩的奧秘。她們的雙手滿載鑲着金托的鑽翠，與手鐲腳鐲和頸飾互相輝映。身上面金絲絨和

公園內看到一次公開的獻演。不過這種機會當然更加稀少。屆時被邀的觀眾均由宮內省嚴格選擇。意欲前往觀光的外籍人士事先必須和他們的駐日使館或者日本外交部中的友好取得連絡才有希望，這樣熱烈的情況說明它迄今仍未完全喪失一千五百年前的風格。它的舞技及音樂在今日世間猶存的各種古代舞樂中歷史尤稱最久。

留心東方舞蹈的人均可發現它在形式及種類兩方面之繁複以及蔓延之廣，其情況與歐西恰成反比。想來世界上大約已無另一區域舞蹈曾經在人類生活和風度中佔有如斯重要的地位。舞蹈經常而又規則的陪伴着每一個東方人的平生大事，你若步入農村，在春耕和秋收的季節裡必可看到農夫們身穿色澤鮮明的特製舞衣踊躍嬉神祈求豐年或者謝賜。許多回教國家的男童年齡及冠舉行割禮時，例由父母邀請四鄰舉行舞會宣佈成年。印尼的女童及笄舉行破瓜大禮時，亦有同樣的風俗，舞蹈同時又是一種原始教育工具，它可以保存一個國家的歷史和神話，宗教故事和民間風俗亦均賴以流傳至今。

成人宣告之後轉眼就到了嫁娶之年，亞洲人的婚姻乃是畢生最重要同時也是最費錢的一件大事。經濟充裕的人家都有僱人前來跳舞的習慣。有些地區的少女把跳舞列入嫁前課程之一。譬如印度東北端上的馬尼坡，人們對於一個少女的品評便有一套固定的邏輯——曾織布的女孩子一定也會跳舞，而懂得跳舞的女郎必可成爲一名賢妻。就連婚姻的撮合——擇偶，求婚及允婚——有時亦須藉着歌舞



☆尼羅河上一扁舟☆

—山隱—

尼羅，是世界上最長的一條河流，筆者高踞在海拔六千七百呎的中非盧安達烏倫高原（Urandi），望着眼底的河水蜿蜒向北，一瀉四千餘哩。

筆者和兩位法籍同伴：鄭納波和安大維，攀登一座十呎高的金字塔——這座小金字塔，係德國探險家魏德克博士於一九三八年建立，紀念那些探尋尼羅河源流的來客。

我們受盡艱險和風，雨，酷暑的侵襲，有時步行，有時乘車，大部份時間是划着我們那貝殼般的輕舟，終於歷畢全程，自尼羅河源直達地中海口，全程約與美國落山磯至格林蘭東岸的距離相等。

十五年來，筆者對於這條古埃及的河流無限嚮往，渴望有機會能夠暢遊一番，親身目睹那沒有圍欄的非洲動物園，埃及和地中海沿岸的古老文化，我這個夢想終得實現。

我們的旅程，開始時就不吉利，我們第一個宿營的地方是喀吉拉（Kage），尼羅河源的急流，吵得我們一夜無眠，我們傾聽着河馬的噴氣聲，獅獅的怒叫聲，不時還傳來犀鳥的尖鳴和獵狗的陣陣狂吠。

不眠中，我們想起啓程前當地地方官向我們勸戒的話：『你們乘小艇遊尼羅河，此行爲不啻是三重自殺。』有好幾位當地官員，都是這樣勸告我們。

來決定。在以歐門答臘，老嫗和尼泊爾爲兩端的漫長路線上多少國家裡的正式求婚通常都是當衆舉行的。一對打算訂盟的男女面對面的站在一圈親友的中央背誦格律嚴謹的愛情詩篇，同時佐以解繹詞意的手勢及舞姿。

這時，女方總是裝出一付嬌羞模樣的說：『我的唯一興趣是工作，沒有工夫找男人。』

男方一定回唱：『這是唱倆相遇以前的情形，如今你的脖子有了我的影。』

女方再答：『不過如果我的唯一願望是工作，我又怎能作賢妻！忘了我吧！』

如此互相酬唱。男的努力求婚。女方則設法表示適度的矜持。爲了提高情緒，旁觀者拍着手高聲喊笑促他一双情侶越跳越快。當然，在上述程序進行之際男女双方還是有着扶擇餘地的，如果當中的一方不喜對手的話只消故意跳錯一步或者唱錯情詩即可依法被判失敗而退出舞池。

在五花八門的亞洲舞蹈中最難理解的，恐怕要算喪葬時候所跳的一種。即使司空見慣的西方人士亦不禁屢見屢駭。試想死者家族的哀泣聲中居然滲雜着喧天鼓鈸和衣裾飄拂的起舞之聲該是多麼的刺耳而惱人！我自己就曾有一次被這種傷害感情的慶死現象驚得昏亂，這樣的歌舞總是一連繼續上數夜之久。當時，我想必由於憤慨過甚而曾破口詛咒起來，因爲我記得身旁有人答我說：『你若不能在前赴天國的路上跳舞，請問還該等到何時再跳呢？』

如今我已明白了，理所當然！如果你自童年時代起無

時不舞，如果你的國家上起帝王下至農夫無人不舞，那麼你在葬禮儀式中又將何從悲感呢！如果你的心頭積着哀愁的話，跳吧！舞蹈是件可以保證使你恢復快樂的東西。

梅葉診所積多年經驗研究出幾種特具效用的食單。有一次一位肝火旺盛的豪富病人便接到其中一張食單，醫生叫他按單飲食。他看了一眼便咆哮着對梅葉醫生說，『爲什麼你們這些醫生單單總喜歡把一個人所嗜好的食品刪掉？』

『因爲，』梅葉說，『人們從來就不會去嗜一點他所不歡喜吃的東西的，由此推度，因此便只有那些他平日所嗜好的食品才會對他覺得不合適。』

葛林太太所以會那麼長命，可能就因爲她生性達觀，對任何事情都不急不忙，處之泰然的緣故。有一次當她孫女兒氣急敗壞地衝進她的房間，尖銳着說：

『奶奶！奶奶！爸爸從屋頂上跌下來了！』

『我知道，孩子——子，』她依然從容不迫地溫和的說。『我看見他從我窗子前面落下去的。』

金羅太太不愧是一個傑出的新聞廣播員，『妳會聽到過外子的消息嗎？』她問她俱樂部裡另一個會員說。『想不到他意會有那麼好的運氣，吃牡蠣，居然會吞下去一顆碩大無朋的明珠。當我把他變賣出去後，不但足可抵付他的手術費，連付他的喪葬費都綽綽有餘。』

天明後，鄭納波和安大維先後將他們的小艇推入河中，我仍留在岸上拍了幾張像片。當我踏上小艇追隨他們時，一股急流把他們沖得不見踪影，我急欲趕上他們，這時一隻龐大的河馬直向着我遊過來，這怪物噴氣作響，激起水花，好似神話中的巨龍，逼得我祇好逃避，牠張開血盆大口，向我追來，但我及時逃開了牠的攻擊。

我在白水岩口追到了我的同伴，安大維叫着告訴我：在這段短程裡，他已經看見了一百一十二隻河馬。

鄭納波是一位有經驗的划船手，安大維和我模倣他的動作，追隨他的船跡前進，但是我們的小艇，均因負載過重，而致轉動不靈。

划過急流後，我的艇領先航行，河水的險惡，使我全神貫注划船，無暇顧及前途的景象，突然，河水消失不見，一大簇綠色枝葉阻住了去路。

我努力控制艇身，偷眼前瞻，但見水面上浮着兩座小綠島，我必須轉向右方或是穿過兩座小島之間的空隙，始能重新駛上廣闊的河面，一瞬之間，我決定筆直向前，留下右方的通路給我的同伴。

我仰臥在艇底，避開樹枝的糾纏，突然艇首被埋在水面下的樹根掛住，河水擁入艇內，小艇下沉，我頭下脚上均被淹在水裡，兩腿被船上的繩索絆住。

這時，我的來福槍也從艇中墜入河裡，正好擊中了我的頭顱，將我擊昏過去，當我恢復知覺後，我猛烈掙扎，終於擺脫了腿部的纏絆，而得飄出水面。

已經拍過景物的五百呎膠卷也完全損壞。

我們在馬士達的首府喀派拉(Kampala)休息了兩週，並重又特地前去賴羅比(Rugby)將照像機修理完好。

我們重新登程。在維多利亞湖探勘了兩天，這個湖的面積達二萬六千餘平方哩，較瑞士總面積大一倍半有餘，因為實在太大，所以湖水竟也有潮汐現象。

當地土人對於潮汐的解釋荒誕不稽：他們說是河馬夜間出水覓食，因此湖水乃致下降。

我們參觀俄溫(Owen)水壩，水壩高八十五呎，長達二千五百呎，這座偉大的工程是非洲水力發電和灌溉的中心，它使維多利亞湖水面升高三呎，儲蓄的水量，足可供七年旱季之用。水力發電量達十五萬千瓦，每千瓦電量僅合二分錢。

水力發電廠的一位年青工程師告訴我們：「如果增建補助水壩和擴充設備。這一段八十哩長的尼羅河，發電的數量，可超過全美國用電的總量。這便宜的電流，可供磨坊及開闢之用，以開發東非全境。」

我們次日乘火車自金加(Uganda)去至拉瑪薩加里(Nakasongola)，繞過維多利亞湖北的一段五十哩湍急的河流。

我們在拉瑪薩加里小住數日，我們去班約羅(Banyoro)捕魚營，準備僱用幾名土人和一艘獨木舟，伴同我們劫後尚存的二艘小艇同去麥新地港(Masindi)，但因這時正是捕魚季節，土人工作繁忙，無人願意荒廢時間，陪

我奮力在急流中游向右岸，倒臥在地下喘息不已，心裡在想我的同伴不知現在怎樣。難道我們的旅程才開始就要結束？突然我聽到耳旁有人說話的聲音，原來是鄭納波，他問我會否受傷，我告訴他一切無妨，並問他安大維現在何處，他遞給我一頂被河水浸濕的帽子和一只布袋，這好像是我們朋友的唯一遺物，我們叫喚尋找了半小時之久，聽不到安大維的回音，看來他好似失踪了。

鄭納波把我把我的小艇拖上岸岸，我坐在岸邊休息，他獨自在叢林裡搜尋，突然，我聽到鄭納波歡叫的聲音，原來他發現了安大維的踪跡。

安大維和他的小艇被困在河中近岸的礁石堆裡，進退不得，因為河岸在此處彎成馬蹄形，安大維所處的地位正在隱蔽點上，所以我們剛才尋了半小時都沒有發現。

在急流中，我們拋給他一條長繩，將他拉近岸邊，他的小艇背部已破，當鄭納波攙扶安大維上岸時，我在一旁用力拉緊繩索，以免小艇被水沖走。

休息數分鐘後，我們取出小艇中的行囊和物件，把艇中的水傾倒乾淨。我們在泥深及膝的河岸上行走。咬人的昆蟲，咬得我們簡直要發狂，腿肉上貼滿了吸血的水蛭。

我們拖着疲倦的身軀，去至下游的河岸安營歇息，雖然我們失去了大口徑的槍枝，對於我們今後獵取野獸為食的計劃頗有影響，但幸而我們大部份的行囊和器物都沒有損失。

我的電影照像機和五只鏡頭都被水浸濕。照像機裡面

我們旅行一趟。

我們已去兩巴黎，訂購一副新的艇架，要他們寄至朱巴(Uganda)——距拉瑪薩加里約需一月航程——以供修理安大維破壞的小艇之用。

我們由人介紹，終於第三天僱到了兩名土人和一艘獨木舟，陪我們一同北下，但他們索要的報酬很高，幾經商量後，方告談妥，報酬是兩件卡機襯衫，一只手電筒，和三十五先令(約合美金四元九角)。

沿尼羅河北下，行達柯約加湖(Kyoga)處，水流漸緩，河面上佈滿了葉簇和水草，小艇難以通過，我們奮力用划槳左挑右撥，終於划至寬闊的河面，這情形猶如駕飛機清理跑道一樣。

我獨坐小艇中，在前開路，我心中興起一陣奇妙的感覺：水色蒼茫，微風輕拂，我好似獨處在廣闊的天幕下，祇有那陣陣驚鷺尖鳴，劃破這無邊的靜寂。

航行四日後，我們到達麥新地港，由於坐船過久，每個人的腿都感到麻木不靈。

在月夜下航行，我們遇到大群的河馬，黑暗之中，這真是一幕奇妙的景象，有幾隻巨大的河馬，在我們艇後追逐，噴氣示威，暫時衝散我們的小艇。

一路上我們經過好幾處捕魚營，他們用茅草搭成尖頂房屋，門外掘有一個火坑，用以燒烤生魚，這是土人的主要食物。

漁人有禮貌的招待我們，他們燒烤肥大的蝗虫佐餐，

我們提心吊膽的噙了幾隻，發現那味道竟是十分可口。土人用草編成籃子捕捉成群飛舞的蚊蚋，把牠們揉成小餅，烤乾了吃，他們敲打白蟻的巢穴，把牠們趕出來，用滾水燙熟，也是一種美味的食物，因此他們請我們共餐時，我們不敢詢問菜名，祇是開懷大嚼而已。

到達麥新地港後，我們大家都疲累不堪，因為一路上都是逆風划船。這可惡的風，是我們全程中最討厭的敵人，它清晨就來攔擾，風力逐漸加強，直到夜晚才稍息，如果有人採取相反路線，自地中海口乘船沿尼羅河而上，祇要懸起一面帆，就可以毫不費力的行進如意了。

我們辭退兩名土人，改乘卡車直達亞伯特湖，因為麥新地港以下的一段河流非常湍急。亞伯特湖為尼羅河的大水源之一，係英國探險家貝克爵士於一八六四年發現者。

我們經過這一片叢林地區，草原上燃起許多野火，煙氣瀰漫得我們幾乎窒息，這許多野火，是土人來消滅害蟲，且除去乾草的。俾天雨後新草滋生，以供畜牧之用。



山路崎嶇，卡車駛上一座峭壁，遙望一千呎下的亞伯特湖，水平如鏡，遠處山巒起伏，在尼羅河與剛果盆地之間，形成一條分水嶺。卡車沿峭壁而下，氣溫也逐漸增高，維多利亞湖海拔三千七百餘呎，亞伯特湖較低，海拔二千零三十呎。

我們到達亞伯特湖的布梯巴港後，一位英籍的水利工程師，邀我們乘他的舢舨去遊覽莫翠森瀑布——位於亞伯特湖之東，距布梯巴約為二十五哩。

舢舨逆流而上，沿途經過許多河馬群，牠們聚在河中陰涼的地方睡覺。沙灘上佈滿了黑色的鱷魚，這些醜惡的爬虫，看見我們的船後，紛紛躍入水中，濺起水花，向我們噴氣示威。

河水兩岸，佇立着許多大象、羚羊、野豬、獬狒和野牛；野牛是非洲最危險和最愛尋仇的動物，如果獵人沒有立時將牠擊斃，牠會暗中追蹤，伺機襲擊，用利角把獵人斬成肉醬。我們回至亞伯特湖東岸。恰巧遇到一艘自布梯巴港開

出的汽船，我們要求船長讓安大維搭乘該船，把他碰壞的小艇和我們大部份的器物帶去巴克瓦（Bakwa），我與鄭納波二人繼續乘小艇航行，這一段尼羅河水流比較平靜。途中鄭納波和我在河西岸土人村落停留觀訪，又在無人居住的河東岸為象群拍照。

一隻巨大的雄象反對我們替他拍照，牠憤怒的扇起耳朵，挺身向我攻擊，我轉身逃跑，跳上小艇向河中划去，留下憤怒的大象在河邊跳躍發威。

在巴克瓦我們僱到兩名土人，願意駕獨木舟伴我們同去尼穆爾（Nimro），我們在巴克瓦購買米、雞蛋、香蕉，和小雞，然後繼續登程，鄭納波和我各乘小艇，安大維和兩名土人同駕獨木舟。當天晚上，我們在河岸安營歇息，半夜被鼓聲驚醒，我們循聲去至土人的村落，看見他們正在鼓和鐃鼓聲中狂熱的跳着舞。

我們的到達，使舞會暫時中斷，婦女和孩子們驚惶逃避。當他們發現我們並無敵意後，隨即繼續跳舞，鼓手把他們的樂器放在火上烤了一會——如此可以使樂聲更為和諧。

男人們圍成一圈，繞着樂手猛烈跳躍，他們塗油的身體在月光下閃爍，婦女站在外圍，不時發出尖叫。

我們回去就寢時，夜色已深，次日清晨，我們從褲管和鞋統裡抖出蜈蚣和蝎子，然後繼續登程。

聖誕節前一日，我們到達萊諾營（Rhino Camp）。

為該地商業中心，街道兩旁排滿攤販，售貨的全是頭腦白中的回教徒。

我們幸運的遇到一位年青的波斯商人，他非常好奇，邀我們去他家渡聖誕節，晚餐的菜餚十分精美，我們還吃到久已未嚐的菓子布丁和檸檬水。

航行數日後，我們參加一群獵河馬的土人隊伍，他們的武器祇是長矛，他們獵河馬的目的是吃肉，河馬的肉，確是非常好吃，因此他們才甘願冒這個危險。

我們望着土人長矛嚮河底的一頭河馬，然後耐性的等待牠浮出水面。當河馬自河底上升時，土人各自抱住一塊木頭，用一隻手執矛，繼續向河馬攻擊，一時河水染成紅色，土人吶喊助威，最後把河馬拖上沙灘。激烈的爭鬥中，常有土人受傷或死亡。但他們仍然快樂的舉行慶功宴，飽吃新鮮的河馬肉。

繼續航行一週後，我們進入蘇丹的邊界——尼穆爾，這裡的種族，文化，語言，和宗教都非常混雜，蘇丹全境約計一百萬平方哩，相當美國領土的三分之一，但人口僅八百餘萬，約與俄亥俄州的人口相等。

這一地區沒有固定的政府，沒有貨幣，沒有商業，沒有文字，沒有車輛，僅有極少幾種工具。土人全身赤裸，或是在腰間懸掛一塊獸皮，然而他們生活得極為快樂。

自尼穆爾至朱巴，距離約為一百廿五哩，這一段河水極為湍急，我們怕小艇受不住急流的衝擊，決定捨舟登陸，沿河岸走畢這段路程。

我們拜訪麥地 (Madi) 部落的酋長西力多，他身材高大，面貌威嚴，我們看着他接受主人獻給他的棉花和象牙，他身上穿的不是土人的服飾，而是一套乾淨的卡機制服，在我們請求下，他派了五名土人爲我們搬運行李。

薩納波突然染上熱病，身體虛弱，不能步行，只好搭乘貨車前去朱巴，同時帶去了大部份的行李。

按照埃及的古諺，一個人喝了尼羅河的水後，不論他去至何處，最後仍將回到尼羅河再飲河水，對於薩納波，這句預言不幸而中，薩納波後來果然又同了一位人類學家買可伯重來埃及拍攝五彩影片，並補測尼羅河至朱巴的一段航路，他們乘小艇在維多利亞湖北端下水，這一段水流極爲險惡，小艇在里本 (Ripon) 瀑布附近遇險沉沒。

安大維和我在南蘇丹渡過了一週值得紀念的生活，三名脚快隨在我們身後，他們把行李頂在頭上，我們踏進羊腸小道，在十呎高的象草中覓途前進。

我們唯一的武器是 O.S. 口徑的來福槍，我深知這枝槍的威力不修，但土人們對之無限信賴，他們認爲擁有這桿鎗，可以擊斃任何野獸——自老鼠直至大象。

我們途經巴里族 (Bari) 的村落，其時正是午膳時間，我們的到臨惹起一場紛擾，一時雞飛，狗吠，羊叫，孩子們爭相逃避。

一場紛擾過去後，村民和善的招待我們休息，雖然他們的食品異常缺乏，但是他們對我們的款待十分優厚。我們遇到成群的斑馬和大羚羊。我們的脚快渴望我開

鎗獵捕，我無法向他們說明我的鎗沒有如許威力。

一天早上，我終於滿足他們的慾望；我開鎗擊斃一隻巨大的野豬，牠中彈後猛烈向我攻擊，這頭野豬體重超過二百磅，我們這天快活的大吃了一頓。

脚快們欣喜之餘，對我的來福鎗愈加信賴，他們拔下野豬的豪毛佩在身上，作爲幸運的象徵，他們每個人約摸吞下十至十二磅的野豬肉。

當天夜晚，一群大象來我們營帳附近覓食，衝倒了許多樹幹，安大維和我緊張了一夜，但三名脚快却一點兒也不驚慌，因爲他們相信我有 O.S. 口徑的鎗。

第二天，我睡意猶濃的在前開路，突然，一條巨大的雙蛇映入我的眼簾，嚇得我向後倒退，如果我再向前兩呎，即將踏到這條致命的爬蟲。

在麥地族村莊裡，我遇見兩名土女赤裸着在水池中洗澡，我向她們舉起照像機，滿以爲她們會尖聲叫喊逃跑，不料她們却嚴肅的向我露出一個微笑，繼續沐浴。

土人的茅屋裡，貯存有棉花，蜀黍，和花生，這是他們主要的財富，麥地族婦女用扁石碾磨蜀黍粉，他們的生計雖然非常原始，然而他們却知道使用盤尼西林；他們將酵母菌置於水罐內，使其發霉，然後撇下表面的菌層，用以塗治傷口。

我們自尼羅河步行了八天，終於抵達朱巴。我們的外貌狼狽不堪，好似是一群難民。我們都染上瘧疾，發着高燒，腿部被荊棘刺得傷痕累累。

船長發現錯誤，掉頭回航時，船尾的植物叢連成一片，將他們困在核心，救援到達時，船長和船上的廿二名旅客，已經餓得半死。

汽船每天在盧爾族村落停泊，加添燃料，搭載貨物皮革。盧爾部落亦係遊牧民族，他們覺得白人在非洲炎熱的天氣裡身穿衣褲，確是非常愚蠢，因爲他們都是全身赤裸，一絲不掛。

盧爾族人除了祭神大典外，極少宰殺牲畜，他們祇是用針刺入牲畜的靜脈，抽出血液，混入奶水飲食，我們曾試嚐這種滋補的飲料，那味道簡直不堪領教，令人噁心欲嘔。

盧爾部落緯線爲尼羅河「鳥人」，他們的身材瘦長，均在六呎以上。他們站在河邊休息，一手扶着長矛，一隻腿架在另一隻腿的膝部，一動不動，好像是一隻鸞鷁。

我們到達額加後，借住在天主教堂裡，該天主堂係由蘇格蘭籍神父主持，他們舉辦一座教會學校，教育當地希陸克族的子弟。

我們在神父的客房裡休息一夜後，次日去至附近的村莊遊覽，希陸克族的婦女，用水草編製魚籠，男子們，用木屑把週身塗成白色，好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類。他們從不生長鬚鬚，因此對我們滿臉手思頗爲驚異，對我頸下的一部紅鬚子尤爲欣賞。

希陸克族較尼羅河其他部落爲進步，但偶然也向相鄰的部落發洩戰鬥精神。

我們向巴黎函購的新艇架已經運達，我們合力把安大維的小艇修好，然後繼續登程，自朱巴至波爾 (Bor)，距離共爲一百廿哩，僅費時三天，我們經過蘇丹邊界時適逢旱季，每晚天邊閃起紅光，這是土人燃燒的野火。

一天晚上，一大群鸞鷁飛過，預示我們野火即將燒近，我們正準備起身逃避，火線已蔓延而至，火勢之速，遠較人步行爲快，我們趕快捲起行李，逃至最近的河水中暫避。

波爾的地方官，向我們展讀省城拍來的電報，嚴禁我們乘小艇繼續航行，因爲前途太爲危險，波面上佈有濃密的枝葉簇，航行其中，極易迷失途跡。

我們祇得乘汽船前去額加 (Tonga)，但等船費去了十一天光陰，在這段候船期中，我們得有機會認識波爾的丁卡族土人。

黑人統治的南蘇丹，共爲三個部落：丁卡，盧爾，和希陸克，這些黑人的身體都非常高大。

丁卡部落爲驕傲的遊牧民族，他們適應季節，逐水草而生活，他們的財產係以牛羊數目計算。

物價的漲風如今也波及到尼羅河部落地區，娶一個妻子，需要四十頭牛，還要加上幾隻山羊和小雞。戰前的價格僅有現在的一半。

我們乘汽船在佈滿植物叢的河面上航行三日後，到達額加，汽船每次轉折時，船舷均觸及河岸。早在一九三六年，一艘汽船因錯認航路，駛入河面漂浮的植物叢中，當



在艾德杜姆，(Ed Dumein) 我們望見土人背負大包的棉花；在藍，白尼羅河之間，一片百萬餘畝的灌溉區域，盛產舉世聞名的長絨維棉花。

我們每到一處村落，土人酋長均身穿盛服，來至河邊歡迎我們，一位酋長，對我的小船至感興趣，他不待我們指示，就跳上小船亂划一陣，划得小船在水面上直打旋，他愛極了這艘小船，情願用他的一名妻子與我調換。

我們經過長達一萬六千餘呎的白尼羅水壩，該水壩位於卡脫穆之南三十哩，係英人於一九三七年建立者，我們的小船是經過該水壩的最小的船隻，當阿刺伯人打開橋門讓我們的小船駛過時；他們對這有趣的景象，不禁呵呵的大笑起來。

三月十七日——自尼羅河源流出發的四個半月後——我們到達蘇丹的首府卡脫穆，這裡也是我們旅途的中點。我們已在尼羅河中航行了二千二百七十五哩。

一隊載滿政府官員和新聞記者的小艇，前來歡迎我們。在大世界旅館門前舉行盛大歡迎會。

一位高級官員，鄭重地忠告我們：

「我很抱歉，我懷疑你們是否能繼續航行，我勸你們的航程止於此處，因為沒有人能活著通過前面的瀑布。」我們在卡脫穆就擱了十天，過了五個月原始生活的我們，在這裡重溫一番文明的享受。

我們渡過白尼羅河，參觀阿母杜門城 (Ondurman)，這座熱鬧的城市係用尼羅河泥土築成，麥地(Mahdi)的

他們發洩過剩精力的另一個方法就是跳舞。酒酣之餘，他們在月光下大跳其舞，身上穿著美麗的豹皮衣服，頭髮填起似鸚鵡高聳的髮髻。

我們在上尼羅河省府所在地——馬刺卡 (Makak)——補充食物，然後繼續登程。尼羅河面在此處下降三十呎，在激流和逆風下，我們費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到達卡脫穆 (Kartoum)，沿途的風景和人種均改變，土地更荒蕪，氣候也愈乾旱。

我們已進入同蘇丹境界；無垠的沙漠上，點綴著緩緩而行的駱駝群，身穿白袍的阿刺伯人，每天向麥加祈禱五次，我們到達歐爾傑必林 (El Jebel) 這裡是第一座阿刺伯城市，居民們都是頭纏白巾，棕色皮膚的阿刺伯人，他們的房屋係用泥土，稻草和駱駝糞三者混和砌成。阿刺伯語乃是蘇丹和埃及通用的語言。

野獸消失，代替的是各種各樣的鳥類；枯黃色嘴喙的撇水鳥，在河面上啄食鱗魚，河邊佇立著羽毛潔白的鸛鷺，沙灘上佈滿黑壓壓的一群野鴨，鴈鳥悠閒的盤旋空際。因為日落後風勢止息，氣候也轉涼，所以我們總是在晚間登程，當我們划船疲倦後，就循著燈火去至土人的捕魚營，他們總是對我們熱烈招待。

在柯斯梯 (Kosti) 附近，我們經過一座九個橋洞，一千四百呎長的火車橋。橋上的衛兵，望見我們的小艇經過時，先是不經意的瞥了一眼，隨後驚異的逼近欄欄注視，他們以為是一隻常見的鱷魚，不料却是載有人的小艇。

陵墓即建於該城內，形狀極為特別，好似是一個倒置的酒杯。

我們又匆匆登程，自卡脫穆下行四十五哩後，我們的小艇駛入山峽，兩岸是壁立的玄武岩和花崗石，河水加深，河面轉窄約一百碼。

這裡是尼羅河第六瀑布，但事實上我們自尼羅河源下行以來第一次遇到的著名的瀑布，地理學家乃係根據自尼羅河口上行時，遇到的瀑布的順序，而定的名稱。沿途的風景極為可愛，肥沃的河岸上，一片叢樹和菓園，白色的沙灘上，覆蓋油潤的綠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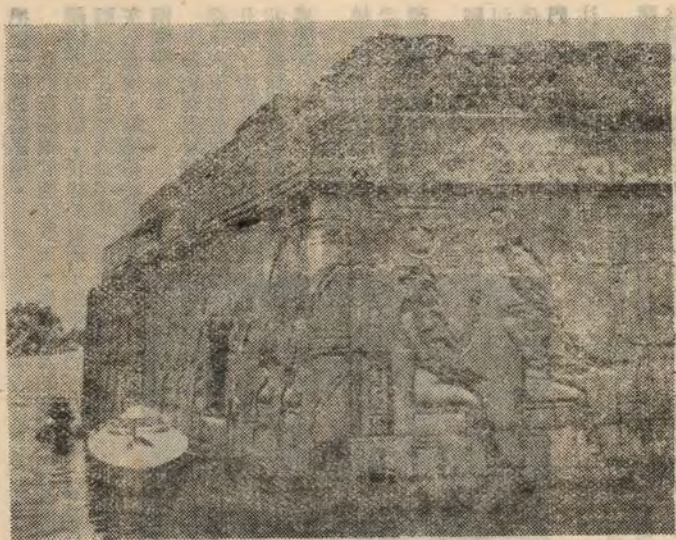
我們去至拉加 (Raga) 遊覽，這裡是一處古蹟，許多廟宇，均係於二千餘年前建立者。

一位老酋長邀請我們去至他的茅屋內用餐，我們圍坐在火爐旁，用麵包蘸食駱駝奶。

辛苦的划了三個星期的船後，我們到達阿巴拉 (Atba) 這裡是尼羅河與其最後的一條支流的匯接處。

我們在泊船附近的沙灘上露宿歇息，入晚風勢突起，午夜時，狂風挾著灰砂吹向我們，把我們的尼龍睡袋吹得滿地直滾，我們在睡袋裡努力掙扎，以免被活埋的沙丘內。

黎明時，狂風止息。我們準備乘小艇划至掩蔽的處所休息，但我們驚異的發現三艘小艇已失去其二；失去者為安大維和我的兩艘小艇，其上載有我們大部份的行李。我們尋找了五小時之久，終於尋到被狂風吹失的小艇



，居然毫未損壞，但小艇被風吹去的地位却非常可異；安大維的小艇被風吹至上流半哩處的河西岸上，而我的小艇則被風吹至下流一哩處的河東岸上。

小艇行至卡脫穆與埃及的交界地區，河岸的景色，使我想起了美國猶塔州 (Utah) 科羅雷多河的风光，河流兩岸都是高聳的崖壁，崖石伸過河床，形成瀑布和漩渦。自卡脫穆至威地哈爾法 (Wadi Hala) 一千哩河流間，共有急流三十一處，處處危機暗伏。

我們在急流中駛過第五瀑布，但小艇外面的橡皮墊被漂石撞破了幾個洞，幸未損及艇身，我們不能預測前途尚會遇到何種危險，因為小艇祇要投入急流中，就無法抽身後退。

我們謹慎的穿過第四瀑布和第三瀑布，河流兩岸的崖壁轉為金黃色和玫瑰色。

我們抵達德爾哥 (Doko) 後，在一位村長的引導下去至山頂參觀石壁畫和雕刻的古蹟，這些壁畫的刻繪日期，可能為時甚久，因為石壁上刻有雄獅，長頸鹿，大羚羊和野牛的形象，這許多大野獸，在蘇丹和埃及久已絕跡不見。

在附近的石壁上，我們又發現希臘文的雕刻，小十字架和其他符號，由此可猜測這些雕刻物的創製，當在基督教最早傳入這一片地區之時。

我們駛近埃及和蘇丹的邊界，饑餓和炎熱使我們簡直難以忍受，從清晨直至黃昏，我們在淡藍色的河水裡划着

小艇，強烈的日光照耀着河水和沙灘，反射出灼人的光芒。

中午時的溫度高達華氏一百廿五度，使人連呼吸都感到困難，不停的想喝水，所幸是水源極近，伸手可及，我們每人每天的飲水量，約為十二夸特。

在這片荒蕪的地區，食物也是異常的缺乏，我們偶然獵得野鴨和天鵝來充塞我們的饑腸，有一次，我們在沙灘上尋到一些埋藏的龜卵，大家分食充饑。

在經過第二瀑布前，鄭納波的小艇在激流中不幸覆沒，他被拋出艇外，身體夾在崖石縫裡幾乎溺死，艇骨也被碰折。

自尼羅河源啓程的六個半月後，我們進入埃及境界，我們已航畢河流全程的四分之三；河流在阿斯溫 (Aswan) 水填處，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蓄水池，池的南端寬達二百三十哩。

我們在阿布西必 (Abu Simbel) 參觀埃及最著名的古蹟——雷米斯二世廟堂，這裡矗立着四座六十五呎高的帝王石像，均係用巨石雕成，這四座石像，現在僅餘其三，第四座石像在一場大地震中傾倒。

我們自阿斯溫上行走至菲勒島 (Philae)，這座小島已被水淹沒，島上的艾西廟 (Isis) 亦被水淹沒大半，形成一座絕妙的跳台，因為此處河水中沒有鱷魚，所以我戴上潛水鏡，潛入水底探視廟門的石柱和碑文。

阿斯溫水填為埃及最偉大的現代化建築，該水填對於

埃及百萬人民的價值，遠超過一切廟宇和金字塔之上。阿斯溫水填建於一八九八年，於一九〇二年完成，所用的花崗石達一百萬噸之多。

我們携舟登陸，繞過第一瀑布，進入埃及的耕種區域。

埃及的全境，約與美國德沙州和新墨西哥州兩州的總面積相等，大部份均為人類不能居住的沙漠，人口總數共計二千二百餘萬，較德沙州人口超出二倍半，但可耕種地區僅為一萬三千五百平方哩，平均每一農場僅有一畝半土地。

我們重上小艇，繼續登程，沿途瀏覽埃及的名勝和古蹟：在西比斯 (Thebes) 平原上，我們憑弔埃及古城遺蹟，這裡是法老王朝的首都，當時乃是埃及政治和文化的最盛時期。

我們在荒僻的戴魯特 (Dairut) 附近，遭遇到阿拉伯河盜的追擊。他們約計三十餘人，分乘五艘高桅帆船自岸邊向我們追來，他們搖動手中的槍枝，向我們叫喊威嚇。所幸此處尼羅河面極寬，使我們得有機會逃過。

我們拚命划槳，幸得逃脫他們的魔掌，我們才稍鬆了一口氣，但槍聲從我們身後叫囂而過，幸運的是風急浪大，小艇在河水中像只軟木塞似的上下飛舞，即使最佳的槍手，也無法射中我們。

遇險的二星期後，我們到達埃及的首府開羅，我們把遭遇河盜追擊的事報告當局，他們立即派出二百名兵士，

當我們划槳啓行時，三名兵士，騎着漂亮的阿剌伯馬，沿岸隨着我們的小艇緩緩而行，這是警察局長派來保護我們的衛隊——他們每數小時換班一次，陪着我们直達地中海口。

我們在非洲荒涼地帶旅行了八千餘哩，並未遇到任何意外，但在文明地區最後的一段航程，竟需要武裝部隊的保護，這事情的確是荒謬可笑。

自尼羅河源流登程的九個月後，我們終於到達尼羅河口——羅色塔（Rosetta）——我們旅程的終點。

羅色塔市長親來歡迎我們，他無限寬慰的叫道：「我真想不到你們果然能完成這個壯舉！」

一週後，我回至落山磯，我將此行收集的資料，寫成一篇論文——它幫助我獲得南卡羅林那大學人種學的博士學位。

（譯自地理雜誌五月號）

無題漫畫



把這一股強盜肅清。

我們在開羅耽擱了數天，參加朋友的宴會，並參觀開羅附近的古蹟；我終於實現了童年時的雄心壯志，攀登古羅（Khufo）大金宇塔——這座金字塔係用二百三十萬塊石灰石建成，每塊石灰石重達兩噸半。

我們重登小艇，再上征途，未來的航程，僅有一百廿哩，因此我們這時的心理非常愉快，頗有歷畢全程的感覺。

航行二十餘哩後，小艇駛入巴古里亞運河（Baguriya），我們輕鬆地划着槳，瀏覽兩岸農村的景色。

當村民發現我們的小艇經過時，引起一陣紛擾，在河邊浣衣汲水的婦女們，驚恐地四散逃避。男人和孩子們，喧鬧的擠在河邊向我們注視。

當我們停舟用攝影機向他們拍照時，不料却引起一場激烈的暴動——完全超出我們的預料，我們划動木槳，準備駛開，但一群憤怒的村民，湧至岸邊，向我們投擲石塊和



泥土，為了保全性命，我們祇好投降，但他們仍舊用石塊和木頭向我們投擲。

我們爬上河岸後，立刻被三百餘名村民重重包圍，我們把護照取出來給他們看，但他們把護照擲落地上，完全不理，看來他們好似要把我們當場擊斃，幸虧三名鄉村警察及時趕到，把我們帶去見村長。

村長命令鄉村警察把我們鎖在土牢裡，等他去報告駐在該村的警官，請示處置辦法，他這嚴重的措施，把我們簡直弄得莫明其妙。

警官也是同樣的不通情理，他用一輛汽車，把我們押至明勒夫（Minuf）鎮，交給警察局長親自處置。

幸虧這位警察局長懂得英文，才知道是一場誤會，原來村民把我們當作間諜，所以憤怒萬分，幾乎斷送了我們的性命。該警察局長向我們道歉，並允許保護我們完成最後的一段航程。

次日清早，警察局長派車把我們送至運河邊，我們的小艇有兩名警察看守，河邊仍擠滿了無數村民。

醫術從人類開始他們最卑微的生活時起，已經演變成爲一種保護人類的最偉大的藝術。然而，這種藝術之所以有這樣的發展，却完全是由於科學的進步。

當我們細細追溯那黑暗久遠的過去，我們知道原始人處於宇宙萬物的離奇多變，便把疾病和其他不幸，諸諸惡毒的神異之力，談話須以祭祀使其慰藉的鬼魂的影響。那是巫醫、法術士、物神和符籙的時代——這時代也許直到如今還沒有完全過去。

古老的埃及和巴比倫的

文明中有其醫術一項，且已發展到藥物知識和許多防腐方法。在巴比倫，無疑地，行醫需要十分留意：因爲我們讀到這樣的記載：「如若一個醫生用青銅刀割治嚴重的創傷而結果良好，或切開眼部膿瘍而獲致全癒，他可取得十塊銀洋。但是，如若使患者因而致死或喪失視力，那麼，就得斬去這個醫生的手。」類此的習俗至少可以獎勵謹慎保守的療法。

猶太醫術大約和亞述醫術同一時期發達。值得注意的是，猶太醫術有預防疾病和「接觸傳染」的規定，有行經和產褥期的衛生術，以及社會衛生的確立。在「利未記全書」(Book of Leviticus)上，我們可以讀到這些進展

醫藥發展史略

William Boyd 著

馬一非 譯

的細節。

科學醫術於公元前第四世紀在希臘誕生；六百年後，在羅馬湮沒；差不多一千五百年後，在文藝復興時期復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便是它的始祖。他把醫術和神秘魔術分離，替鬼神卸除了預防和治療疾病的責任，而把這擔子適得其所地放在人的肩膀上。陶遜(Dawson)說的對，「有史以來，也許沒有第二個人能像我們所崇敬的「現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那樣靠了一個基本的原理，對於文明，對於人類的健康狀況產生過那麼大的影響。」他發展了一個周密的醫案記錄的方法。他所採用的體格檢查方法至今仍在使用。他主張手術前洗手，洗指甲並用煮沸過的水施手術。他相信自然的治癒力在有些方面較優於藥劑。

希臘的衰亡多少是因為當地瘧疾流行。其時，學術之光還微弱地照映着羅馬，她的進步的特徵是在實務組織而不是發明。羅馬醫術最顯著的貢獻爲環境衛生：街道的清潔，飲水的淨化，公共浴場的設立，垃圾的處置——這一切均爲維持公共衛生所必需。羅馬醫術所產生的唯一醫界泰斗是格林(Galen)。格林的生活年代是在公元第二世

紀。他是醫學上應用實驗的研究方法的真正鼻祖。可是他非常武斷，歪曲事實來適合自己的理論，而不像現代的研究方法那樣，修正自己的理論去適合事實。他的武斷使醫學停頓達千餘年之久。因爲人們跟着就失去了促成進步的懷疑能力，而把他的著作奉爲醫學的聖經。

格林死於公元二〇〇年。四一〇年日耳曼野蠻民族在阿剌利(Alaric)率領下侵入羅馬。接着中古世紀黑暗時期降臨歐洲，醫學不再是一門科學，它重又變成神祕和魔術。生活本身朝不保暮，所以也談不到發展智力。即使在生活比較安定的時候，教會當局也不鼓勵醫學的研究，因爲他們對於不朽的靈魂遠比對於脆弱必死的身體更有興趣。人們一旦成了權威的奴隸之後，在醫學上和在其他事情上

一樣，就喪失了獨立思想的能力。於是原來是一股清晰的科學醫術之發展潮流就這樣地在黑暗時代的沼澤中消失了。拿奧斯勒(William Osler)的感人的話來說：「跟着希臘的榮華，羅馬的壯麗，荒蕪突然來到文明世界。學術火炬燃燒殆盡，搖曳欲滅。」幸而阿剌利伯民族未讓這火焰歸於消滅。他們翻譯了許多希臘書和羅馬書。但是這項知識之能爲西歐所利用，還是在文藝復興與創辦大學之後。

十六世紀醫術又露曙光。意大利青年解剖學家味沙里斯(Vesalius)在一五四三年發表了一部解剖學教科書。他在裏面記載了他所觀察到的；違反了那些權威告訴他所應該觀察的醫術。巴雷(Ambroise Paré)，這位偉大的法國軍醫，使外科成爲一種藝術。他首倡使用縛線，而帶

按摩，假眼等新術。他有一句最著名的格言是：「我數裏好傷口；上帝把它治癒。」

十七世紀最堪注意的進展是：一六二八年英國醫生哈維(William Harvey)發現了血液循環。這在整個醫學史上是最大的進步之一。如果沒有這個最基本的知識，我們很難形成醫學的一般觀念。如果沒有哈維的證語：「我開始想，難道身體內不會有一種可稱之爲循環的運動嗎？」那麼，呼吸的機能，心臟的病變，出血，痊癒，感染的蔓延，惡性瘤血行遷徙的分佈，以及其他無數的現象，將無從解釋。在那個時代，劃時代的發現受到嘲笑和譴罵是常有的事。事實上，這發現是現代醫學的起點，這一世紀的大醫師是錫丹漢(Sydenham)。他曾被稱爲英國的希波克拉底。他的興趣並不在理論或實驗。然而，如果你在那時因患傳染性熱症而臥病，那麼，你若有錫丹漢做你的醫生比了有哈維會更好。

在十八世紀，那成爲十九世紀的特徵的精神上的激動和新觀念的實現並不多見。這是一個醫學團結的時期——一個哲學家 and 究理的批評時代，而不是醫學上的發現時代。這時期產生了許多有天才的臨床觀察家，法國有雷內克(Laennec)，英國有安迪生(Addison)，和韋來志(Bright)等許多人。瓦根尼(Morgagni)，這位偉大的意大利觀察家，是病理學的真正始創者，因爲他有系統地以病體內發現的變化解釋了疾病的徵狀。但另有二人最爲傑出，都是深具真正的研究精神，那就是罕特(Cohn

Hunter) 和哲納耳 (Edward Jenner)。前已提過，十六世紀巴雷使外科成爲一種藝術。二百年後，罕特，這個特出不凡而又桀傲不馴的人物，使它成爲一種科學。他首先把外科生理學和病理學聯繫起來，帶來了在外科業務上向所缺乏的科學的探討精神。他的影響極大，所以我們說，外科可以分爲二個時期，「罕特之前」和「罕特之後」，這話也不爲過。不過，那時的外科也不過是體表和肢節的外科。哲納耳以倡行中痘接種以預防天花而成爲預防醫學的始祖，人類最大恩人之一。從前有句老話，「爲母的要等到子女出過天花後才算是家中一口。」從這話，我們大概可以知道當時天花的禍害和猖獗情形。在十八世紀，雖然化學、物理學、解剖學和生理學已大步邁進，但是實際的疾病治療和預防實在和希波克拉底時代對患者的受益相差不了多少。對於疾病的本質和原因也是真真莫明。

十九世紀開始，還看不出這一世紀將有驚天動地的發現的跡象。直至十八世紀末葉，在英法，大家還相信，瘰癧（頭部淋巴結核）只憑帝后御手一觸立即消失。十九世紀的最初四十年雖很平靜，但在其後六十年中，醫學的進展超過了整個有史以來的成就。那是一個把實驗方法應用到醫學問題上。現在時光的計算已要以十年爲一期而非以百年爲一期了。

一八四〇——一八五〇年，一八四六年，莫耳通 (Morton) 在波士頓一群醫師前，證明醚可以消除外科手術中的痛苦。次年，愛丁堡華平孫爵士 (Sir James Young

是個最重要的發現。細菌的存在原已爲人所熟知。遠在十七世紀，克爾希爾 (Kircher) 就曾假定過。後來也在這一世紀，荷蘭人雷汶胡克 (Leeuwenhoek) 曾觀察到並正確地描繪過。我們能够知道細菌爲致病主因這件事，那要感激三個人：法國人巴斯德 (Louis Pasteur)，英國人李司特 (Joseph Lister)，和德國人郭霍 (Robert Koch)。巴斯德是化學家，不是醫生。然而他却對於葡萄酒何以會腐敗這個問題發生了興趣。他終於獲致一個結論：葡萄酒和啤酒的發酸是由於細菌的生活作用。由此，他進而研究「腐化」即肉及其他死的有機物的分解結果，又發現是由於同樣的生物作用。假如把有機液體，如牛乳，加熱到沸點下的某一溫度，腐化作用就可防止。這程序現稱「巴氏滅菌法」。此時，外科醫師李司特，後來繼他衣鉢的是他的幼子李司特男爵 (Lord Lister)，恰巧看到了巴斯德的紀錄，便慮慮着外科手術後發生創傷感染的問題。創傷感染是手術中最易而忌犯的病症，如果罹了此病症那比未使手術前情形更糟。這便是一般人喜歡用來嘲弄外科醫師的一句話「手術是成功的，可是病人死了」之由來。在那時，手術死亡率（在現在常常是由於使用麻醉劑）高得可怕。至少有百分之四十五的截斷術因發生敗血病，膿毒血病和壞疽而引起死亡。李司特過去就已知這死的有機物和創傷感染有着密切的關係。現在他在閃電似的一剎那間領悟到，假如腐化由於細菌作用，那麼創傷感染也一樣是由於細菌的作用。消滅染毒創傷處的細菌的方

Simpson) 不只提倡在普通外科使用氯醚，在產科他也提倡用這種麻醉劑來減輕生產的痛苦。一個外科醫生施行手術而可能不給患者以劇烈的痛苦，在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

一八五〇——一八六〇年，雖然護理自有人類就有了，但南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這時把它組織起來，使它成爲一種高尚的行業，一行受過訓練的女子的職業。在維多利亞時代初期，護理的水準實在很低。哈格德 (Hagard) 的記載是如此：「所有的醫院都骯髒不堪。患者沒有人好好地照顧。實際的護理工作是交給一般下等的婦女。她們智力很低，常放蕩無忌，更多是不誠實的。這是迭更斯描寫成「甘姆夫人」的那一型女人。」這情形在現代的護士——那些具有科學頭腦和同情心的護士——看來是多麼離奇！在這十年期間，幾種最有效用的精確的醫學儀器發明了：德國物理學教授很何次 (Helmholz) 的檢眼鏡，倫敦的西班牙聲學教授很何次 (Manuel Garcia) 的喉鏡。達爾文的「物種原始」一書發表了。飛耳底 (Virchow) 的細胞病理學也發表了。飛耳底是現代病理學之父，這是我們知道的，他首先證明疾病的基本器質變化不可能在整個器官，而是在構成這器官的各個細胞。自飛耳底以來，檢視有病害的細胞對於病理學家之重要，幾乎研究分子之於化學家，研究電子之於物理學家。

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在這十年和以後十年期間，發現了細菌常是引起疾病的主因。這在悠長的醫學史上，

法（防腐法）和後來所採用的在手術區域內消毒的方法（無菌法）造成了外科術上的大革命。其影響是深遠無比的，所以我們今日所知的外科原是李司特給與人類的禮物。他的工作成績不但使腹部手術和產科業務增加了百倍的安安全，而且還使腹部、胸部、腦及關節的外科術成爲可能了。

在這進展奇速的十年裏，有事實證明，在醫學上，社會的良知開始覺醒了，瑞士人丹南 (Henri Dunant) 發起「國際紅十字會」組織。這是一個以幫助戰爭及天然災禍害中受難者爲宗旨的機構。

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這十年是細菌學進步的時期。巴斯德和郭霍便是這時期中最有功勞的二位人物。郭霍起初是一個德國鄉村醫生。他被視爲現代細菌學的始祖，因爲今日所應用的細菌學研究方法，如利用純培養物和特種染劑是他首創的。在這十年內，許多傳染病證明是由於不同的特種細菌。（這與創傷感染之由於普通球菌成了一個對比。）巴斯德首先使我們有超顯微鏡的濾過性病毒的存在觀念。這種病原體的體積小到不能用顯微鏡觀察，小到能轉過普通細菌濾過不去的最精細的濾過器。

一八八〇——一八九〇年，這段時期的二大發現是，傳染病的預防接種，和需用顯微鏡才能觀察的稱爲「原生動物」的動物寄生蟲的可能引起流行病蔓延這個事實。哲納耳在一七八九年發現中痘接種有預防天花（現在知道是由於一種病毒所引起的傳染病）的效用。這是一個奇蹟

，但卻孤立起來沒有導致進一步的發展。到了這個時期，巴斯德才創立了用抗細菌性和病毒性傳染病的「菌苗」作預防接種這個原理，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戰爭期間，成千成萬的人因預防接種而得免染患傷寒。特別重要的是發現了在世界最廣的致人於殘廢甚至死亡的瘧疾乃是原生動物在作祟。而第一個發現瘧原蟲的人是一個法國軍醫拉非蘭（Laveran）。

一八九〇——一九九〇年，十九世紀末葉，醫學上的活動突然達到驚人的程度，但是只有三項顯著的成就值得在這裡敘述。這三項成就就是：X射線和結晶的發現及其對於醫學的用途；用抗毒素治療傳染病；及昆蟲傳染疾病的發現。X射線的應用已使人體各部的診斷大為改觀。X射線或輻射療法構成了最近醫學上各種癌症治療的最大進步。最初製成而效用又最好的抗毒素是白喉抗毒素。在另一方面，血清療法，特別是破傷風，肺炎和猩紅熱的血清療法，愈來愈重要了。證明傳染病可由昆蟲作媒介這事實對於預防醫學是歷來最大貢獻之一。如今我們知道，蚊可以傳染瘧疾和黃熱病，蚤可以傳染鼠疫，蝨可以傳染斑疹傷寒，采采蠅可以傳染嗜眠病等等。哈格德在他那本可喜的小冊「神祕，魔術與醫學」裏，把這些發現所造成的影響概括地說：「六百年前，人們相信疾病是由於神的憤怒，他們祈禱，——終而難逃死亡。三百年前，他們相信那是由於天氣失和，空氣污濁；夜間緊閉窗戶，街道上焚燒煤炭，——也終而也遭死去。今日，我們撲滅了神而廣大的

神和天氣，而着手於一些平常的事物，像驅除蚊蟲，撲滅老鼠和鼠蚤，和施行旅行者滅蟲法，——我們却可免於罹患鼠疫，瘧疾和黃熱病。」

二十世紀醫學上最顯著的成就，到目前為止，可以歸類在下面三個項目內：化學療法，器官療法，和食物因素在影響疾病因果上的重要性，稱之為「社會醫學」。那方面的重要進展暫且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化學療法的第一成功是征服了梅毒。在這世紀的最初十年內，注意力就集中在這個病上。那時，病原不明，診斷不易準確，極難得到令人滿意的治療，甚至有的經治療後毫無作用。可是難以置信，這三個難題却在五年之間解決了。一九〇五年，邵亭（Schaudinn）發現梅毒病原（梅毒螺旋體（Spirochaeta pallida））。一九〇六年，乏色曼（Wassermann）的著名血清試驗被普遍應用。一九一〇年，歐立區（Ehrlich）證明神劑治療梅毒具有特效。由於這種神劑能直接作用於螺旋體，大家都希望不久能找到對於別種細菌有類似作用的其他化學製劑。歐立區曾經一再努力沒有大的收穫。直到一九三五年，才有磺胺類藥，所謂「消炎片」的問世。這便大大地改變了細菌感染療法。一個甚至比這發明更值得注意的發現是一九四〇年發現青黴素具有意外顯著的效力。磺胺類藥是在化學家的實驗室內發明製成的合成性化學製劑，而青黴素是由生長在自然界的一種叫青黴菌（*Penicillium Notatum*）的綠黴所突然產生的物質。因為它能阻止某種細菌的生長，所

以稱為抗生素。青黴素發現後，接膚是能作用於另一類細菌的鏈黴素。後來，金黴素，土黴素和綠黴素亦相繼問世。所有這些抗生素都有它們所獨有的用途。青黴素和磺胺類藥都無消毒作用，說的正確些，均無殺菌效用，因為它們不能直接殺死細菌，它們祇具制菌作用，即能制止細菌的生長，使其易為身體的「防禦部隊」（白血球）所捕獲（吞噬）。這些劃時代的突然進步是由於化學進入了醫學的園地。這是二十世紀醫學進展的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器官療法」即服用器官浸膏的治療方法也有很大的進展，尤其在內分泌治療的領域內。在醫學還是由神祕與魔術組成的時期，原始人為了使自己勇敢而吃獅心。到今日，人們為了可以使自己的惡性貧血全癒而吃豬肝，結果倒是滿意的。注射甲狀腺浸膏可以治療粘液性水腫；注射胰島素（胰臟的浸膏，最初由板汀（Banting）製出）可以治療糖尿病。婦科上取自性腺，特別是女性的性腺的激素被廣泛地應用着。最近製成而其效用最令人鼓舞的激素是得自腎上腺皮質的激素「可體酮」（Cortisone），和能刺激腎上腺皮質產生激素的腦垂體激素（促腎上腺皮質激素 ACTH）。

營養學大部是二十世紀的產物，雖然已知果汁可治那成為廢離陸海軍的壞血病。食物的維生素和礦物需要量是最新的知識。它的重要性在於疾病的預防而不是治療。這門新興的學問在將來人類體格的改良這方面將有遠大的發展。

在這篇極其簡短的醫學發展史略裏，略去的部份遠多於記載的。我們只選出了少數人和少數最重要的成就。本文的目的是為了顯示病人所處的地位，現在較之往日，有着多麼大的改變。醫術從人類開始他們最早微的生活之時起，已經演變成一種保護人類的最偉大的藝術。然而，這種藝術之所以有這樣的發展，却完全是由於科學的進步。

譯自：An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Science 1953

有一位先生自認為釣魚能手，每次他都要向鄰居朋友們誇耀他的光榮成績。為了要取信於朋友起見，他特地買了一個磅秤放在自己的圖書室裡，每逢釣魚歸來時，他一定要當着朋友的面前，將釣來的魚稱秤重量。

有一晚他的隣人急匆匆地進來向他借磅秤，十分鐘後那人回來了，滿臉興奮地喊道：「你得向我道喜呢，我居然做了重達二十四磅的嬰兒的爸爸了！」

一位美國參議員在遠東考察，在東京他碰到一位美國的通訊記者，那人便提議一同到市上一家最豪華的餐廳裡去吃飯。隨後，那位通訊記者把侍者召來，跟他困難萬分地講了一句日本話。

參議員問道：「你在日本七個月就只學會了這一句日本話嗎？」

「這就夠了，」記者回答道：「我告訴他拿賬單給你。」

Ronald Ribbands 作
伊 洛 湧 譯

蜜 蜂

人們研究蜜蜂，已有幾百年歷史，到現在，牠依然是生物學家最佳的研究對象之一。每隻蜜蜂所獨具的特性及其共營的社會組織，啓示了比較高級動物與昆蟲之間的異同之處。

生活在世界上的二百多萬種昆蟲，對於我們人類最有益處，而又爲人所熟悉的，該莫過於蜜蜂了吧。提起蜜蜂，首先我們就會想到蜂蜜。其次，或許就是那使人痛澈心髓的毒刺了。其實，蜜蜂給予人類最大的好處：牠是一個最偉大的授粉使者，假使沒有牠們，人們賴以生存的許多植物將會在世界上滅跡。

蜜蜂之採取花粉與花蜜，對於植物與蜜蜂兩方，均有裨益。因此花兒們漸漸有了嬌爛的顏色和濃郁的香味，以招引蜜蜂。同時，蜜蜂兒也進化成一位效率最高的花粉傳播使者。在昆蟲界裡，把傳送花粉全部專業化起來的，恐怕只有蜜蜂了。

爲要有效的傳送花粉，蜜蜂全身長滿着短毛，使花粉容易黏附在上面。當牠從這一叢花飛到另一叢花時，一小部分花粉遺留下來，讓花朵兒受精，其餘的花粉則帶回家去，釀成蜂蜜。

不同的花朵常用不同的方法來招引昆蟲，有些植物，譬如說罌粟花吧

，僅將花粉贈給來訪的客人，豆科植物的首蓿，却把花粉與花蜜都作爲贈品，其他如菩提樹和產於澳洲、高達卅丈的桉樹，則祇供給花蜜，不給花粉，又有些植物，把花蜜深深地藏在雨水和其他昆蟲不能達到的地方，只有蜜蜂因爲舌頭較長，口器發達，所以能够獲得這份報酬。

所有蜂類品種裡，蜜蜂遠較其他同族們生活得更爲成功，其人口數目也是最爲龐大。幾乎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可找到牠們的蹤跡。這實在是由於牠們業已發展到一個有效的社會組織，牠們居住在同一大家庭裡，用從身體裡發出來的熱量，保持家庭的溫暖，以越度凜冽的寒冬。

任何社會組織的基本條件，必需具備一種有效的傳遞消息的工具。人類的文明是由於語言，文字和印刷術的發展，在蜜蜂社會裡，我們業已找到，牠們之間也有許多用以傳遞消息的方法。

蜜蜂成功的關鍵，在於牠們共營一種社會生活，科學家們曾耗去不少

精力來研究牠們的社會組織，並且找出了一般社會組織的某些共同具有的特性。

蜜蜂的家庭

蜜蜂的社會單位是家庭，在每一所大家庭裡，爲首的是一位身材較大，養尊處優，專司傳種接代的老蜂，組成家庭的其他份子，包括幾百個只能在夏季生存的雄蜂，以及爲數可能高達七萬五千，身材較小。不能生育的雌蜂——工蜂。

成年工蜂的主要工作是採集食物。牠們辛勤地採取花粉花蜜，每次出行常需一兩小時，飛經上千隻花朵。當飛回蜂房時，身上總攜帶着幾乎相當於本身體重的食物，花粉裡面含有可以供身體成長的蛋白質，花蜜裡則含有糖，以供給能，同時又是製造蜂蠟的原料，蜂蠟是從年幼的工蜂身體裡分泌出來的蠟狀物，工蜂腹部的下側，有一些小囊，蠟狀的蜂蠟便從小囊裡漸漸生長出來，當長成以後，自己把它撕下，用嘴嚼成一條薄薄的蠟

帶，集合幾千條蠟帶，工蜂們就用它來建造蜂室，使牠們有一個可以歸宿的家。每一間蜂室是一個雙層六角形的小室，或是用來儲藏蜂蜜，或是用來養育幼虫，在通常情形下是用較小的蜂室，來培養工蜂。其大小僅是容納一條工蜂的幼虫，而養育雄蜂的蜂室，則較爲寬大。

炎夏來臨，是工蜂開始活躍的季節，不過牠們的平均壽命僅有短短一月，所以必須養育大批的幼虫才能使這個大家庭保持龐大人口，一粒新產的卵，歷經二十一天始能變爲成熟的工蜂，如果一個正想向外發展的家庭，幼虫的數量，常較成虫還多。

后蜂產卵，每天可達兩千粒以上，幾乎是牠自己體重的四倍！后蜂肚皮較工蜂爲小，但爲何能生產較體重爲大的卵呢？這是因爲在后蜂產卵期間，工蜂不斷地供給一種營養豐富，業已經過消化的蜂奶，蜂奶是由年幼的工蜂用花粉製成，再從唾液腺分泌出來的一種食物。

雖然后蜂的食量相當可觀，但她

所攝取的仍僅佔一小部分，大部分蜂奶還是被用來養發育中的幼虫，有時也餵一些給自己不肯動手取食的雄蜂。

當一條幼虫，決定讓牠變成工蜂，則最初兩天祇以蜂奶，第三天起便開始「斷奶」，改餵一種含有大量花粉和蜂蜜的食物。假使一條幼虫決定讓牠變成后蜂，則終其幼虫時期，均祇以蜂奶，同時其口糧的數量也不加限制。一條幼虫將來變成后蜂抑變成工蜂，便是由所攝養食物的不同來決定的。

當一所大家庭需要一個新的后蜂的時候，工蜂們會爲牠建造一間特大的育嬰室，一旦后蜂幼虫從卵裡孵化出來以後，大批營養豐富的蜂奶便會送到育嬰室來，使之無虞匱乏。假使把一隻剛剛出生兩天的工蜂幼虫放到這間育嬰室來，那麼牠將來就會變成一隻后蜂。反之，假使把原來住在育嬰室裡的后蜂幼虫，在頭兩天內便遷入工蜂的房間裡去，這條幼虫將來就變成工蜂了，所以后蜂與工蜂的特性

不是先天的決定，而是決定於從第三天起到第十五天為止的幼虫時期其食物的質和量，我們的解釋認為：一隻出生三天的幼虫，假使吸收了大量營養豐富的蜂奶，她的卵巢便迅速成長，並且產生一種物質，藉着血液循環分佈全身，因而具有了后蜂的特性。這種物質，可能就是性荷爾蒙，與使人類產生第二性徵的荷爾蒙類似。假使在這一段時期內，吸收不到營養豐富的蜂奶，那麼卵巢就呈發育不全的狀態，因此荷爾蒙亦無從產生，於是牠變成工蜂了。

專司生育的后蜂

祇有在下面三種情形下，一所大家庭才需要一隻新的后蜂。第一，當后蜂渡過幾年女皇生活以後，一旦年老氣衰，無力再行統治的時候；第二，后蜂宣告失蹤了；第三，因為人口衆多，食指浩繁，大家庭已無法容納而有分家需要的時候，這時一位年青的繼承者便應運而生了。假使一個養蜂的人，把一窩蜜蜂一分爲二，那沒



第一圖：后蜂與工蜂一本圖中上部那隻身材較大的蜜蜂，就是后蜂，她正把一顆卵產於蜂室裡，其四週的工蜂，正在辛勤地工作着。

有后蜂的半個家庭的工蜂，便會將一個或者好幾個工蜂幼虫居住的小室，加以擴充，並且放入足量的蜂奶，以便使牠們將來可以代替失去的后蜂。假使一個家庭由於人口擁擠而必需分家的時候，工蜂便會在培養幼虫區域附近比較方便的地方，掛起一些蠟製的杯狀物，然後從意后蜂在每隻

，在第一個新女皇幼虫成蛹以後，這一所家庭便掀起一陣騷亂，成千的工蜂聚集在蜂窩外，大吃大喝，然後伴着后蜂，飛離舊巢，另築新居，把舊地盤讓出來留給未來的繼承者。幾天以後，新女皇也要變成女皇的姐妹們，尋找那些將來也要變成女皇的姐妹們，一一用毒刺戳死，假使這時候，這

一間家庭仍嫌人口過密，工蜂便會挺身而出，阻止新女皇這種屠殺同胞的行動。在這種情形下，新女皇便會再率領一部分工蜂，作第二度的分家。當新女皇登基以後的第五到第十天，他便獨自飛離宮室，外出尋找對象，終於她被一隻雄蜂發現了，在空中，她被雄蜂擁在懷裡，待交配完畢，雄蜂便一命嗚呼，她也逕自返回宮庭，攝取大量食物，執行她那天賦的產卵使命。后蜂一經產卵，便不能再行交配，但她自雄蜂那裡一次獲得的精液，却也終生用之不盡。從此后蜂不再離巢，專心產卵，除非一年或幾年以後，需要分家時，纔會離開。

置換一隻年老氣衰的女皇的方法，也與前面所述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的，祇是這所家庭的人口並不擁擠罷了。通常，牠們只培養一隻后蜂幼虫，而老后蜂也留在家不走，祇要新女皇不殺死她，她便和寬宏大量的繼承者和睦相交，坐享天年。

蜜蜂社會的另一項特徵，便是牠們有一種能力，可以保持蜂窩的溫度

。牠們用「聚在一起」或「分散開來」的方法來調節從消耗食物所發出的熱量。假使牠們分散開來，熱量便會很快地散去，反之，假使牠們都聚攏在一起，熱量便不易散失。在哺育蜂卵的時期，牠們會把蜂窩溫度老是在華氏九十三或九十四度，這是孵卵最適宜的溫度。在冬季，假使沒有幼虫可養，牠們會讓蜂窩溫度下降，但總不使它低於五十四度，假使在零下四十度的低溫中，牠們也能使溫度保持不墜。

蜜蜂的語言

最近若干年來，在研究蜜蜂相互傳遞消息的方法，以及經過消息傳遞所引起的複雜活動等方面，業已產生無數極感興趣的結果，目前且又得到更多的知識，爲前人所不詳。

蜜蜂的語言中，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便是藉着食物的傳遞來互通消息。研究蜜蜂語言權威，卡爾·馮·弗立希發現，當工蜂滿載食物飛回蜂窩以後，牠用跳舞的方法來告訴同伴

們食物來源的方向和位置；牠不但告訴同伴們往那裡去找，而且可以告訴牠們去找什麼。一個採集花蜜的工蜂，把花蜜樣品分送給牠的同伴，讓牠們知道花蜜的氣味，因此牠們就會去尋找含有這種特殊氣味的花朵。同樣的，採集花粉的工蜂，也會讓別的同伴用觸角去碰牠後腿上的花粉，以識別花粉的氣味，從而尋找花朵。工蜂採集食物，大都依靠這種有效的傳遞消息的方法來共營集體行動，只有很少的工蜂不依靠別人的幫助而能找到食物

C. G. 白特勒曾經發現，工蜂把從后蜂身上分泌出來的一種物質塗佈在食物上，然後把食物傳給每一個其他蜜蜂。所以，雖然在某一段時間內，只有一二十個蜜蜂直接與后蜂接觸，但這個大家庭裡每一隻蜜蜂都能知道后蜂是否在家。一旦這種從后蜂體內分泌出來的物質在食物裡的份量減少了，整個家庭便立即知道，從而採取步驟，另立新后。假使將后蜂從蜂房內移開，一兩小時以內，工蜂便會知道，並且竭力四出尋找。

辛勤的工蜂

在蜜蜂社會裡，工蜂天生就有一種驚人的能力來執行所付予的任務。牠們不但分工極細，效率極高，而且工作的時間又極準確。牠們的工作項目包括：養育幼蟲，壺製蜂蠟，建造蜂巢，釀造蜂蜜，採集花粉，和保衛家庭。任何工蜂生來就會做這許多工作，較大的工蜂，大都從事於食物的採取和家庭的保衛，而內部工作多由年幼的工蜂負責。馬丁·南道爾曾個別注意一些工蜂，經過長期的觀察，他發現年青的工蜂，隨時隨地遇到什麼需要牠做的事，牠就改做什麼，在一天之內，可能什麼都做到了。筆者的意見認為，蜜蜂對於食物內某種成分的多寡，十分敏感。在某一段時間內，大家庭需要牠達成某種工作任務的百分比，完全看食物的成分而決定。南道爾最近看到，當某一窩蜜蜂需要大量飲水的時候，工蜂們便一次次地取水回來，等到水的需要減少了，牠們便停止下來，不再外出取水。

五十多年以前，一個名叫法蘭克沙登的養蜂者，當他把一窩蜂放到蜂房裡去的時候，他聞到一種特殊的氣味從蜂羣裡發出。經過進一步的研究，在蜜蜂腹部的尖端，有一個製造氣味的器官，蜜蜂的特殊氣味，便是從這個器官裡發出。筆者與漢思加墨先生最近在羅維絲德試驗站 (Rohamed Experimental Station) 已找到證明，每一窩蜜蜂均有牠一種特殊氣味，而與別窩蜜蜂絕不相同。這種特殊氣味的產生，實因淵源於各個家庭所進的食物不同，當一個大家庭一分爲二時，兩個小家庭因爲食物不同，所以氣味也就各異了。即使住在同一個蜂房裡的幾窩蜜蜂，通常也因爲採集不同的花粉和花蜜，製成不同的食物，所以各窩的氣味也不相同了。

和許多其他昆蟲一樣，蜜蜂也能辨別各種顏色。而且人類肉眼不能看見的紫外線，牠們却可以看見，但是對於紅色，蜜蜂却是色盲了。因此，在人類看來是兩朵顏色相同的花朵，



第二圖：保衛家庭——一隻外來的蜜蜂，闖入國境，正遭受工蜂的攻擊。每窩蜜蜂均具有一種特殊氣味，牠們利用這種特殊氣味來鑑別友人和敵人。

在蜜蜂看來可能便不相同，反之亦是如此，據估計，大約有百分之卅色澤鮮明的花朵是含有很強的紫外線。

方位有關，即使在陰雲滿佈的天氣，牠也能測知太陽的方位，根據試驗，蜜蜂眼睛對於天空陽光的極化作用十分敏感。

祇要食糧仍舊放在蜂窩以南三百碼處，牠會在第二天早上仍把食糧找到。

蜜蜂對於模型款式 (Pattern) 的識別，非常低能，我們從第三圖的例子裡便可看出。黑茲 (Mathilde Hertz) 發現，我們也無法用訓練的方法使蜜蜂增加對於款式的識別力。但是，蜜蜂的眼力 (eyesight) 却較人類高明甚多。

蜜蜂對於時間有一種極準確的感識力，所以對方向的識別，雖然太陽在天空不斷移動，但仍可予以適當的校正。譬如說：讓一隻蜜蜂能够在離牠蜂窩以南三百碼處的一隻食籠中採得糖蜜，不管這時太陽是在東方抑在西方，即

直到現在，我們仍無法知道蜜蜂是如何測知其外出採食時所飛經的距

已說過，蜜蜂用跳舞的方法來通知其他同伴食物來源的方向，范佛西 (Von Frisch) 發現，在一天之內，蜜蜂跳舞的式樣是每小時不同的，而這種變化又與太陽的

第三圖：款式的識別——虛線左邊的兩種花樣，蜜蜂能够很容易地加以識別。虛線右邊上一排 (例如黑圓餅) 和下一排 (例如 x) 的形狀，牠們也能辨別。但是上一排的四種花樣，牠們便不能辨別，下一排的四種花樣，也不能辨別。



使你把蜂窩和食籠同時移開一整夜，

東方抑在西方，即

直到現在，我們仍無法知道蜜蜂是如何測知其外出採食時所飛經的距

離，然而，無疑地，牠們一定是能夠測知的，有人認為牠們可能藉能量的消耗來計算距離，筆者的意見認為，這可能是由於蜜蜂的觸角，在飛行的時候便開始轉移位置，觸角裡的感覺細胞能將時間記下，直到飛行停止，觸角恢復原來位置為止。

蜜蜂的嗅覺較人類靈敏，根據實驗，牠比人類的嗅覺要高強五十至一百倍。蜜蜂的嗅覺器官是藏在觸角最前面七節的關節裡。牠用觸角直接接觸發生氣味的本體，因此比較佈在空氣中的氣味易於辨別差別極微的複雜氣味。筆者曾經發現，一隻工蜂能夠在一組氣味完全相同的試管中，找出牠曾一度停歇過的一隻試管。這或許因為牠在那隻試管上停歇的瞬間，已將本身的特殊氣味遺留在上面。這種辨別能力，使蜜蜂不必浪費時間到那些已為別的蜜蜂採過的花架上去採取花粉和花蜜。最近的試驗已可證明，蜜蜂能夠辨別自一隻花架各部分所發出不相同的氣味。

在這一篇短短的文章裡，筆者已試將蜜蜂的個性和牠們的社會生活加以敘述，同時也把昆蟲和比較高等的動物之間的異同，稍加涉及，雖然大自然把牠們與我們造成差別極遠的生命，然而，我們都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裡，而上都遵守着同樣的化學和物理的定律啊。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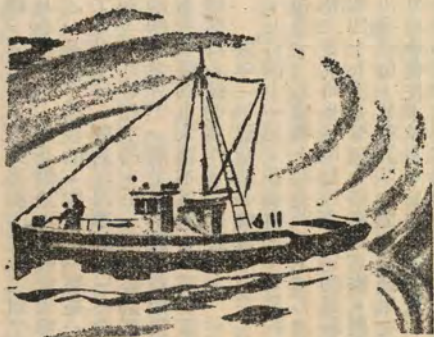
節譯自 [Scientific American] Aug. 1955

漫 畫 題 無



福特基金會

中天譯



福特基金會成立案時所規定的任務是：「接受並管理基金，運用於科學、教育、及社會公益事項，除為公眾謀福利外，並無任何其他目的。」牠是美國這類社團中最大的一個，擁有福特汽車公司股票票的九成。照基金會帳面記載價值四億

一千七百萬美元，但是實際所值遠不止此數。不久以前基金會宣佈在今年一月間將於公開市場中出售部份股票，當社會公眾得有機會取得此一美國最大家族企業之股權。這次股票發售規模之大將打破華爾街有史以來的記錄。出售額為基金會全部股票票的百分之十五，預計收入將達四億至五億美元，依此推算，基金會目前的實際資金至少價值廿五億。相當於美國其他一切基金會資力總和的半數。福特

基金會單流動資金一項，就經常在六千萬至一億元間。基金會從一九五〇年起開始大量用錢，在那一年裡一共捐出二千四百萬元，從那時以後數額繼續不斷增大，到了去年已達六千八百萬元。比美國第二大基金會——羅氏基金會——多四倍，比第三大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多十倍。相當於美國所有基金會總支出的四分之一。

美國公眾對於「鉅大」從不討厭，福特基金會的聲名已經媲美當年的福特汽車，真是家喻戶曉。人們想到慈善公益事業不由自主的就聯想到福特基金會。牠差不多已經成為人們的口頭禪。加州一個騙子用假支票被捕後，他對警察說他弄來的錢是為一個兒童足球隊作制服的，希望不久福特基金會可以撥款補還他。還有南美洲一對夫妻駕駛一輛一九二七年的老福特車，不遠千里而來的。從巴拉圭開到地特律城。想把那輛老古董賣給福特基金會。去年紐海文鐵路的新總理為了通勤旅客利用車站停車場收費問題曾說過：「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們又不是「福特基金會」，總要講生意經的。」

儘管福特基金會已經成為一種典型象徵。但是社會各方面對於牠的工作與目的也出奇的紛歧。照派格勒的看法，福特基金會簡直是「危險共產份子陣線」。而俄國真理

報則認為「福特基金會的真正任務是派遣間諜，刺客，破壞黨，以及陰謀揭發份子到東歐來。共和黨眾議員雷士曾警告國會說：『有一種種重要證據指明福特基金會確在進行陰謀顛覆南非的宣傳活動。』同時捷克的電台則廣播稱：『今後美國的破壞份子更將肆意活動，因為福特基金會有成百萬美元的接濟他們。』一般美國大眾對於基金會的見解雖不至於如此極端相反，但是瞭解仍屬有限，依照最近蓋洛普民意測驗結果：有多一半人根本沒有聽說過有這樣一個組織，至於其餘的百分之四十雖然知道有這樣一個基金會存在，但是對於牠的瞭解也非常可憐，其中有五分之一是完全錯誤的，如同：『那是一個好的工廠，給人們工作做。』「關於好汽車的。」「救濟殘廢兒童的。」「諸如此類的說法，不一而足。至於那些對於福特基金會真正性質有所知曉的，也大都不甚完全。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福特基金會那許多錢究竟作了些什麼事。

去年一年福特基金會實際用去了六千七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四十一元。基金會全部人員約二百四十餘人，其中包括十二名董事——都是社會上知名之士。董事會主席小福特二世同時也是福特汽車公司的總經理。基金會高級幹部約四十人都是管理公益事業專家。總經理是羅文·甘士，出身律師，他對於基金會如何運用有相當高的發言權。另外基金會會在卡拉其，貝魯特，仰光，雅加達，新德里等地區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約有卅人。此外還有一百六十多人擔

在我的地位需要保持公正態度。」在處理基金會事務時，甘士總是保持這種冷靜的超然態度。不動感情，不執成見，對各方都一視同仁。他的工作時間有一半花在與部下商談，閱讀報告，以及寫信作備忘錄等。另一半時間則與董事們磋商，或與社會領袖，學人名流們會談，他對於聽取別人意見極具經驗與耐心，作為一個基金會的執行人，四分之三的時間應當是聽取別人意見而不作任何承諾。

甘士一姓出身馬里蘭州世家，他於一九〇九年出生於納采茲城，第二年他的祖父就任俄勒岡州州長，舉家遷往波特蘭。他本人在舊金山受教育，於一九二九年畢業於加州大學，專攻歷史，隨後又進法學院研讀法律，當他一九三三年畢業時正逢經濟大恐慌頂點，他在華盛頓政府機關中討得一個月薪二百元的職務已經大為過關。一九三六年他回加州當律師。在一九四二年他選擇了一件成為他一生事業轉捩點的工作，出任麻省理工大學放射研究所的副所長，一個戰時組織專營軍方發展研究新武器的機構。他的職務是溝通軍方與科學人員的關係。從此以後甘士開始他的一生專門事業——研究機構的資助者，溝通類與資金的中間人。在這段期間他與麻省理工大學校長康普頓成為好友。戰後他返舊金山重執律師舊業。在一九四八年他與約請協助改組軍方戰時研究機關為一私人獨立研究組織——「蘭德公司」——專營空軍研究一切問題。為了使「蘭德公司」經濟方面可以獨立不再依賴空軍撥款，甘士開始尋找財源，那時康普頓正兼任福特基金會董事，遂介紹他往見小福特。他

任書記，打字，管卷等例行事務都在總部工作。總部設在紐約市麥迪遜大街與五十街的一座新辦公大樓裡，共佔有八層樓面。基金會在去年撥款一共有一百八十二筆。其中最大一筆撥款二千五百萬元是用於推廣教育。最小一筆撥款九百元，撥給日本神戶大學的一位教授，作為他延長居留美國兩個月的生活費，以完成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所進行的國際貿易的研究。在整個用途的分配中，教育方面佔成數最高，總額達三千四百萬元，其次是國際活動佔一千八百萬元，其餘的則用在經濟方面，公益事業方面，以及社會活動方面。至於詳細用途則頭緒紛繁，包羅萬象，從資助紐約大學研究日光爐（撥款四萬五千元），到補助大西洋月刊出版國際附刊（撥款十五萬元），活動領域極為廣闊。

甘士(Gaithes)於一九五三年起繼霍夫曼任基金會總經理。他是一個中等身材，沒有任何顯著特徵的人。同他前任的那種虛飾經歷（杜魯門總統時代馬歇爾計劃執行人，艾森豪總統的顧問，現任史提貝克—派克汽車公司董事長）和右手筆的作風相比，他可以說是一個沒沒無聞的人物。他的專長是在組織和人事調度方面。人家稱他為「發揮組織能力的天才」，「最理想的主席」，「天賦商業機器頭腦」，但是也有人挖苦他為「福特的應聲蟲」，「基金會的工頭」。無論如何他不能算是一個富於個性的人物。當人們問起他關於基金會種種活動那一方面他最感興趣時。他總是淡淡的一笑說：「我不宜於回答這類問題，

給小福特的印象如此之佳，不僅「蘭德公司」一次得到一百萬美金的工作資金，同時小福特還特別請甘士組織主持一個特別委員會來研究運用福特基金會的龐大資金。在當時福特基金會還不過是地特律城的一個地方性事業，正有待建立起遠大的經營方針。經過一年的工作，在一九四九年他提出了一份報告——不啻是福特基金會今後的大憲章。在這份報告中他提出了基金會今後工作的基本方針，並建議活動的領域同方式。在一九五一年霍夫曼繼任總經理時，甘士是四個副理之一。後來霍夫曼辭職，他遂接任總經理。在甘士之下，基金會最重要的職員是他的五位副理，其中四人是他在一九四九年特別委員會的老同事：達克·布郎——加州大學三六班畢業，一度任紐約耶魯法學院；湯莫·卡羅——加州大學三四班畢業，曾任芝加哥商學院，後來做錫拉庫大學和北加州羅納大學商學院院長；威廉·馬肯——喬治華盛頓大學夜校畢業，作過記者，後來任職農業部；唐·普來士——范德比大學三一班，做過記者，任職研究員，專攻地方政府問題。第五位副理赫爾去年秋天剛剛任命，現年五十五歲，他是唯一沒有參加過甘士的特別委員會的，曾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農產信用管理局局長，後來在康奈爾大學教授土地經濟。

在工作上每一個副理主管一個或兩個部門。普來士與赫爾負責第一組——國際活動，布郎負責第二組——公益事業，卡羅負責第三組——經濟，馬肯負責第四組——教育，與第五組——社會行為研究。每個副理除了必需熟悉自己主管的

業務外，同時對於其他部門也要有相當的認識。甘士說過：「我們要的是通才不是專才。」甘士同五位副理及基金會秘書麥克丹尼爾每星期聚會三次，討論計劃基金會的重要決策，甘士把通過的方案送請十二人的董事會作最後的決定。

像福特基金會這類性質的公益團體在美國今天大約有五十萬個。此中包括所有的教會，大部份的大學和醫院，以及其他種種性質不同的機構。其目的均在於自動將私人財富使用於公眾服務。根據這方面的權威愛默生、安祖的估計，全美國公益事業組織的財產約值四百億，單單去年一年就有五十四億新的捐贈。這些數字聽來好像非常龐大，同時其他各國也似乎都望塵莫及。不過要就此下一結論認為美國人民特別慷慨還不一定可靠。單看美國人民每年消耗在香煙上面就有五十億，而酒的方面還要多些，唯一的結論只能算是美國這個國家非常富裕而已。

基金會同公司一樣是一種法人地位，在理論上講牠是可以永遠延續下去的。這種觀念最先由羅馬帝國時期發展出，當時並且鼓勵公益基金會的建立。中世紀的教會同修道院在法理上講也是一種基金會。英國教會在被亨利第八沒收之前，牠的財產差不多佔金英國的三分之一到一半。非宗教性質的私人慈善基金很早就為英國法律所承認。在英國今天許多基金會的前身都可以追溯到都鐸王朝，特別是伊利莎白女皇時代。從十八世紀以來私人財富為了公益事業設立的基金會已經數見不鮮。但是捐贈億萬金元為了「

一般公益」或者促進「人類幸福」等廣大目的而設立的基金會則不能不承認是廿世紀的美國產物，而福特基金會至少也在數字上是登峰造極。

同福特基金會一類性質的基金組織在美國大約有七千多個。不過其中大部份都是傳統型式，規模較小而專致力於某一特殊目的。其中基金總額超過一百萬美元的不到五百個，超過五千萬的只有十幾個。這些基金會的實力真可以說是相差懸殊，此中最小的一个是威廉明頓基金會，最後一次聽說的總資金只剩了八百四十九元六角一分，全年捐款計劃只有一元五角一分，而福特基金則有地二百萬倍大。但是牠們都享有一個共同的優待，就是根據美國國內稅法五〇一章C節第三款的規定，牠們的收入可以豁免徵稅。當然連帶着牠們也有一種義務就是一切的收入都必需使用於非營利的目的。雖然各基金會建立的目標同動機也一樣的相差懸殊，但是從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以創立者姓名來命名基金會這一點看來也不難略窺其中端倪，一個相同的動機——留名後世。在今天「卡內基」已經不是代表鋼鐵而是代表圖書館，古根漢不是鋼鐵而是獎學金，羅克菲勒不是石油而是醫學研究。將來有一天福特所代表的也會不是汽車而是教育。基金會設立的另外一個動機可以說是贖罪心理，如愛德門·白克所形容的基金會是一種「晚年懺悔的果實」。

各種基金會的目的同地的規定更是千變萬化無奇不有。有些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有些則是出人意志令人想像不

到的。如同「聽力基金會」是着重於促請社會公眾注意於聽覺的不便。「重力研究基金會」的目標是考察研究重力的影響，特別是牠對於健康與精神活動方面的影響，並且懸賞獎金徵求利用重力減輕體重的發明。「拉士克基金會」則資助關於節制生育的研究。或者如牠所說「計劃家庭」。「波拉基金會」的目的本在於鼓吹戰爭的不合法，後來逐漸變到只每年舉行一次和平大會。海特(Hart)研究基金會並非與帽子全無關係。因為牠的目標在於防止最近男人不戴帽子風氣的養成。「害怕基諾基金會」的唯一目的在研究住城裡公寓房子養狗的問題。一九三〇年麻州曼士底地方一位戴維先生遺留的一筆款項事來獎勵當地體貌「好」的兒童，到了一九三八年董事會人士呈請法院准予他們把錢用到其他方面去，因為他們實在找不到足夠有禮貌的學童。

當然也有人假公益之名別有企圖，把基金會作為一種商業工具來運用。名為公益而私人受惠實是何樂而不為。有些人把基金會作為一種累積免稅資金的方式；有些人利用基金會出面收購房地產，然後以賤價租給自已使用；有些人用基金會來調劑私人，會董們支取很高的酬報，只提出很少一點錢作公益事業點綴門面。種種畸形現象不一而足，一直到一九五〇年新稅法實施之後才把這些假公濟私的惡例加以限制。

福特基金會的產生也與稅法有直接關係。如果老福特和他的兒子愛德葛福特直接將福特汽車公司股票遺留給福

特第三代而不是捐贈給基金會的話，在當時單單那筆遺產稅就要抽去三億美元，他們的繼承人勢必被迫將大部份股票出售來換取現金繳稅，這樣一來福特公司的家庭獨佔局面將被打破而無法保持。因此老福特們將福特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票——無表決權的優先派息股票——捐贈給福特基金會，這樣一來至少可以暫時保持這份家庭企業的完整控制權。從這一點來看「福特基金會」同「卡內基基金會」與「羅氏基金會」的成立動機是不盡相同的，因為其他兩個基金會成立時，美國政府還沒有實行徵收鉅額遺產稅的規定，用不着考慮逃避徵稅的問題，牠們是純粹為公益而成立的。不過就福特基金會後來的表現同用錢方式來說反而可以說是青出於藍，開創了新的風格，使基金會跨入一個新的時代。

談到基金會的用錢真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一位福特基金會的重要首腦的太太在一次鷄尾酒會中開玩笑似的說道：「你們這些人真是自找麻煩，考慮得這麼多，為什麼不痛痛快快的把錢分給全美國人，每人兩塊就完了。」事實上就基金會擁有的九成福特汽車公司股票在市價來講，每一個美國人可以分到十五元。這位太太的算數也許不準。但是她的感覺是不錯的。基金會的用錢確是一件非常麻煩周折不過的事。研究、報告、分析、檢討、商談、會議、定案，種種手續不厭其詳。

從一七九〇年佛蘭克林在美國創辦第一個重要的基金會一直到現代的新式基金會止，其間演變實在使人驚異不

止，佛蘭克林的目的十分單純，他捐贈與他生平關係最密切的兩個城市波士頓及費城各一千磅錢，指定這筆款項專門以低利借給品行端正的「已婚婦女」使用。儘管這樣一個簡單的目的也會因為生活方式的改變而發生問題，美國自一八六〇年以後，已不再有禁欲制度，更不要談品行與結婚等條件了。如一九四八年創辦的吉樂德學院，當時由吉樂德捐贈二百萬元指定專門助養孤兒的，到今天基金已經累積到九千萬元，當前的問題是到那裡去找那麼許多孤兒來用掉這一大筆錢。

美國慈善公益事業的黃金時代可以說是從卡內基與羅克菲勒兩大基金會的成立開始。卡內基基金會單單在建立圖書館方面就用了六千萬元，前後捐贈二千八百多所圖書館。羅氏基金會單單在一個小的教會學院上就用了三千五百萬元，發展成為今天美國最大的大學之一——芝加哥大學。至於牠在醫藥衛生方面的活動更是全球皆知。對於黃熱病與瘧疾的控制，對於美國整個醫學教育的革新有輝煌的成就。從一九二幾年之後慈善公益事業的聲光已逐漸趨於平淡，並不是說各基金會近年用錢減少了，而是不容易做得像以前那樣有聲有色為人矚目，同時活動領域日漸縮小，很多方面政府機構已有取而代之的趨勢。

福特基金會雖創始於一九三六年，但是起初那些年牠不過是一個地方性的公益機構，範圍不出地特律城。牠的真正發揚光大是從一九五一年開始，由於當事人的氣魄同雄厚財力，一舉而成為全國性的事業，再進一步並且發展

成為世界性的機構。牠同其餘的基金會有一個最大的區別是特別注重一般性人類與社會問題。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這四年中牠一共用去一億八千六百萬元，此中將近半數約八千九百萬元用在教育方面，五千四百萬元用在國際活動，一千五百萬元用在致力保障人權的「共和基金」，八百萬元用於「社會行為科學的研究」，這是福特基金會創用的一個新名詞，專門致力於社會、心理、經濟、政治等方面的綜合研究，一千萬元用於經濟開發的研究方面，一千萬元用於地特律城的各種零星公益事業。

福特基金會在教育方面特別成立了兩個分基金：一個是「教育促進基金」，到一九五四年底止一共撥了五千七百萬元。另外一個是「成人教育基金」，前後撥了三千萬元。這兩個機構一般人都誤會是福特基金會的附屬機構，實際上牠們是完全獨立的，各自有牠們自己的會章和辦事人員。「教育促進基金」成立於一九五一年，在霍夫曼任上創辦的，平均每年用款六百萬元。牠的主要目的與其說是促進教育不如說是革新教育。牠支持贊助許多新的實驗節目，其中用錢最多也最著名的一個項目是所謂「第五年」節目，他們認為美國一般師範學院過於着重專業訓練，大部份時間都花在教學法的研究方面，而一般學識修養反而非常貧乏。他們實驗一種新方案：前四年學生自由選習一般文史及自然科學，在第五年全力注重專業訓練，研讀與實習並重——擔任部份秘書工作——同醫科的實習大夫制度相仿。這一計劃又稱「阿育色」計劃，因為從阿育色州開

始。阿州十五所師範學院完全採用這一方案，其他參加這個計劃的尚有八所學院，包括耶魯、哈佛等著名大學。學校以及學生方面因為這個額外「第五年」所增加的費用都由基金會負擔。

「成人教育基金」是霍夫曼同赫欽斯的創意，牠的目的非常雄大。在於「造就思想成熟，睿智負責的公民，對於自由民主社會有所貢獻。」為了追求這一目標牠已經用去二千五百萬元，其中三分之一用在廣播與電視教育方面，在密西安州成立一個中心，專門編輯並分配供應全國各電台有關這一方面的資料。其餘三分之二的用款則分配到其他各方面，但是有一個主要目標是相同的，就是鼓勵人們組成小團體經常有機會聚會在一起，共同研究討論世界情勢，政治，經濟，以及人生的問題。

從一九五一到一九五四這四年中福特基金會用去五千四百萬元在國際活動上。牠是美國主要的基金會中比較最偏重於世界性的，這與前任主持人霍夫曼同小福特的個人背景以及韓戰都有聯帶關係，羅氏基金會雖然也着重國際活動，但是僅限於科學醫藥研究方面，而福特基金會則特別致力於增進國際瞭解和阻止共產主義的蔓延。對於爭取盟友與中立人士頗盡心力，基金會關於國際活動主要工作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援助國際難民和促進國際間文化與知識的交流，第二方面是資助美國學人來研究外國問題。並促進一般美國大眾對於國際問題發生興趣。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協助經濟落後國家的開發計劃。主要

對象為近東與遠東地區，因為這一帶感受共產黨威脅最大。三年以前為保障人權而成立的共和基金是福特基金會一切活動中遭人物議最多的一個機構，牠的目標如果依照分基金主席赫欽斯的說法不過是「為保障美國人民傳統的由自由，特別是憲法中規定的人權。除此以外並無任何其他目的，」事實上維護這一目標。牠的氣魄已經足夠偉大，分基金第一砲就勇敢非凡的撥款二萬五千元給美國律師協會來考察國會各小組委員會調查行動是否有濫用之處。當這一消息宣布之後，那些最右派的報紙同評論馬上激烈反應，認為「共和基金」的全部一千五百萬元都將用以「調查國會」，並且為國會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同「麥加錫委員會」的每年區區廿五萬元經費叫屈，認為將被「共和基金」的銀潮所淹沒。事實上這一切都屬庸人自擾，基金會的學院活動對於那位來自威斯康斯新州的小參議員（麥加錫）的胡亂開砲摧毀人權的作風，並無絲毫影響，徒使人感到「共和基金」的虛龐多金行動踴躍。

福特基金會這一切活動的主要執行人除了十二名董事外，還有約四十名專職人員參與其事。這些人可以稱之為「管理公益事業專家」，理論上講他們純粹是一種中間人的地位，專門替別人計劃代行，不過實際上他們可以說是基金會的骨幹，因為一切計劃用款都由他們發動審議。福特基金會的這些專家們最足以代表一種新型的「管理公益事業人員」，他們都是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熱心公益的

青年，處事坦率而親切，給人一種謙虛有禮，和易近人的印象。福特基金會一位高級職員曾說道：「我們理應謙虛，歸根結底，我們既未出錢又未出力。不過居間促成其事而已，錢都是基金會的，並未出之我們私囊。而實際工作又都是受補助人員和機構所擔任的。」

這些職業性的管理公益事業人員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太喜歡考慮研究。他們的工作時間多數都在堆積如山的研究報告。考察記錄，以及分析檢討中消磨掉。前不幾年一個傑出的小型文藝雜誌因為經濟困難陷入困境。雜誌主持人向羅氏基金會求助。基金會方面很客氣的請他前往一談。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非常同情他的請求。並且對他表示基金會方面認為：「像他們這種雜誌對於民主社會文化貢獻非常之大。基金會方面一定要想法在這一方面作點工作」。結果是進行了一項調查「小型雜誌為何虧本」的研究工作。像那種作風真是急驚風遇見了慢郎中，不等研究出結果，恐怕雜誌早停了刊。

福特基金會的董事會主席小福特二世（老福特的長孫）是一個頭腦清醒，個性堅強，腳踏實地的青年。當一九四五年他繼任福特汽車公司總經理時，公司正在賠錢，平均每月賠達一萬美元。他決心整頓革新，聘請了前通用汽車公司三位重要管理人員，布里克（E.R. Brech），克魯蘇（L.D. Cruise）和哈德（D.S. Harder）來擔任這項艱鉅工作，結果空前成功，使得公司營業蒸蒸日上。福特汽車在一九五五年上季追過了雪佛蘭的銷售量，成為低售價

知不覺的失去了個人的理智情感而想像，被這龐然巨物機械所推動着，一切成為例行公事，而失去了真正的理性考慮。如同一位負責人所說的：「你的四週一片虛空，你從不知道外界對你的意見如何，沒有人肯對你加以坦白的批評。甚至於被你若汝過的人都不肯當面指正你的錯誤」因為他還希望下一次的機會。」惟一的辦法似乎只有出錢請別人來批評，福特基金會就時常請專家來考核牠的一切計劃同作法。

福特基金會的活動方針在開始時就確定了幾項大原則，第一是不分散使用以免雜亂而缺少中心目標，第二是不因襲其他基金會的老作風將錢用在醫藥衛生，自然科學研究及社會慈善事業等傳統的保守途徑，第三牠當時最大的目標是促進世界繁榮與和平，特別注重國際合作與瞭解。牠的國際節目用款從來沒有低於全部用款的百分之廿五以下（霍夫曼時代最高達百分之卅五，上年為百分之廿七）。不過近來演變結果已頗有不少更改，為保障人權成立的「共和基金」已告結束，教育方面關於「革新教育計劃」的撥款已逐漸減少，在醫藥衛生以及其他物理科學方面則違反初衷開始抽足其間。總而言之霍夫曼時代的那種大刀闊斧，勇往直前的開關精神已逐漸為甘士的穩健作風取而代之。

不過最近基金會方面已在醞釀向其他新領域來求發展，特別是有關藝術與人文方面的活動。這一方面不僅霍夫曼時代未於注意，甚至美國其他主要基金會也多半忽略未

汽車的首席——這是一九三五年來的第一次，因為公司情況轉好，所以基金會的收入也急驟增加，這幾年來基金會一直都在為來不及把錢用完在擔憂。因為根據美國稅法，各基金會不得無理由的累積收入而不作適當的支出，一般法律專家認為一個基金會如果不能把牠的收入的一百分之七十以上用去不得謂為管理完善。在一九五〇年時福特汽車公司盈利直線上升，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歸基金會所有，一下子撥來八千七百萬元，基金會董事們未免大吃一驚，拚命用也不過去了三分之一，前幾年累積的四千多萬還不在數內。雖然以後兩年因為韓戰關係，盈利減到每年只有三千二百萬元，但是到了一九五三年又增到四千八百萬元。因此這些年來董事會一直為收入太多在操心。基金會在一九五二年用去三千八百萬元，一九五三年用去五千九百萬，一九五四年六千八百萬元。在這種情形下只有大筆的撥出成立分基金和做大量額的捐贈才能應付得了。正如基金會一位副理所說的：「每年初第一件事是找幾個大題目把大部份的錢先撥掉，然後剩下的收入大約同羅氏基金會差不多，每年還有個二千萬元，這樣才能以一個基金會的方式來工作，否則同美國國庫一樣，如何着手？」當然別的是基金會對於福特基金會的這種大手筆用錢法並不完全贊同，認為未免失於草率，有些計劃太成熟，有些計劃失於浪費，有待改進之處尚多。

儘管福特基金會的從事人員都是年青有為富於朝氣的人才智之士，但是一入了這廿五億金元的大機構中，仍會不於重視。正如一些批評家所說的：「美國各基金會在人文藝術方面的活動如此之少，實屬令人難以置信。」「美國一般慈善公益社團似乎過於偏重獎學金之設置，與社會改造運動之推進。」比較更激烈的看法則認為：「美國近乎盲目崇拜科學而根本忽略人文之價值。」福特基金會如果能物色到適當人選，在這方面將會大有成就。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有一個第六組——「藝術與人文」——出現，而使福特基金會又邁入一個新的時代。

（節譯自紐約客雜誌）

一完

在我孩子十七歲生日的那一天，我對他說我想他也許快要學會抽煙了，「你答應我，當你開始抽煙時，你得先告訴我，不要讓鄰人來通知我說是你已經在抽煙了。」

「媽媽，你對這件事可以放心，」他回答道，「我在一年前就學會抽煙了。」

太太跟先生檢查一具新買的水箱以後，太太說道：「那位售貨員說過這是最新的出品——永遠不會發生毛病——也永遠不必擔心斷電——你唯一要做的事，是每天往裡面攪一塊冰。」



多少萬年以前，當廣覆着北歐，亞洲，以及美洲的冰殼逐漸減小，然而世界上有一處卻並不跟着變化，並且一直保持着原來的面目，那就是今日的格陵蘭。

這個世界第一大島的五份之四，為冰殼所覆蓋，冰殼自邊緣徐徐——徐徐得覺察不出來——向中心高起，最高處海拔約兩英里。

這個大冰殼究竟由多少冰所結成，說來簡直不可想像——二百七十萬立方公里，或六十四萬七千八百立方英里。假使將這許多冰切成二噸重的大塊，那末全世界所有的人就得為此日夜工作不停地幹上一年。假使將這些冰均勻

格陵蘭冰殼的秘密

Paul-Emlie Victor 著
王 淦 譯

六年來的冒險，為着去認識長埋於數千呎厚的冰山下面的世界的面目。

地覆在地球上，那個個變壞的大千世界就立刻靜靜地凍結在十七呎厚的水晶殼子裡了。

冰殼影響着北大西洋的氣候

一九四七年那時候，我剛開始準備對那大冰山探險——探險至一九五三年結束，並將於一九五七年再度活動——那時對這冰山知道得太有限了，它對北半球的影響，也是茫然不知。起先德國地球物理學家愛爾佛特·惠琴南氏，曾於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間對此類問題試求解答，不幸惠琴南氏死於該地，並遺留了三位科學家在那冰殼的最高峯。

差不多有半年，他們工作於惡劣之極的環境中，生活在雪洞中，並有一人單獨工作達三月之久。不過他們觀察

格陵蘭的冰潮第一次向我們示威了，那時我們正在她斯奇灣的阿塔索特灘頭卸貨。

突然間三十呎高的巨浪旋風般地向海岸撲來。撞上了岩石，浪花四散飛濺。接着，巨浪一個又一個地繼續向我們撲來。

因為毫無準備，現在我們祇能束手挨打了，巨浪將我們的汽船拋上半天，落下的時候船就翻了身，四個人和二十匣口糧落在真正的冰水中。牽船用的兩噸半重的鐵鍊被丟上海面十五呎高，又重重地落下吞沒在海浪中。

示威的浪潮去了，被鎖牽住的船隻仍在顛動着般般的海面上顛覆不停。

三哩外的一條冰河，依奎泊·若蘭，九十秒鐘以前離岸入海了，崩落了一塊巨冰，引起了排山倒海的巨浪，猛烈地給我們一下拍擊，作為對我們光臨的首次歡迎。

「開始得不錯，」勞勃特·吉拉得，我們的運輸主任至着嘴做個鬼臉說。

現在我們的給養順利地上岸了——脫水的乾食物，測量儀器，打字機色帶，雪橇，膠水，地震儀照相機，芥菜粉，六分儀，以及幾瓶慶祝生日用的香檳酒，備用眼鏡玻璃片，以及其他許多祇要你們叫得出名堂的東西，總共九十噸。

危險的灘頭堡

貨箱皆根據各種不同性質的探險用途漆上不同的鮮明

格陵蘭冰殼的秘密

我們的探測計劃包括晶線測量探求整個冰殼的側面圖，利用人造地震儀以記錄聲音的反射情形探求冰殼下的地面情形，研究重力情形，研究地球上的潮汐情形，還有電磁情形，折光情形，以及利用機械法鑽冰孔，利用熱鑽冰孔，其餘尚有氣象學，地質學以及其他一大堆的科學問題。

完成這許多目標，我們知道要費很多年呢，我們探測的面積希望儘量廣大些，在冰殼的頂點建一科學研究站，祇要可能希望能一直控制下去。

隨帶大量探測儀器

為進行我們的探測計劃，我們携帶了大量的探測儀器

所得的寶貴資料，却讓科學界對所謂冰殼有了個清楚的認識：那是一個大自然的冷藏庫，影響着整個北大西洋；同時亦是一架碩大無朋的記錄儀，紀錄下了過去的歲月與氣候。

不過當我們法國科學集團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某日踏上了格陵蘭以後，仍面臨許多難題等待解答。

帶着我們的地震儀，我們想明瞭埋在一二哩深的冰殼下的整個地形，包括平原山川及峽谷。

我們想明瞭這座巨大的冷藏庫——六百哩寬一千六百哩長——如何影響着北大西洋，以及大西洋四周的陸地，諸如人煙稠密的歐洲，加拿大以及美國。

顏色，另外附加紅或綠或藍的條紋用以標明箱子的重要性。例如紅條代表必需品，藍條表示次必需品，綠條就代表近於奢侈品了。

我們在維多港建立探險隊第一站——隊員們愛稱它謂我們的登陸點——建立在一處平整的大石面上，高出海面大約一百四十呎，器材是用機器上拉來的。

費去我們十天，用炸藥、鑽鑿、鋤、起貨鐵杆和鐵鏈等我們築成了一條六哩長的道路，穿過崎嶇的小山，直通冰殼的邊緣。那真是一條道地的山道，有急彎，有險橋，以及一段二百呎長的斜坡，上升的角度竟達四十三度。在這條道路的終點我們建立第二站，那是位於一座六百呎高的危崖下。接著我們的「伶隼」式雪車就擔負起沉重的運輸工作，每車每次一千五百磅。

過不久氣溫升至冰點以上，汙泥也就日深一日，竟達四五呎深，「伶隼」在汙泥中跳奔，說不定小另件出了毛病，人們就得在汙泥中打滾修理，泥濘及膝，有時還要高些。

但是我愛這些「伶隼」，像愛我無憂的孩子一般。我在阿拉斯加做拯救工作的時候用過它們，那時我服務於美國空軍。戰後我在歐洲又想找尋它們，打聽了五月之久，終不見它們的蹤跡。

有一次在離巴黎四十哩的溫泉林的剩餘物資停放處，我忽然發見竟有八百輛「伶隼」停在那裡，幾乎沒有一人知道這些怪物在此停留，那時我差不多快要放棄我的探險

計劃了。

建纜車登六百呎的危岩

我們即時購進十輛（其後還要更多些），現在正在此間應用着，正如我夢想一般。它們繫上在雪地里特別顯得鮮明的朱紅色，蠕蠕地在格林蘭爬行。一個夏季換着下一個夏季，終於成百輛的「伶隼」，在這六公里的險道上穿梭運行，否則那條路是一步一坑寸步難行的。

但是我們就在這第二站碰上了最大的難題——六百呎的危岩等待我們去爬。我們本可以多築五哩道路越過這一危岩，但這樣就將用盡我們第一個夏季的剩餘日子，加在我們人力及運輸力上的負擔就太大了。代替築路我們決定建登山纜車，像供遊客乘坐，登歐洲阿爾卑斯山頂遠眺的纜車一般。

在法國的時候我們就猜到可能這裡需要纜車，我們隨帶了鋼索，但我們隊伍中沒有勝任建造纜車這種繁雜任務的專家。因此，工程進行中，我就得將所有的計算資料用無線電通知巴黎辦事處，接着巴黎辦事處的同仁就轉告給他們的朋友，那是法屬阿爾卑斯山麓的契蒙萊克斯的纜車工程師們，數小時以後解答就到達我們這裡了。

五天以後，纜車試車成功，以後就一直運用着。在這條半哩長的鋼索上，每次運一千五百磅軍器材，以後六個夏季的供應，皆由此道而上。連帶笨重而巨大的如裝有試驗室的拖車，也經此不平常的路線，拖上了高岩，上拖途

中有如頭一頭紅色的肥豬，在半空中搖擺動盪。至於「伶隼」們，亦是每年兩次——每次夏季工作的開始與終了——循此徑飛渡。

溫暖成災

這危險的背後接着一個大湖，湖內大石林立活像一張翻轉的石榴皮；湖後又是一小片雪地，再過去是大堆亂石阻住了走向冰殼的道路。這些冰河所積成的石堆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區，許多並不相連的岩石由深棕色的泥土膠着在一起，天氣轉暖的時候一般暴烈的落雪濤流，會在這種地殼下面衝出一條隧道，地面因下面急流的運動而致溫度漸升，最後地面跟着溶化而落沉，那味道真如吃爛泥漿一般。

當我們初次嘗試築出一條穿過這地區的小徑的時候，攝影師蘇米佛哭喪着脸向我走來。

「這條路絕對築不起來，」他沮喪地說。

「為什麼？」我問。

「你沒有看見？地在動呢！」

的確，地在移動呢！像已冷的火山熔岩漸漸地向前流去，那這條通道就得無盡止的修理。最後通道終於築成，跟着我們的第三站就在冰殼邊緣的冰雪中建立起來，那時海拔約二千英尺。

在登陸的四十六天以後我們才在格陵蘭獲得第一天休息。這天真值得寶貴，四十六天以來每

天連續工作十四小時以上，祇要有機會倒頭便睡，平均起來每天睡不到四小時。

今天我們休息了，有時間夢想一艘美女前來慰勞，假使真有美女光臨恐怕仍引不起我們的雅興，因為當前我們所迫切需要的祇是先睡再吃，吃了再睡。

當我們一覺醒來，不覺外面已刮起了暖風，我們知道接下來就是溶化。但是慶幸得很，我們第一年的工作已算草草完畢。



飛機在冰殼上空投給養

整整十二個月以後的同一天，我們重啓第三站的大門，不前後，暖風也及時光臨。爲應付這股暖風，我們的工作時間表就此一古腦兒被推翻。可怕的水在地下流動，地面上也無情地溶化起來。祇有幾小時的間隔，石硬，平整，耀眼的哩把寬的大路就變成顛簸，滑溜，灰色的泥塘；我們終於在上面向前推進，但是多麼辛苦！

有一基本問題影響着探險的前途：我們必需爭取時間。所有我們的給養必需運過溶化地帶，理想中的地點又是多高——大約四千五百呎北緯七十度——在那裡即使盛夏地面亦不會溶化。

但是選擇什麼帶走呢？是不是先帶要在三百哩外建立我們的中心站所需的一切呢？還是帶走科學家們所需要的一切工具呢？我們的後繼部隊可能會被困於溶化地帶動彈不得，或者被困於湖澤地區泥漿就在他們面前滾流而進退維谷，一困就是幾星期，直到六呎至十呎深的冬季積雪全部溶盡，他們才能移步向前。

我得趕快作個決定。假使我有犧牲一部份科學工作進行的企圖時，我能想像到家鄉的科學工作者會引起怎樣大的一陣騷動。怎樣能使人相信，沒有中心的建立，決不可能有半點科學成就啊！

真是難予定奪！我在帳中忐忑不安，帳外儘是惱人的滴水聲，似乎永無止境，不禁又沉沉地回憶起去年的許多險境。正在這時克斯頓·露龍，我的一位助手，伸首入我的帳口，豎起眉毛，問「怎麼樣？」

由我駕駛，整整走了六十三小時，途中沒有休息一分鐘。

不過大部份行程中，我的車子總是走在最前面，像一頭獵犬也像一頭被追跡的野兔一般；用那六呎長的鐵杆，到處試探地面的硬度，免得一不小心我們的「伶鼬」就會連車帶人被大地所吞沒。出車探測的時候，有時步行於水深及腰的雪中，不用說皮靴中滿是冰水。

「這靴子很實用」米契兒·比立說，他是主任地質師。「在鞋底鑽上一洞可以放水就更實用了。」

可貴的休息

第四站，海拔三千六百呎，攝影師馬西耳·益佳和另一位隊員已在等候我們到達。在這個銀色的世界上，飲水和食物用水都祇能自煤油爐上煮雪而得，而煮雪又是一個費手腳的事情，有了水，食物馬上可以準備好，沒有水祇能空着肚子眼睜睜地乾等。

及我們下車，益佳歡迎我道：「快來吧！熱水預備好了。」這就表示好多——熱的食物，溫暖的室溫，都準備就緒了。

我們在路上日復一日地與溶雪奮鬥，沒有得到一刻的安寧。而現在，終於可以休息一會兒了，我們想，這裡四周的雪總該像石頭般堅硬，氣候很好，沒有一些轉變的象徵。我們安心睡覺。

但是有人來叫醒我了，不知我已睡了三個鐘頭還是二十個鐘頭。

我必須給以回答。

「一切以建立中心站爲主，別的事情不談。」探險的整個前途，今後我的名譽，全部建立在這句簡短的句子上了。

次要品留後處理

「私人的次要行李以後再運，」我說。

「假使，運」的話，別人代我拖了一句。

「旅行最主要的是，重，不得，」我重覆說。

「確是如此。我將領帶留下。抱數得很，我本預備在達到冰殼的頂點的時候，盛裝，一下的，」攝影師吉·極克斯·蘭格實說。

「好，」另一個說。「我留下我內人的拖鞋好了。她叫我藏着她紀念的。」

然後我們向前推進，我又遇到一次祇在一九三六年有過的感覺：那次我和三個朋友第一次作格陵蘭的橫越，那次我們是步行的，祇帶着狗和雪橇。那時的感覺是奇異而困擾，好像此身已入另一世界，一切茫然，再無人間氣味，祇是身臨一個密靜而混沌無古今的鬼域。

現在我們的處境可說艱辛之至，與冰雪及冰河裂口作無盡的對抗，冰河裂口一下就是數里長，其地的驚險世界上沒有可與匹敵的。

每輛「伶鼬」爬行二十四小時或者還多一些，走了三十哩地到達了下一站第四站。這先頭部隊的最後一輛車子

「維克多，」他說，「出來自己看。暖風又趕上我們了。」

於是整個事情得重頭幹起，唯一的不同，是這次情形更壞些。

「伶鼬」再開始爬行，有些雪車祇得留下，待下次假使還有人來的時候再設法帶走。

於是我們建立第五站以及第六站，那時海拔已達五千二百呎，離第三站有十五哩之遙，總算已登上了冰殼，現在可說脫離了溶冰的威脅了。

自此向東，展開了整片平坦得可怕的白色原野，再沒有一些屬於人間的跡象，即使雪面上有一點最輕微的皺紋，也會一下子提醒我們此身尚在人間。大約再向前二百哩，再高上四千六百呎，那就是我們所設的中心站的地點，我們想儘可能與惠琴南探險隊曾經工作過的地點靠近，他們的三位隊員：吉翰·喬奇博士，佛立茲·陸維博士，和安士德·沙奇博士曾於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間在此間的雪洞中消磨了六個月。

爲冰湖所困

但是又一次我們得儘量爭取時間，我們知道冰殼上的所謂「夏季」八月中旬左右就將結束。離現在祇有一個半月了。

同時，我們後面的遠處，那由主任地質師率領的第二隊，正在運送我們餘下的器材，他們被一個新近形成的大

水湖所圍困，已困在裡面達一星期之久了，冰水淹沒了車身的一半，他們架起跳板來往於車與車之間，與被洪水所困的人們沒有兩樣。

他們遭遇的困難較我們為深，他們較我們晚三個星期才越過溶化地帶。但是他們最後終於展開了他們的研究工作，並且帶來了我們所遺留的雪車等等。

我們整個探險隊總共三十五人，包括八個預備留此過冬的留守隊員在內。在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二十二名先頭部隊，帶了五輛舊得可以的「哈龍」，七輛殘破而嚴重過量的鉛質雪車以及兩座裝有試驗室的拖車，離開第六站，向那不知名的冰雪深處進發。

士氣甚振，人們有說有唱地啓程。

每隔十哩我們築一個雪墩作標記。頂上插黑旗一面寫上里程，出發點是以第六站開始。每一哩我們又留下空汽油聽一隻作標記，用了這個辦法我們希望回來的時候不致迷途。

「好容易我們終於上道了！」比立說。那時我們已前進了三十哩，停車築第三個雪墩，離動身已十二小時了。車窗外是該目的銀色世界，車內又是溫暖適宜，一切如理想，前途該不會有多大的嚴重問題了。因此大家感到滿意倒反而要昏昏欲睡了。

忽然間一輛車子停住了。我也跳下車來，另幾個人又溜手停車在看，好像有什麼人被撞傷在看熱鬧一般。

我參加了進去，原來那輛車的一邊已整個陷入雪裡，

頭條標題樂煞探險者

於是我們發了一通無線電報給巴黎辦事處，請雇飛機至冰島載上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來此間空投。不過巴黎的報紙却登了頭條新聞，說我們處境危急，並且說我是負責分配救災口糧的人。這一下可把我們的家人急壞了，第二天他們向我們通無線電話問消息，說話的時候他們的鼻子似乎還酸酸地呢！

我們的無線電話真令人滿意，當他們告訴我們當日的頭條新聞講些什麼以後，他們還可以清楚地聽到我們都在捧腹大笑呢！說餓餓，那距離還得很呢，當我們聚集在拖車中的無線電試驗室中和他們通話的時候，我們一面還在向自己的肚子磨擦可口的朱古力糖，葡萄乾布丁和牛油等等呢。

我們的朋友勞吉·羅伯里那時他正在非洲，他是駕駛一架B-25轟炸機改裝過的貨機。他在巴黎加了油，又到冰島載上貨物，立刻就飛向格陵蘭來了。

七月十三日上午八點鐘，他的飛機到了我們的上空。我們的朋友前一天下午離開巴黎的時候，他還說熱得很呢。

十點三十分，空投完畢，飛機再度在東方的空中失去影踪。要打算將這種巨大的飛機在這裡不太牢固的冰面上降落是沒有意思的。

七月十四日——巴斯底獄日——我們整天忙著換上新

像屍屍般地橫在那裡動彈不得。修理總共費了十六個小時，有許多工作還必須光着手在那零度的寒風中進行，防止手指與金屬凍結在一塊，我們總將鐵件先烤熱一下。

三天大風雪

我們重行上道。接著另一輛發生故障了。跟著又是好幾輛出毛病。每輛車修理一平均要費十二至十八小時。因此修理過的車頭上我們的機械士開米·馬里南就給畫上「毛毛蟲」，每修一條，像轟炸機的鼻子上每出動一次就畫上炸彈一枚一樣。

不久我們遇上一次一連三天的大風雪。走出我們的車子或帳幕，外面就是波浪形的雪堆一排又一排皆有五六呎的高度。

車子拋錨的次數不斷地增多，皆是載重過度所致，有些已修過三次了，壓根兒該報捐了。

我們已動身了十二天了，距我們所選定的中心站的地點，假使照現在這種速度前進，還得化上十二天。這時我們實在迫切需要新輪鏈，並且我們有的是新輪鏈，不過牠們都在我們後面很遠——交給後援部隊攜帶的，因為我們先頭部隊實際上決不可能多帶東西。

幾星期之內新輪鏈是到不了這裡的。但是在水島我們存了七十噸在那裡，來格陵蘭途中我們在那裡留下的，那些東西都可以交空運直接空投給我們。假使空運的話，那些數小時內我們就可收到新輪鏈了。

輪鏈，貨物裝車，以及許多科學觀察。第二天早上三點三十分我們再度登程，從這時起，車輪真的可以算在，轉了。我們僅在每行十里停車築雪墩作路標，投擲雪球玩一下，以及寫下一些科學記錄。

每次停車我們用炸藥在冰洞內爆炸一下製造一個人造地震，記下爆炸聲音自冰面到達冰下地面來回所需的時間，用以推算出實際地的高度以及冰層的厚度。我們發覺感向內陸行去，雖然冰面的高度不斷增加，但是冰下實際地的高度卻不斷減低，那格陵蘭實際上該像一隻裝滿冰的大碗了。

途中我們也有過一次特別停車，那是地面領航寶羅·潘洛指給我看一輛「哈龍」離隊獨行，並且不知道他將開往何處，我就開車追他，趕了差不多一哩才趕上，我正奇怪那駕駛人在幹什麼。

當我超過他的時候我才知道，他是好夢正酣，他的頭顱來顧去，時左時右。我叫了他好一會才把他叫醒。最後他張開眼睛問我「究竟什麼事情？」我原原本本地告訴他以後，他火了，他一定說不是睡覺而在看書。

行行重行行，最後——七月十七日下午十一點三刻——我們到達北緯七十度五十五分，西徑四十度三十八分，拔海約一萬呎。正是我想設立中心站的地點。

探險進行

七月十八日晨，我在格陵蘭冰殼的正中央頂上的帳幕

中醒來，我的感想是：我幻想了十五年的探險，終於獲得實現，並且逐步走向成功之道。

我們開始建立中心站，那是全部建立在雪面下的，這裡的雪很好，粒細而緊實。整座裝置，包括預先製好的房子一間，設在雪面以下，這樣有許多好處，不但避風，並且亦間接禦寒。

幾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的做法是對的。即使外面有最大的暴風雪，雪下房屋中的變化祇是風力儀的指針換了讀數，以及房頂排氣管那裡加大了聲音。而外面最低的溫度曾到過華氏負八十九度。

但是儘管外面已經到達最冷的嚴寒，而我們房子外面通上雪面的走廊亦不會冷過華氏負四十度。至於房屋裡面的起居室，當然經常保持普通的室溫。

當竹桿製的標記插在這個作為中心站的雪洞的四周的時候，將留在這冰天雪地過冬的人們的心中，起了難以形容的感想，米契兒·巴哈，氣象學主任寫道：

「真像一個夢，以前常想到的奇異生活，終於展開在目前了，這裡唯一還像是人的世界的，祇有雪地上還能發見幾個大而拙劣的皮鞋印……早自我在巴黎閱讀這裡的藍圖的時候，我似乎已有過這裡的冬天的印象，但是突然間現實放在我面前，我不得不相信，情形大不相同呢！」

中心站所用的特製房屋是在巴黎預造的，並且詳加檢驗過。裡面有八個床位一個廚房，一間餐室，另有一間起居室，內置無線電，留聲機，此外另有攝影暗室及金相寶

驗室，整個面積是二十六呎乘十六呎。

牆壁用特製的保溫材料製成，大約二吋厚，不過抵得上三呎厚的磚牆，另有特製的火爐，燃料是煤油。房屋四周另有四百五十呎築在雪面下的地道，分別通往裝設驗室的拖車，儲藏室，油庫，以及發放氣球的地坑。

汽油存量漸形減少，我們再一次覺得需要一次空投。當七月廿四飛機已離巴黎向冰島進發的時候，我同時得到消息，知道強·諾維里領導的我們的第二隊已歷盡艱辛克服冰河裂口的危險，帶著所有我們留下的器材，衝出了溶化地帶，平安抵達了第六站。祇要我們能再得到一些汽油，我們的「伶鼬」車隊，可以前去接他們呢。這時——祇有這時——我想起那三星期前在無可奈何情形下所作的決定——建起中心站第一，其餘一切慢來，——畢竟還是對的。

羅伯里在十一天中出動了十二次，總共一百二十四小時飛行。每次空投給養五噸。

我計劃各種給養包括易於破碎的汽油罐在內全用降落傘投下，不過這辦法又慢又破損率高。因此空投了沒有幾次我就請駕駛員儘量低飛，試一試不用降落傘而自由落地如何。

自由落體式的空投

「好，」羅伯里回答。「我試着儘量低飛，大概三十呎或者還要低一些。」

冰殼深底的潛流

諸塞駕車前進途中，在某處看到冰面上有些微微的皺紋，這種皺紋他以前沒有見過，覺得有些特別；因此即刻回車至皺紋處作一次迴聲測驗，所得的結果是冰殼計厚二哩，而冰殼下的地面却較海面猶低九百八十呎；測量處的冰殼內深處猶藏一暗流，我相信那暗流帶着浮冰流向海岸而入洋。

我們對這些很多地面遠低於海面的報告中的第一個報告的反應可用一句話來代表——「竟會如此！」

夏季將近結束，探險隊的大部份工作人員即將歸去，八位冬季留守隊的隊員將單獨留此。八月底大部份人都走了，他們八位將孤獨地淹沒於冰雪之中。氣候不久就轉變，而北極夜——那可怕的北極夜——終於降臨，數月之久他們是這裡僅有的幽靈。

別離

「他們走了！」巴哈的記事冊上寫着，「那是八月二十四日。就這樣默默地分手了，事前我也多次想到過。氣候並沒有轉好，大片大片的雪花拂過我們的雙頰。送別途中幾個人幾個人集成小組，略為講了幾句話無非是天氣什麼等等，拉拉手，車子就開走了，消失在皚皚的白雪之中。我們八個人茫然地站了一會，互相望了一望眼，滿眼空虛漸漸帶來了倦意。祝福回去的人們一路平安。現在：「工作開始！」

第一箱東西落地了，箱邊着地，一些沒有損壞。我即刻命令除精密儀器外其餘各物一律自由空投。

連氫氣瓶，那是灌氣象氣球用的，普通總認為高度的爆炸危險物品。並不例外也是自由空投，幸運得很一個也沒有出毛病。

隨著空投經驗的增加，空投技術大有改進，這種自由空投總由我在地面用無線電直接指揮，自由空投的時候飛機離地面不到二十呎，因此空投破損減低至不到百分之二。

羅伯里空投任務完畢，他掉轉機身向法國飛去。我們就收集空投物品搬回存放，當檢起最後一箱物品時，那上面寫着：Pard，那是一句法國土語中的一字，代表紅色的酒。原來那是南極探險隊同仁贈我們的禮物，那探險隊是由我在格陵蘭用無線電指揮而組織成的，由安德里·沃蘭克·立奧塔任隊長。

各種輔助工作次第完成，我們的主要工作即刻在中心站展開。雪面下的起居室，實驗室，床位以及鑿道亦漸次完成，探險隊的科學研究程序亦不斷向前推進。原先未及攜帶的給養由三輛「伶鼬」運到，大半後繼部隊的人員亦抵達此間加入工作。

七月底我們首次收到冰殼下的地面寬較海面為低的報告。這個驚人的消息是由測量隊長愛倫·諾塞自工作地拍無線電報向中心站報告的。

一月又一月的過去，每天的工作都是刻板而重複，巴哈在冰洞內記下：

「勁風吹過我們雪洞的氣孔，呻吟不絕。洞外的夜間該是可怕的……看那風力儀，每小時六十哩……O.K.穿好衣服，提起那盞燈，重重地推開那門，門縫仍舊立刻為冰封起，我走入隧道。方向：南出口。北出口早被放棄了，因為幾次打通了還是封住了。」

「我帶了里恩·卡西所備妥的今天的溫度紀錄。深夜，勁風，狂雪……自記溫度計有變化了，我就歸去。沿着牽繩的路線回頭走……那風推着我走，那飛雪刺痛了我，那手提燈的微光，照不到兩步以外。」

「我到達那通我們中心站的地洞口，背靠着冰階就滑了進去……在這寒冷中沒有時間拾級而下，這樣節省了十秒鐘。這些冰階現在變得平滑了，上爬的時候會多費上幾分鐘。但是下降的時候，我們總是儘速下滑。我喘着氣衝進隧道，伸開臂彎胸摸地這的兩壁，這裡用不着燈光了。」

有一次通風口被雪塊所堵塞，指示室內一氧化碳濃度太高的警報器，忽而大鳴。馬西耳·卡而斯，我們的隊醫，用一種化學試紙檢驗室內的空氣，那試紙四分鐘內即變黑了。他們再查閱那試紙的說明書，上面說：試紙在十五分鐘或十五分鐘以內變為黑色，即表示室內空氣中一氧化碳的濃度，已高達足致死亡的危險。通風口的堵塞則刻加以滑掃淨盡，沒有人受到傷害。到最後，長達一月的北極

話沒有講。他投入我的懷抱，熱烈地像兄弟般地親我。

漫漫嚴冬後的團聚

其他的留守隊員也跟著向我們奔來，喘着氣，舉起了手向我們高聲叫喊。嚴寒將他們都磨折瘦了。我們的突然出現使他們大感驚奇，同時現實也使他們相信，他們的磨練已告結束。他們與他們遙遠的家庭之間的萬種掛念立刻化為烏有——沒有人肯放棄即使是些微的家庭溫暖。

「我們的中心站，」巴哈後來寫道，「看上去真像蟻巢，來的去的，氣象探測隊，重力探測隊，地震探測隊，在東面工作的，西面，以及南面……這座大窩永遠醒着從不睡眠。房間總是滿的，可憐的房間——喧囂的夜晚，時間拖得長長的進餐，儲食的一掃而光，湯是愈弄愈稀，火爐上化雪的唧唧聲永不會停止，因為這裡永遠不會有充足的熱水……現在我們好似夢中醒來，面對以前熟悉的舊環境反而感到陌生了……」

二哩高冰層頂上的工作站

七月十二，探險隊全體人員再度於中心站會齊。總共四十七名。格陵蘭冰殼的中心頂點，幾百萬年來，從來就沒有如此衆多生物集中過。

更值得一提的是，許多預定的科學研究方案，皆已次第完成。

測量隊已測出格陵蘭各處的高度，重力和地震探測隊

夜終於結束。

船隻螺旋槳的失落

一九五〇年四月，我再度率領夏季探險隊及另一批冬季留守隊離法向格陵蘭進發，希望早日到達以接替去年起一直被困在冰雪中的夥伴們。不幸得很我們那條船在海面的浮冰上忽然撞落了螺旋槳，因此較我們預定的日期晚了數星期，才能抵達第一站。

由於去年所得的教訓，我決定儘速通過冰殼外緣的溶化地帶，而讓其他的隊員擔任卸貨的任務。今年的政策，若與去年相比，主要不同在：一切以先送科學工作人員到達冰殼為主，別的慢來。

內陸行途中，我們仍舊每隔十哩停車作一次觀察，空中給養到達的時候我們也停車取食，今年空投任務由冰島航空公司空中霸王擔任。新鮮蔬菜及水果亦由空投送到我們手中。有一次我們收到新鮮蕃茄，不過空運途中已凍得堅實，落地的震動，又跌成紅色的粉末，那時已引不起我們的胃口了。

中心站的留守人員，為我們的抵達日期而打賭。六月三十日下午十一點鐘我們抵達中心站的時候，站上沒有人影，顯得非常荒涼。我嗚嗚地鳴了幾下喇叭就走了下台階。起先一些沒有動靜。按着雪面上露出了一個頭來。我們站着不動。那頭又不見了。按着一個人鑽出雪洞，顛頭地向我們奔來。他是露笙·伯倫，無線電收發報員。他一句

已每隔十哩完成了各點的重力值和該處冰殼的厚度，所以現在我們知道，這中心站正建築在差不多一萬零四百呎厚的冰雪的頂端。

冰河探測隊觀察了冰河的路線，並在某幾處停下詳細研究。熱力鑽孔——通電加熱於用電纜通結的錐形的鑽頭——人員，所鑽的孔有兩處深達一百六十四呎，另一處深達一百四十八呎。機械鑽孔隊最後鑽出了四百九十六呎的深坑。（以前最深孔的記錄是五十二呎，一九三一年惠琴南隊鑽出。）這就使我們可以降溫度計至冰層深處測定溫度。

百呎冰坑之底

自格陵蘭海濱我們帶來此間一具一噸重的奇怪機器，用它可在堅冰上鑽出直徑三呎深及百呎的深坑。人進入深坑就可研究坑內的一切了。

我們幾人輪流出入這深坑觀察。我的印象怎樣呢？這坑既深又小！像進入煙囪般。好像那坑壁會倒下將我埋在中間似的，有幾個淘氣朋友還在上面投下一些小冰塊小雪塊故意嚇我。

在我那電筒的照明之下，層層堅冰似鑽石般地閃着光。又和樹樺的年輪代表樹的歷史一般，冰雪的迴紋亦示出冰殼的過去。展開在我眼前的那冰層，正代表百多年前的故事。

其他的許多觀察——空中電的情形，量測的情形，地磁



圖二：雪 鑽

手留守隊隊員八名，包括隊長保羅·伏加德在內，亦已到達；去歲的冬季留守隊人員八名，則將隨同我們撤回法國。

我們東行的隊伍用六輛「伶馳」裝載，東岸的最後目的地是西雪拉·諾那坦克；再向東行就是在我們地圖上尚未提名的冰川入海口了。

銀色世界中的盲目旅行

這裡不想詳述那銀色世界中日復一日的單調駕駛生活——唯一的現象是：海洋上是水通天，這裡是

情形，北極光等等——亦已次第完畢。而現在不過七月十二，那我們的探險計劃還可以增加呢。

今年入夏以來，我一直和我的老友，拉祈·郭處博士保持無線電的連絡，他是丹麥籍探險家，正工作於格陵蘭東的歐拉島。他和我們商妥，假使我決定全部利用機械工具首次作七百哩的橫跨格陵蘭，那他就派船至格陵蘭東岸的某一條冰川的入海口等候我們；自此間中心站到東岸，大約有四百哩之遙。我決定利用機械交通工具，試一次橫跨格陵蘭。

我們離開中心站的時候，那裡還很熱鬧呢，今年的冬

冰雪「通天」，看不到地平線，分不清天地。仍舊每隔十哩停車作地震測量及重力試驗畫下方向線，我們盲目駕駛了二百零五哩。然後我們發現實際路線與理想方向有了差不多五哩的偏差。

東岸溶化地帶的詳情以及拉祈·郭處給我們溫暖的優待以後再述，不過隨伶馳車回中心站再自西岸離去的人們才是這個緯度上穿梭旅行的第一批人物。

下一個夏季——一九五一——探險隊由克斯多·羅龍率領了回到冰殼上，主要的任務是結束中心站的工作，因為作為這方面活動的基金戶漸次用盡，附帶的工作是再作

被吞的「伶馳」

一些測量。使我們已有的記錄更形詳盡，而能畫出一張冰殼下的地層側面圖。

這次是我們在冰殼上偉大活動的最後一個夏季。在一九五二及一九五三年，另有五小隊前往溶冰地帶再做了一些探險工作，那時我和其他許多隊員，與華盛頓D.C.的喬治城大學以及加利福尼亞的斯丹福研究院合作，前往蘇魯及冰殼最北端的許多地方，為美國陸軍運輸隊和其他的科學問題，做探險工作。

驚險事件

時間已到一九五一年的夏末，我對於過去四年來的探險工作，感到非常滿意。法國北極探險隊有過四次聲勢浩大的夏季工作隊和二次冬季留守隊派至格陵蘭。同時我們三次（後來四次）派夏季工作隊至南極探險，並連續二次（其後三次）在那裡過多，這南北兩地大規模探險工作同時進行，真是天保佑，沒有一次意外事件發生。

有一次我真是覺得幸運星照命，那年夏季我正在冰島安排空運給養，那時有人對我說，一輛伶馳內乘兩人，行駛於冰殼的東岸，忽然跌落於一百五十呎深的冰河裂口內。

幾小時以後我已乘美國空軍的C-47救護機前往救援了。我們投下繩子，木材等工具，使地面上的四人可以設法進入冰河裂口進行救援。就在那對空連絡的無線電中，我聽到了他們悲慘的故事。

愛命·諸塞的地震探險隊，駕了三輛「伶馳」，已探測了一千哩長度，每件事都進行得非常順利。諸塞和我們的朋友群斯·J·茹爾共乘一車，行在其餘兩車的前面。茹爾是丹麥政府派在探險隊中的代表。突然間他們看到冰面上似乎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停車察看後懷疑碰上了鋪滿了雪的冰河裂口，因此他們決定迂迴而過。

那第一輛「伶馳」即刻轉身回駛，走了還不及三十呎——就在先前駛過的路徑上——就自那冰河裂口上面無從知道的雪橋上墮車下去。「伶馳」在冰面下七十五呎處找到了，翻了個身；至於車內的二人，在再下去七十五呎深處找到了，死了。

大約三個月以後，探險隊在巴黎集合——兩個坐位是空着的——那時大家祇有一個感想：我們兩位朋友的死亡不是沒有意義，我們該繼續工作，用這個辦法或者另一個方法，不久或者以後，定要找出格陵蘭冰殼的真實面目。我們先後在那裡工作了六個季節，地理上的一般情形，也稍稍知道了六萬多哩。同時做過六百次以上的地震試驗，利用這些資料，一張包括大部冰殼下面地面情形的地圖，可以繪出了。

報紙上報導說我們發現格陵蘭並非單獨一島，至少由三個島組成，甚至可能由羣島組成；關於這種說法，我們

難以證實。

根據我們的測量，我們祇知道中部的冰殼下層，有冰川向地斯可灣內排出冰塊，這冰川的河床向東伸出，遠比南部或北部冰川的河床伸得遠，有些冰川在久沖而成的壑道中狂奔，調達二三十哩，並且低於海面三百至一千二百呎。

我第一次正確的測出，這裡積冰總共二百七十萬立方公里，與我以前的估計相同。假使這些冰全體化水流失去，那世界上各大洋的水位將增加二十四呎。這時，格陵蘭本來浸在水內的邊緣反會伸出海面（因為再沒有冰殼巨大的重量壓它了）這樣的話，整個水位的升起還不至此數呢！

無宿寒而冰不存

我們另一點重要發現是：我們或會這樣想，假使氣候逐漸較暖，冰殼豈不會化為烏有，至少也得去掉大半。事實並不如此。理由是冰殼內積有千萬年的積聚，像大冰箱的藏冷一樣，今日冰殼的存在，就靠那過去的積聚。

另外重要的一點發現是：過去氣溫的變化，全在層層的堅冰上銘刻下了，愈往下愈代表久遠，自中心站往下鑽，鑽至四百五十呎深處，鑽頭上帶出來的雪花，即是美國立國或比這個更早一些時候所降落的雪花。

在氣象學上我們又有一發現，在冰殼頂層所謂反旋風，或者高壓地區存在，不過這個區域自頂至底並不厚，最多幾百呎而已。這種現象就是所謂「格陵蘭冰殼頂的薄層」。

反旋風。」

我們同時發現冰殼表面溫度與空中溫度的關係，冰殼上方三十呎高處的溫度要比冰殼表面暖上十度。

對於北緯七十四度至七十七度間，我們仍留下了大片的空白，很希望以後能設法補滿。一個由我們組織的國際探險隊，現在正由世界冰雪協會一九五七至五九年工作計劃隊計劃中，將擔任世界地理年溫及全球的科學活動之一部份工作。

譯自地理雜誌一九五六年一月號

一件著名的案子在冰島開庭。那裡靠近北極，是一個以半年白晝半年黑夜出名的地方。檢察官用手指著被告的臉，大聲雷聲地詢問道：「先生，我再詢問你一次：從十一月八日到三月十六日那一夜裡你究竟在幹什麼？」

小傢伙在家庭裡是無法無天的小霸王，於是媽媽便建議給他買一輛腳踏車。爸爸問道：「你以為這樣可以改好他的壞脾氣嗎？」

「不，」媽媽說：「我不過是想把他的壞脾氣散播得遠一點，沖淡一下吧。」

肚子絕不可以高出胸部。假使身體形態像了梭形，則趕快少吃點甜食吧。

胖人在減瘦之前，先得查檢一下究竟是否算胖，假使真是胖子，那末先要知道胖到什麼程度。不幸得很，這件事並不太簡單。過去我們只知依賴一張體重表，但現在已發覺該表並不正確，除非再要參證其他幾種試驗，否則甚至會犯錯誤。下文將介紹的體重表是最新更正的，比較過去的幾種固然要合理得多，但也並非完全可靠。

要知道自己的胖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顯鏡自憐」一番，看看胖在什麼地方，胖得是否對勁。女人們，通常脂肪最易分佈在臀部，腿股，和下半三處。維納斯·第·密

陸（Venus de Milo）和魯本斯（Rubens）的畫像，對這幾點已解釋得够明白了。男人在體重增加後，最惹眼的是所有脂肪首先集中在肚皮上，造成了「麵包盤」式的大腹贅。

男人的腰圍應該永遠小於胸圍（在乳部的高度）。如果我們躺平在地面或桌上，將一切肌肉鬆弛，我們的



天岳節譯

但是，要減瘦之前必先請教醫生，這是最聰明的辦法。

過剩的脂肪在我們身體上，並非完全無用。有些脂肪組織儲積着很有用處，唯一我們要減去的是那些冗贅多餘的。而且這是應該鄭重認明的，體重並不一定是肥胖。那些運動員，足球健將，體重往往逾常，但是他們身上沒有一絲冗贅的肥肉。他們的

體重是因為骨骼寬大，肌肉堅實故。另外有些人是因為身體內積有太多的脂肪和水分因而增加體重，像患有心臟病或腎臟病之流。懷孕的人體重永遠是增加的。身體內部生了癌症或毒瘤，而且漸漸地在蔓延滋長時，病者體重也自然增加。男人的腰圍比胸圍大乃是肥胖的一種現象，但有時不盡然。腹部的肌肉有時因為某種理由而變得柔弱無力，失去了它原有的狀態時，也會凸出漲大像肥胖一般。所以要想決定是否真的肥胖抑或是一種病態，那末最好請高明的醫師檢查一下。

因此，我們可以瞭解為什麼今日的醫學界人士，願意花費功夫在研究新的可靠的方法來探測人體的肥胖程度了。從磅秤上我們祇知道這位先生體重過份了（根據體重表），但是它沒有告訴我們這位先生胖了多少。因此另有一套技巧要用來幫助回答這個問題，但是這類技巧都有同一缺點，答案愈是精確，手續愈是繁複。舉

女性一廿五歲以上

4	11	104—111	110—118	117—127
5	0	105—113	112—120	119—129
5	1	107—115	114—122	121—131
5	2	110—118	117—125	124—135
5	3	113—121	120—128	127—138
5	4	116—125	124—132	131—142
5	5	119—128	127—135	133—145
5	6	123—132	130—140	138—150
5	7	126—136	134—141	142—154
5	8	126—139	137—147	145—158
5	9	133—143	141—151	149—162
5	10	136—147	145—155	152—166
5	11	139—150	148—158	155—169

你應用得宜，還是可以作爲一點參考的。這新表是根據極悠久的統計，採用的體重都來自長壽之人，所以它的重量代表理想和希望的體重。該表以廿五歲爲基。一個人活到五十歲時，則將增加他廿五歲時體重的十分之一，這點在目前的智識，認爲大可不必的。中年發胖的原因是因爲缺乏活動，所以最簡單的防止辦法是同時減少食量。根據國家研究院食品營養會所公佈的表上規定，年齡每增加廿年，每日要減少二百到三百個卡路里熱量的食品。

(見附表三)

成人所需熱量(卡路里)表

	體重 磅	身高 吋	卡路里
男性			
廿五歲	143	67	3200
四十五	143	67	2900
六十五	143	67	2600
女性			
廿五歲	121	62	2300
四十五	121	62	2100
六十五	121	62	1800
孕婦			
(最後三月)			增加 400
哺乳母性			增加 1000

一個例，是「用水稀釋總量」法。(Total Water Dilution Method)。它需要注射藥物，分析血液，及數學上的計算，另一種方法要用到X光線。這可以幫助區別脂肪和其他組織的密度，由於脂肪組織分佈於全身各處並不均勻，而X光線則不能每天運用到人體，也不見得太可靠，所以不切實際。

另一個相當準確但亦頗費手脚的方法是所謂浮水法。那是需要受檢者先秤一下後，再在水中秤一下。原理是根據阿幾米德氏(Archimedes)的物體浮在水面的重量等於物體上空氣中的重量減去其所排去之水的重量。由於脂肪組織的密度小於水(0.92)，而骨骼及肌肉的密度大於水(1.1)，因此在幾次試驗之下，脂肪的比例就很容易算得出來。用這種人體密度方法，明尼蘇他州立大學的凱司博士找到了幾個答案，平均青年成人男性，其脂肪百分率爲十四，年齡高一一點的男性，其百分率爲廿五。女性則較高。

凱司博士另一個最簡單的測驗方法是所謂指捏法。這是基於事實上，一大半的脂肪藏在我們的皮膚之下。所以用大姆指和食指捏起一塊肉來，這厚厚的皮肉都是皮下脂肪。換句話說，愈肥的人這塊肉愈厚。這一塊厚肉，用特殊精密的二腳量矩可以量得其厚度。人體上最合適於度量之處是臂背和肩肘之間。另一個比較神祕之處，是在脅下約一掌之距，在胸脯的旁邊。這裡的標準厚度是一吋半厚。

現在我們來介紹一張新的體重與長度的比例表。雖然它並不完全可靠，但假使

理想的體重

男性廿五歲以上

身 高 (穿鞋) 呎 吋	體 重 (包括室內衣著)		
	小 型	中 型	大 型
5 2	116—125	124—133	131—142
5 3	119—128	127—136	133—144
5 4	122—132	130—140	137—149
5 5	126—136	134—144	141—153
5 6	129—139	137—147	145—157
5 7	133—143	141—151	149—162
5 8	136—147	145—156	153—166
5 9	140—151	149—160	157—170
5 10	144—155	153—164	161—175
5 11	148—159	157—168	165—180
6 0	152—161	161—173	169—185
6 1	157—169	166—178	174—190
6 2	163—175	171—184	179—196
6 3	168—180	176—189	184—202

克虜伯世家 (續)

細 雨 譯

△收回出售克虜伯工廠的成命

盟國赦免阿爾弗里德·克虜伯是有附帶條件的。他既不許踏進他自己的總公司，也不許過問克虜伯企業的行政領導權。他的律師則與波昂美國高級專員公署的經濟顧問專家們交涉一切善後的問題。經過二年長時間的研討，訂定了一項「關於克虜伯公司財產解體，分散以及分配的計劃」。這個計劃，由「盟國鋼鐵管理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日公佈實施。這是針對着克虜伯的許多複雜問題而訂定的一個解決辦法，但其中尚未包括應該支付二萬三千名職工的保險金的問題（這是一些月金自八十至一百二十馬克的傷殘職工保險金及退休養老金）。在這裡，更規定了阿爾弗里德所可能動用的款項，以便支付給他的兄弟姊妹們：

一、他的妹妹依爾瑪·格德 (Irma) 可以從設在哈根城 (Hamm) 的 Capito and Klein 與 Westfälische Drahtindustrie 二公司中，得到八百萬馬克的股票。這二個公司當時仍屬於克虜伯。

二、他的侄子阿諾德 (這是克虜伯的弟弟 Claus 的兒子，Claus 在戰時因飛機失事而致死)，從同樣的這二個姊妹公司中，得到同樣的八百萬馬克的股票。



圖一：克虜伯在巴黎所舉行的宴會

Today's
Health

新表上，將體格分為大中小三種，這是基於其骨骼之大小而分，所以在運用該表時先要估量你自己是屬於那一類的，要注意肥胖的人，不一定是大型，瘦小的人也不一定是小型，關於這點可以請醫生決定，大多數人都是屬於中型的，表上的重量包括一個人在室內所穿的正常的衣着重量，所以如果你的體重是淨重，那末男性要另加七磅，女性要另加三磅。體重重，早上較輕，睡前最重，相差將有半磅到二磅之多，這是因為進食的緣故。一頓豐滿的晚餐足可暫時增加體重三磅之多呢，這點波動不足為慮的。

女性的體重跟月經有關，許多女性在經前經後的體重有相當顯著的波動，她們在經前一週逐漸加重，而在月經十天之後，其最重與最輕之間可以相差到六磅之多。

在今日，因胖而生的危險，或是因胖而生的各種不利，已經毋用討論了。然而，在沒有檢查之先，沒有弄清楚他究竟應該減去多少脂肪時，不應該冒失地減瘦。假使單純地為了儀態漂亮而要減瘦，實在是大可不必。

以化學觀點分析女人

化學分子式：
AWO

公認原子量：
120

所在地：
存在於任何有男人的地方。

物理性質：
冷熱無常，處理得宜即融化如無物。若不能善為運用則呈辛酸苦澀味。

化學性質：
對金、銀、白金以及貴重之寶石等具有極大之親和力，倘遭擱置，反應極為劇烈。能吸收大量之詭媚及奉承。若被置於外貌較佳之同類樣品之側則立呈綠色。極合裝飾之用，可作與高彩烈及意氣銷沉時之觸媒劑，又可作為財富之發散劑。可能為目前最有效之薪給減薄劑。

注意事項：
在缺乏經驗者之手中極易招致爆炸。

他的其他三個弟弟 Berthold Harald 以及另外一個妹妹 Waldrand 也必須由阿爾弗里德·克虜伯負責，每人給予現款一千一百萬馬克，分期支付，至一九六三年全部付清。換言之，每人每年可得十萬馬克。

這個計劃的主要部份，是着重於賣出阿爾弗里德·克虜伯，命其永遠將所有的煤礦與萊因霍森鋼廠分開。祇有那些老式的原料加工工廠，特別是在愛森市的加工工廠，才准許屬於他自己，並可有支配的權力（參看插圖「被分割的克虜伯王國」）。其他一切，都必須出售。如今，克虜伯公司，正從事於對抗這一項出售的命令。一個由「萊因——魯爾銀行」指揮的銀行團，接受了委託，向那些對於被計劃出售的煤礦和鋼廠有興趣的人，介紹和推薦。直到現在，祇有「Emscher Lippe」這一個礦場出售成交，至於其他的幾個礦場，由於售價高至幾億馬克，故尚無人問津，這是克虜伯所私心竊喜的。

關於克虜伯的那個「康司坦丁」礦場 (Krupp-Zeche Constantia)，一度盛傳由意大利國有鐵路局承購，已近成交階段，可是最後終於因財政問題而擱淺，但真正的敲結，還是由於克虜伯公司對於買主的消極態度。結果，事實上上的趨勢造成了延宕和等待，雖然阿爾弗里德·克虜伯本人在公開場合中從未發表過任何對於盟國的出售命令有所抱怨的話。

然而這裡另外有一個先生却不甘沉默：他是克虜伯公司的總代理人，四十二歲的白多德·貝茲 (Berthold Bei-

tz)。他加重語氣地解釋着說：「如果阿爾弗里德·克虜伯不開口，是因為他簽過了字，那末，我却要憑良心說話了：這一項出售的命令實在要不得，因為克虜伯整個的企業，好像一個大農莊，其中有好幾地，也有壞幾地，無法另星出售的」。

貝茲生長在波麥省 (Pommern)，所以他的解釋辭句中，總是喜歡揀進一些有關他那務農的祖先們的農莊上的智識。在愛森市的克虜伯總公司裡，這位小心地保持他那優美身材的克虜伯總代理人，到職還不過二年。他那無可比擬的辦交涉的手腕，與那天生保守性的阿爾弗里德·克虜伯相比，剛好是一個強烈的對照。

貝茲讀完了銀行學的課程後，自一九三八年起，即造成了一大段飛黃騰達的履歷：最初在漢堡殼牌汽油公司裡任職。二十七歲那年，他是波蘭 Boyslaw 地方油田中的高級主管人員之一。戰後，他是一家私人保險公司分區督察處的主任，不久，他又成為「衣登那——日耳曼人壽保險公司」(Iduna-Germania Lebens Versicherung A.G.) 的總經理。

克虜伯與貝茲的相識是經過愛森市雕刻家斯普靈格 (Jean Sprenger) 的介紹。斯氏受貝茲的委託，替漢堡「衣登那」總公司大廈，雕刻一座銅像。同時，斯氏也時常受到「藝術家之友」克虜伯家族的照顧與支持。阿爾弗里德·克虜伯與貝茲二人，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互相認識了。

阿爾弗里德一見之下，立刻就知這位年輕小伙子是一個人才。他派遣了他的弟弟 Berthold 到漢堡去暗中打聽有關貝茲為人的的一切情報，貝茲的父親，曾任國家銀行的出納主任，現在退休，領取榮譽的養老金。

關於貝茲的一切情報，大致無取可以指摘，因為過了不久，那位再度結婚的阿爾弗里德·克虜伯，立刻就邀了貝茲一同到聖摩列支 (St. Moritz) 去滑雪。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晚間，他們二人，同坐在漢堡「四季春」(Vier Jahreszeit) 旅館的酒吧間裡。快到午夜，阿爾弗里德·克虜伯吸溜一下喉嚨，正式詢問貝茲，是否有興小作散步。在旅館的迴旋式大門之外，克虜伯家族的主人，立刻開門見山地向這位受寵若驚的貝茲，提出一項共同合作，力謀恢復克虜伯公司的邀請。幾分鐘之後，當他們二人穿過迴旋式大門，回到旅館的時候，酒吧間的樂隊，奏起一曲短短的樂章，原來那天正是貝茲二十九歲的生日。

這樣一個年輕小伙子，再加以對於鋼鐵和煤礦業來沒有深刻的淵源，自然引起了魯爾區域 (Ruhrgebiet) 人士的驚奇。就是在克虜伯公司的高級主管同事之間，對於這位掛着「全權代理人」(General Vollmacht) 輝煌頭銜的新進人員，起初也不免覺得有些不對勁。

但是阿爾弗里德·克虜伯，却仍堅持着他自己的主張。他使這樣一個人坐在他自己的旁邊：這人與「大炮傳統」既無淵源，與過去魯爾區的經濟，也沒有發生過關係。他又不辭勞苦地三度上「漢堡」去，為着要使那位人壽保

險公司的總經理得以順利脫其職務。但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不久以前，貝茲剛剛把「衣登那」和「聯合人壽保險公司」二處合併改組完成，那位六十七歲的「聯合人壽保險公司」的總經理「蘇司賓」(Guss Bauer) 正在私自欣幸，從此可以達到退休的素願。

貝茲到了克虜伯公司，發現該公司已較西德其他重工業公司的發展情況落後二年。以前在經濟上原本是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克虜伯公司，現在已因盟國的出售命令而分割成二大部份，每一部份的從業員工計有四萬人。同樣困難地擺在克虜伯公司的高級領導人員的前面的，是一個雙重的難題：一方面是要盡力維持那幾個留給克虜伯公司的工廠，使它們能自給自足，一方面又要使那些受到出售命令威脅的工廠，仍舊儘可能地在克虜伯控制之下，一直到二大部份能够再度合併為止。在愛森市舊村街克虜伯總公司大廈內的一切秘密願望，計劃，和投資，都是以此目標為前提。

用以控制那些受到出售威脅各工廠的長長的疆繩，是握在貝茲手中。由於受到傳統意識的薰染，克虜伯公司屬下的員工，經過了整個戰爭階段，都有一種同生共死，共患難的團結精神。

以往，所謂「克虜伯人員」(Kruppianer) 的生活，從搖籃一直到墳墓，都跳不出克虜伯公司的影響範圍。出生以後，先在克虜伯捐造的教堂裡受洗，再在克虜伯所辦的學校內學習 ABC，然後，他的整個生活必需品全部

取給於克虜伯所辦的消費合作社。晚間，工作之餘，經常消磨於克虜伯所辦的歌詠隊及進修補習班。戰後這種情形，大有改變。被分割後的各機關，由於生產情形的不同，各自發展成一種特有的形態。「萊因霍森鋼鐵冶煉所」和「愛森機車製造工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愛森市的機車頭製造工廠，每年要虧蝕二百萬至三百萬馬克，如果依照「全權代理人」貝茲的想法，這些虧本機關早就應該關門了。可是阿爾弗里德·克虜伯却仍舊嘗試着要將機車工廠的製造計劃，轉移到紡織機械和其他機械方面去。阿爾弗里德說：「我們祖先一貫的傳統，是儘可能使我們的員工繼續有工資和麵包，由於我是這一條傳統長鍊中的一環，所以我也必須盡力依照着這一傳統去做。」

萊因霍森廠的經濟情況，似乎要好得多了。這個工廠，目前正處於鋼鐵市場需要旺盛的時候，所以比起那僅僅一牆之隔的鄰廠——就是允許留給阿爾弗里德·克虜伯的那個鋼材機器製造工廠——可以有能力支付較高的工資。萊因霍森廠化了五百萬馬克，興建一座新穎而富麗堂皇的辦公大廈，返觀在愛森市的克虜伯總管理處大廈，仍舊顯着轟炸時牆壁墮落的痕跡。此外，萊因霍森廠的員工，可於聖誕節時得到年俸百分之五的年終獎金，而克虜伯其他各廠，却僅能支付百分之三的獎金。

萊因霍森廠的其他盈餘項下的款額，均被課以重稅，

解繳國庫，而不能再像以往一樣，可以用來彌補克虜伯機車工廠的虧蝕。

嚴格的個別談話

在盟國管理之下，整個克虜伯企業，好像是一艘正在往下沉的船隻。該企業的那些分支機構的主管人員，爲了要自救，紛紛棄船逃命，而出生波瀾省的貝茲，則正是一個適當的救生人員，用銳利的鐵鉤，把這些人再度救到船上來。在個別談話中，他以嚴正的態度，向這些主管先生們，提出一項問題：如果阿爾弗里德·克虜伯，真的將這些分支機構出售，他們將何以自處？

在這次個別談話中，貝茲以生動的辭句，告訴他們可能發生的情形，並徵求他們有何意見，如果有一天，一位口嚼橡皮糖的美國人出現在他們的經理辦公室裡，向他們發問：「台端就是這裡的業務經理嗎？」如果他們答應是的，那他就會轉向他所帶來的隨員中之一位說：「O.K. 吉米，你就坐下來。從現在起，這就是你的辦公桌。我已經買下了這裡的產業！」貝茲又明白地告訴他們，祇有那些在分割時期能毫無摩擦地合作的經理先生們，才有希望能在克虜伯公司再度恢復統一時，得到優越的條件和地位。

那些憑藉盟國管制之風，進克虜伯公司，而高聲要津的「非克虜伯人員」，於貝茲的這種警告，也能深深體會



圖二：克虜伯的大砲製造廠

到其中的意義。至於克虜伯舊日的老員工，則甚願早日離開克虜伯世家的懷抱，那些規定着要出售的分支機構如舉行重要大會時，阿爾弗里德·克虜伯是沒有發言權和表決權的。這表決權僅握在託管人的手中。可是不久之後，貝茲就參加這些大會，並坐在主席台邊，他所根據的理由，是要代表阿爾弗里德·克虜伯的產業權。

克虜伯公司有理由向盟國提出請求，收回分割及出售的命令，因爲其他礦業公司如 Klockner Heesch 以及 Mannesmann 的分割措施，早已由盟國收回了成命。這些分割措施，將以前合理存在的經濟性的聯繫，摧毀無餘，從而增高了德國工業的生產成本，其他各公司，爲了要減低成本，早將煤礦及煉鋼工業，與金屬加工工業聯合合作（請參閱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Der Spiegel——原註）。

在愛森市的另一個部門，直到現在，還是替克虜伯公司賺進大部份金錢的，就是「克虜伯工程技術部」Krupp Techno. 這個部份，經常替世界各國，負責設計及供給大量的鼓風爐，煉鋼及軋鋼的設備。由於盟國的禁令，這些「原料技術人員」(Rohstoff-Techniker) 以及礦業工程師 (Bergbau-Ingenieure)，不准再在煤礦和煉鋼工業中作積極的活動，事實上等於失去了工作，所以他們從需要中想出了這個好辦法。他們專替世界各國從事於一種「顧問工程業務」。

克虜伯派遣到世界各國的工程隊，包括地質師，礦業工程師，以及鑽探人員。他們受了私人財團或是各國政府

的委託，預測各種金屬及煤礦的儲藏供應量，同時也替別人設計及建造整個鋼鐵廠。他們利用吉普，阿爾卑斯山登山設備以及偵察飛機，從事探勘。

他們工作後所得的結果，經過詳細的專家意見的審查而記錄下來。他們從克虜伯那裡，獲得了業已探測過的金屬礦區和煤礦區的資料作為參考，諸如：地圖，空中攝影，估計儲藏量以及分析數字等甚至連建造一座礦場所需要的種種成本計算，也包括在內。這些工程隊在替別人設計及建築新的工廠礦場時，不用說一定會推薦克虜伯的機器。但除去這一項利益不計，單就「工程及技術服務」這一項而論，每次最多時可達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馬克的數目。

雖然克虜伯有這項新穎的賺錢機構，再加上如下幾個收入良好的部門，諸如：克虜伯機動車輛製造廠，不來門市的 West 造船廠，萊因霍森的機器製造廠以及商業貿易部份等。但正如貝茲所說的一樣，這個沒有煤礦和煉鋼部份的割裂後的克虜伯公司，僅僅是一位「半截美人」(eine Dame Ohne Unterleib) 而已。自從德國拆遷機器停工以來，在愛森市的克虜伯巨大廠址。單就地稅，廠房維持費以及園牆費三項而論，每年就需數百萬馬克。從那祖先阿爾弗里德就已開始實行的員工養老金一項而論，每年要增加克虜伯一千二百萬馬克。

如果沒有人知道，這個古老而龐大的企業是否會再度恢復統一，那末任何具有決定性的投資計劃，均無實現的

(即指克虜伯總公司——譯者註) 對於鋼鐵方面的計劃也是如此。

阿爾弗里德·克虜伯用以下一段話來描述他那公司被分割後的困難情形：「我的曾祖父辦廠時所立下的原則，就是祇供應最好的品質。但自從被分割以來，這個原則，實行起來就有困難。我們的專門出品，如船用柴油引擎的大曲軸等，經常是一種特別高級的鋼製品。所用的鋼料，是從我們自己的煉鋼廠裡出來的，我們製造工廠裡的負責人，經常和煉鋼廠裡的負責人取得聯繫和合作。

「如今，我們必須向其他不同的煉鋼廠買進鋼料，這使得鍛造的成品不能有十二分的把握。此外，由於加工的困難，有時發現製造後的成品有缺點，必須廢棄而重新鍛造，這又增加了如期交貨的困難……」

從原料到最後製成成品的這個時度中斷的過程中，雖然存在著這種威脅，但克虜伯的技術人員，在不久以前，仍舊不得不替船運大王翁那錫氏 (Onassis) 是波斯的商船大王，握有波斯最多的油輪及客貨輪。他所需要的油輪，全部在德國製造——譯者註——繼續服務。翁那錫氏，在克虜伯定造了許多蒸氣渦輪機，在其中一座渦輪機中，他發現有材料上的缺陷，這是由於鋼塊原料的不健全，克虜伯的人員當即解釋說，如果這些鋼塊原料，仍由克虜伯自己的爐子裡煉出來，則這些意外缺陷，決不會發生。

在愛森市的克虜伯首腦人員，自始即十分清楚：這個將煤礦和煉鋼二部份重新併入總公司的要求，一經提出，

可能。因為每添一個動力廠或新建一個研究所都要視克虜伯總公司的命運如何而定。

就是那些被分割出去的每個工廠，也都部分地遭受到孤獨和地位不明的痛苦。以「哈諾佛——漢尼拔礦場」為例——這也是一個規定着要被出售的機構——該礦場想要新建氣氣工場一座，但由於事實上的需要，事先已買下了一個鄰近的煤礦，以致資金的週轉過於緊迫而不得不停止建造許多業已由董事會批准的新計劃。

因為沒有一家銀行，願意貸與一定數量之定期信用貸款，所以這個計劃增產肥料所需的煉氣工場，原本是很有賺錢的可能，現在只能眼看著放棄了這個好機會。在銀行家這一方面，他們十分坦白地這樣說：假如和早先一樣，「哈諾佛——漢尼拔礦場」的後面，有著龐大的克虜伯公司的雄厚財力作後盾，則任何數目的貸款，都有可能。因此，克虜伯首腦部所定的整個公司政策，暗中是朝著再度統一合併的這個目標為依據的，這個情形，在長時期的投資計劃上，看得最清楚。

譬如以「愛森——羅森雷礦業公司」(Bergwerke Esen-Rosenray A.G.) 為例，在目前西德各公司中唯一能開闢一個新煤礦的，就祇有該公司。它也是一個規定着要被出售的機構。每一個專家，現在都清楚：如果這一個新礦場在將來統一的克虜伯公司內，沒有能被利用的希望，則克虜伯決不會在近期內放棄原有礦業公司的一分利潤，而投下一筆重大的資金去開一個新煤礦。愛森首腦部

至少在國際方面，勢將重新引起各國對於克虜伯大砲的恐怖。因此，阿爾弗里德·克虜伯剛從蘭斯堡監獄中釋放出不久，立刻就公開宣佈，他的公司將不再自動製造大砲。直到如今克虜伯還是遵行着這句諾言。

此外，他又表示在鉅額的投資情況下，如人們今日再在西德製造大砲，可謂不智而又經濟。如向美國購買。可得貨真價實之惠。克虜伯總公司財務部經理許羅德 (Schroder) 再補充這一點說：人們現在不可能再像第一次大戰前一樣，向埃及推銷出十餘大砲，然後接續又有機會再供應埃及和奧國各十餘。再說，經營這種大砲生意，實在一無好處，所謂「軍火利潤」，全部凍結在一堆堆並無其他用途的機器裡面。

五角大廈需要克虜伯的大砲

這種很少能使人相信的說法，也許在戰敗國的軍火工業裡，才可以自圓其說，因為在別的國家裡，從那些克虜伯的軍火製造同業競爭者們的利潤統計中，可以證明這一點。那些戰勝國家中的軍火製造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營業年度裡所賺的錢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四十億馬克，美國鋼鐵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近乎二十億。

英國維克斯公司 (Vickers) 超過一億馬克。談到德國軍火業利潤這一問題，經過克虜伯財務部經理許羅德長時期經驗後研究所得，其結論是悲觀的：「

要製造大砲，首先需要特種機器。一到戰後，這種機器便毫無用處，因為全世界各國，沒有一種民用器械或設備，其中間需要鑽出一個大窟窿，同時，也祇有大砲的砲管，才有一道一道的來復線。開始製造每種武器時，人們總是說，祇要有四部大砲車床就行了。可是不久就需要八部，以後就不斷地增加下去。

「一個尖銳化的軍火製造階段和密切聯繫着的戰爭，通常要延長到十年之久：六年的軍備製造，接着是四年的戰爭，然後是一個敗仗。最初從四部車床開始，到了戰爭最後的一年，還要添置一大批機器，直到戰爭結束，剩下了一大堆龐大而笨重的特種機器，用這種機器，再也無法開始製造其他民用產品了。」

阿爾弗里德·克虜伯，現在有一個深深的經驗，那就是：當年他剛從監獄釋放後所持的那種不再製造軍備的論調，現在已不像從前那樣受人歡迎了。

目前已有種種跡象，顯示出至少美國國防部是積極鼓勵克虜伯加入西方的軍備重整陣營的。因為尤其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那些北大西洋公約國家，特別歡迎克虜伯的優良品質的大砲，而不願要那些美國製或是法國製的大砲。

有人問阿爾弗里德·克虜伯，他是否相信美國人可能會提出這樣一個建議，作為交換條件：祇要克虜伯再度製造大砲，美國就考慮取消對克虜伯公司的出售禁令。對於這個問題，阿爾弗里德·克虜伯認為在現今瞬息萬變的

世局中，並不是絕對不可能。如果要徵求他本人的意見，他是不贊成這種交換條件的。

在波昂的德國國防部，接到報告，說是有人十分注意到克虜伯是否會再度製造大砲的這個問題。不久以前，有一個人被逮捕，經過詳細的審訊，這人在卡爾斯魯（Karlsruhe）市一一招認了。原來他是受蘇聯的委託，專門來刺探克虜伯對於新軍備計劃所採取的態度。

在卡爾斯魯的聯邦最高法院內（西德的最高法院有二，一為聯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專理刑案及審訊，另一為大理院（Verfassungsgericht）乃法官辦公之處，專理牽涉到憲法的刑案以及專責解釋憲法之責，二者均在卡爾斯魯——譯者註），貝茲必須出席作證，申明該被捕者曾二度至愛森市彼之辦公處要求受雇為職員。後來，這位克虜伯的全權代理人弄得很不高興，原來這個間諜，竟是聯合人壽保險公司總經理蘇司賓（Suessbriue）的兒子。這位總經理和貝茲二人，曾於二年前以前，共同計劃將漢堡的二個保險公司，改組合併。

阿爾弗里德·克虜伯不再對武器發生興趣而將目標轉移到新奇的技术上去，譬如瑞典鉅富，克虜伯世家的老朋友，阿克塞爾·文納葛林（Axel Wenner Gren）所試辦的單軌鐵道，就是其中之一。也許克虜伯就要製造供給這項新奇工程所需的設備。在不來門市（Bremen）的克虜伯維塞爾公司（Kruppsche Weser Gubh），已在計劃爭取製造法國（Nortias）式民航空運機的得標機會

輕快激昂的音樂

自從一九三四年阿克塞爾·文納葛林替瑞典軍火工廠博福施（Bofors）買進了克虜伯公司的一大堆股票以後，他就和克虜伯很熟悉了。不久以前，克虜伯和他的年輕太太菲愛拉（Vera）——她是德美二國的混血種，和阿爾弗里德·克虜伯結婚，已經是她的第四嫁——被文納葛林，邀請到巴哈馬島（Bahama）他那熱帶別墅去作客。貝茲也早在那裡了。

這位克虜伯廠（曾經是愛森市最大的兵工廠）的主人，對於這一類的國外旅行，常以一波倫及哈爾巴哈的阿爾弗里德（Alfred Von Bohlen und Halbach）的名字，登入旅館的旅客登記簿中。六年的監禁，使他直到現在，還似乎仍在夢魘的恐怖籠罩下。自從「那時候」起，克虜伯就絕跡於各種社交性的場合，近十年內，幾乎沒有一個入會看到他跳過舞。如需要宴請賓客時，不是在他那帆船快艇「日耳曼號」上，便是在一所加利福尼亞式的「彭加羅」木屋內（Bungalow）原指歐洲人在印度所造的輕巧式的歐式木屋，此處乃指美國加州式的一種木屋——譯者註），這所木屋，位在「許格公園」的另一邊，人們從這裡就可以不再看到那座充滿古老回憶的龐大建築——許格山莊。

克虜伯很歡喜自己駕駛汽車（也會發生過幾次意外事件），並且時常乘坐他公司自備的雙引擎載客飛機，這架飛機曾一度借給西德聯邦政府部長艾爾哈德（Ehrhard）使用過。他又是一個玩照相機的能手，他所攝下的每張照片的「光圈，曝光時間，以及日期」，全部以卡片記錄下來。他那起居室的電唱機唱片櫃中所收藏的許多音樂唱片，也都有條不紊地分類標誌，諸如：「輕快激昂類」或者是「優雅沉靜類」等。

貝茲在波昂設法解決棘手問題

阿爾弗里德·克虜伯曾經數度被邀請到國外去。墨西哥和巴西二個國家，自動向克虜伯建議，願免費供給廠址並給予優惠的稅則特權，祇要他能答應在各該國內設立一個煉鋼廠。因為，說也奇怪，那在波昂——梅林地方所訂的條約（如今，克虜伯週圍的人物，都努力設法要求修正這個條約），竟不限制克虜伯在國外設廠。近在咫尺的距邊境五分鐘路程內的荷蘭區域，克虜伯就有權在那裡設立煉鋼廠。

但是由於克虜伯的夢寐和氣質，他是寧願留在西德魯爾區，而不擬作其他的打算。到現在為止，仍擁有近乎二十億馬克公司財產的他，仍不失為世界豪富之一。對於恢復公司統一的問題，他自己已不使出面，因為他曾在條約上簽過字。可是站在一旁觀戰的他，時常掩飾不住內心的激

幾天以後這兩個礦夫乖乖地又回到賴斯頓的辦公室來。他們告訴這位經理，說是願意將金剛鑽礦的一半股權讓給他們可以相信的人，於是賴斯頓向他們耐心地解釋，這種治商是無法談論的，除非他能知道礦山的真正地點，並且作過某種程度的探查。

史萊克和阿諾特提出一個奇特的建議。從這建議的表面上看來對賴斯頓算得上是極公允的。於是他便接受了這個辦法。

賴斯頓可以任意選擇兩個人，由他們領導着進入這座金剛鑽礦山，作任意的探索，但這兩個探索者必須遵守一個條件：就是當他們到達這一個隱藏着金剛鑽礦的荒僻無人烟的區域時，他們必須蒙上双眼。

賴斯頓接受了這個條件，他選擇了一位南太平洋公司的合維特·考爾頓作爲他的探索員。他是舊金山最傑出有頭腦的人物之一。賴斯頓承認他對考爾頓的結論將絕對地相信。

某一天考爾頓跟着這兩位冒險家出發了。經過若干時日之後，他回到賴斯頓的辦公室。他的確到達了一個神奇的金剛鑽世界。雖然進出這許多時他都被蒙上眼睛，但他看到過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這許多金剛鑽。對於這金剛鑽的真實和蘊藏的豐富可說是毫無疑問。那裡有無數的珍貴寶石；金剛鑽，紅寶石，青玉，綠寶石等等，真是應有盡有。整個礦區裡都閃耀着它們的光芒。賴斯頓聽到這份令人興奮的報告以後，便立刻打電報給一位在倫敦從事礦業

的老朋友哈本庭，告訴他發現金剛鑽礦的這件事，賴斯頓希望哈本庭擔任他的總經理。他能趕得上下一班的船嗎？哈本庭根本就不相信美國會發現金剛鑽礦，他認爲：「這位老朋友一定是發昏了頭。」可是最後他還是作了極大的自我犧牲，摒擋一切，趕到美國來幫老朋友的忙。

賴斯頓在投資上也是很謹慎的，他決定要很小心地進行。他擔心也許金剛鑽的存量不多，一下子就會採光，這樣一來他的大量投資便會落空。阿諾特一看賴斯頓有點兒婆婆媽媽，便提議可以回到礦區去，先搜集一些價值百萬的金剛鑽。帶到舊金山來存在賴斯頓的保險箱作爲抵押品。

這一番倒很公平，賴斯頓便同意了。史萊克與阿諾特便離開舊金山，答應儘快地回來。

之後不久的某一晚。賴斯頓接到阿諾特的電報。他現在雷諾 (Reno)。他們正在返舊金山的途中。他們希望賴斯頓派一個親信人到拉斯羅波 (Lathrop) 去接他們，帶以「分擔責任」。第二天早晨，經過一次匆促的會商以後，這位剛自倫敦抵達的哈本庭便出發赴拉斯羅波去迎接金剛鑽的大駕光臨。臨去以前，大家議定，當天晚上，賴斯頓和其他幾位對金剛鑽礦有興趣的人都在佛里蒙街的哈本庭寓所底彈子房裡集合來鑑定金剛鑽的真實性，這裡面有路勃萊和哈本庭的倫敦朋友威廉·蘭脫等人。

那晚上這一群焦急的人們集合在哈本庭的彈子台四周。約摸在九點鐘時份，一輛馬車驕驕地駛過灘石馬路的车

聲已傳入他們的耳鼓。不久以後他們聽到前門的輪匙轉動聲和開門聲。然後在衆人的興奮之下，哈本庭進入彈子房，在他的臂下夾着一個粗笨的鹿皮掩護的包裹。

毫不耽誤時間，一張布已攤開在彈子檯的綠色絲絨上。賴斯頓，路勃萊，陶琪，路勃萊和蘭脫等人都擠近了檯子。哈本庭解開包裹上的繩子，將草囊的下角執住倒將過來，袋中的各色寶石便一瀉而出。在昏暗的燈光下它們是何等的燦爛！直如星般的眼目！在他們面前靜靜地躺着的價值百萬的金剛鑽，紅寶石，青玉和綠寶石。

到現在為止，還不會有如何組織公司的計劃。可是現在他們的手頭上已有價值連城的抵押品，他們當然不再會對這未開發的金剛鑽礦加以懷疑了。賴斯頓於是毫不猶疑地決定召開一個籌備會，將這開發的計劃付諸實現。

第一步先將這一批珍貴的寶石送往紐約一家美國鑽石經營的權威鐵芬尼公司 (Tiffany & Co.) 鑑定價值。如果確係真品，那麼第二步他們便將派遣一位開礦專家到礦山裡去作詳細調查。

賴斯頓對這項事務的初步處理，阿諾特和史萊克都同意了。雖然鐵芬尼公司和開礦專家的報告尚未寄來，賴斯頓也同意先付一切臨時性的近十萬元的開支。於是賴斯頓開始研究關於開發金剛鑽礦山的政府法律。到目前爲止，美國尚無此先例。因此這個題目尚須從頭做起，請議會制定這條法律。這一着倒要化不少錢。於是他們找了一位極有名的華盛頓專事走議員路線的腳色給他們經辦這件事。經

過幾次挫折與阻滯以後，這項條例終於在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日起草，提出並通過了，是爲「賽琴氏開礦法案」。包括一切珍貴寶石的開礦規定。

哈本庭這時已攜帶一小袋寶石到紐約的鐵芬尼公司，展覽於鐵芬尼先生及幾位名流之前。

「先生們，」鐵芬尼先生以鑒識家的姿態從面前那一堆寶石中揀取了一粒最大的，把它舉在光亮中，「這一些珍貴寶石毫無疑問具有極高的價值。但是在我向你正確估價以前，我得先讓我的寶石匠看一下，我將在兩天以內送給你一份估價單。」

鐵芬尼的估價單如期送到了。這些寶石是真品。總數約值十五萬元。送給鐵芬尼公司去鑒定的寶石只是總數中的一小部份樣品，其餘的十分之九還存在賴斯頓處。因此他們估計全部寶石的總價值當在一百五十萬左右。

現在剩下來問題只是找工程師了。於是有一位亨利·詹寧作毛遂自荐。詹寧是當今最有名的開礦工程師，曾開過六百多個礦，從未發生過錯誤。有人批評他說他從來不肯冒險，沒有一點兒賭博的精神。但賴斯頓却認爲這正是開金剛鑽礦時所需要的人，詹寧提出的報酬是二千五百元，賴斯頓也同意了。

因此亨利·詹寧被派往礦區作廣泛的調查。他的報告確認了這個寶石的價值。照他的估計，只要有二十個粗工人便可以在一個月之內搜集價值百萬的金剛鑽。

賴斯頓對詹寧的報告十分滿意，於是打電報給哈本庭

人類的詩史

第二篇 宗教之始 (續)

人們因隱於本身之生死無常與自然現象之變幻莫測，於是乃有鬼神存在之信仰與種種崇奉之儀式

幾世紀來，素以自尊自重爲主的人類，曾爲自己下了許多定義，其中有一條說，「人類是一種知道祈禱的動物」。雖然我們無法用一句簡明的字句來形容靈敏地描寫這麼複雜的一種生物，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上面這一條定義卻還是相當翔實的。當人類開始成爲地球上統治階級的哺乳動物時，智人中便已擁有某種形式的宗教和靈魂不滅的信仰。

這一方面的證據並非得自文字記錄，因爲文字的發明才只是五千五百年的事情。而是得自史前文化的物質見證。有許多斷片殘跡迄今仍殘留在歐洲那些曾爲舊石器時代的人們一度居住過的石灰岩洞內。在那些遠古岩洞內壁裡，彫刻有技藝精湛的藝術家們所繪製的畫圖。完全出自一種驚人的技巧和

精微的心計。由圖上所修飾的一些神秘符號來看，顯然在作那些畫圖時的靈感，並非出自美學上的觀點，而是由於魔法的和崇拜的意識。安置在洞內地面上的許多舊石器時代死者的坟墓，也不像是一種草率的掩埋，顯然曾經過相當儀式的奉安。墓內除埋有屍骨之外，還陪葬有死者生前的財物，工具和戰利品等。人們何以要把死者生前之用品隨着死者埋葬呢？除了他們認爲在冥冥中另外有一個生存的世界之外，又有什麼其他原因呢？然則遠在歷史上任何一個偉大宗教崛起以前的上古時代，究竟怎樣會昇起有這種信仰的呢？

對這些問題的一個解答似乎可歸因於人們是生存在神秘的自然界中的一種善於觀察的生物。因爲當時不知道因果關係的自然律則，早期的人們便只能假想在每天的日昇日落，四季循環，和晚間斗轉星移等自然現象的後面一定有一種全能的和超自然的力量在操縱着。他們對自然界種種變幻莫測的激變，如地震，閃電和轟雷等都只歸諸戰戰兢兢地覺得驚奇不解。凡此種種不解都難免爲人們相信有神靈存在之根源；所謂神靈也者，在原始人們的心目中（根據某一人類學家的觀察）便是「指所有爲營火光照所不及的事物」。

同時早期的人們一定對那些並非發生於外界，而是發生於他本身以內的種種現象，也同樣地認爲神秘不解。譬如說，他們不會想到入睡嗎？入睡和清醒的區別，可以假定在他本身以內便存在着某些超越軀體的東西。這種東西

，說他已準備跟阿諾特和史萊克簽約，先付三十萬元。舊金山出現了一家「舊金山紐約礦務貿易公司」，資本額是一千萬元。二十五位舊金山有高級企業家之譽的紳士被允許可各購股票八萬元，蘭脫被選爲總經理；賴斯頓財務主任，好幾位高利貸代加州名人錄，人們提到大名時都顯得肅然起敬的人物都在裡面擔任要職。漂亮的辦公大廈建造起來了。書記秘書們開始在裡面處理冗繁的文件。

阿諾特和史萊克的應得款項都付清了，總數共六十六萬元。股東們都認爲六十六萬元與每月可收入百萬元的金剛鑽礦相比實在是一筆微小的帳目，何況在銀行裡還保存着一百五十萬元的寶石呢。而這兩位誠實的冒險家，在領到這筆款子以後却毫不張皇地消聲匿跡了。

正當世界各地的經濟中心都在對這一座金剛鑽礦狂熱地刮目以待時，突然像晴空霹靂似的，來了一封發自懷俄明小車站的電報。由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克拉梭斯·金碧名，他是一個調查團領袖。

金爲了要給政府一份有關本國著名礦產發現的報告，所以帶了助手特地去訪問這座金剛鑽礦。他找到那個地方看到遍鋪於廣大區域上的各種寶石。當他看到東一撮西一堆的美麗寶石時，贊嘆之心油然而生。這些小堆有的是散佈的金剛鑽或紅寶石的碎屑，有些則是其他寶石的細粒。望上去真是一片奇景。在每一小阜的中間有一粒和碎屑同色的寶石在閃閃發光。

走近些仔細地看看，在岩石縫隙裡他也找到了金剛鑽

和青玉，偶然在樹枝縫間也可以找到數粒，這似乎不可能。是大自然把它放置在這種地方的。

最後當他找到一顆金剛鑽，上面居然可以看出玉工彫琢的痕跡，他認爲應該立刻去打破賴斯頓的幻夢了，他便發了一個電報：「金剛鑽礦爲一騙局。表面之寶石均屬散酒而成。所謂發現之說純係謠言。貴公司已受欺騙。」以後有些「寶石」送達倫敦，有人認出這是南非洲的劣等毒品。而阿諾特的相片也在那裡被人認出這是在倫敦與阿姆斯特丹金剛鑽市場中心專搜購次貨金剛鑽的人物。於是這金剛鑽礦的大騙局立刻揭穿了。

對賴斯頓而言，這是一個最粗暴的打擊，當他不知道他和二十五位大股東被騙的時候，他立刻召集公司大會。鐵芬尼的估價，專家詹寧和金的報告都在會上加以研究。他們還準備了一篇向大眾公佈真相的書面文件，賴斯頓和其他的股東們是太相信鐵芬尼和詹寧的報告了。總而言之，所有這些人都受到了聰明的欺騙。賴斯頓爲了不使商業上的敵人們把他拖入騙局漩渦中去，以致毀壞他的一生名譽，所以他決定獨力負擔一切損失。

他歸還全部股東的投資後他的全部損失約在五十萬元左右。賴斯頓這樣慷慨大方的作爲，使他不至於受到「拖人落水」的批評。他寧可傾家蕩產，而不願聽他人說一句閒話：「這是賴斯頓害的。」

最後賴斯頓把那張收據加了鏡框懸掛在壁上作爲他今後工作上的座右銘。

譯自 Omnibook Dec. 1965

可以不受環境的限制，離身遠遊。在作夢時，她自己便進入另一種生活活動，漫遊於時間和空間之內。最後，死亡一定是人們所遇到的最大的一重迷惑。當一個人死了以後，屬於軀體方面的一切活力——體溫，動作，言語，呼吸，意志力……——遂告消失無踪。她們研究到那裡去了呢？然而肉體本身日久也會腐爛分化，所以軀體只能認為是在他活著時精神所寄托的所在。

因此，同樣的，人們把這個問題也和自然界許多變幻莫測的自然現象一般認為是一些超自然的神靈在幕後操縱活動的結果。他們藉此可以解決了生死大惑，不但是他們自己的迷惑，抑且還是世界上所有生物的迷惑。他們的結論便認為在每個人和每一種動物的軀殼內，一定存在著一種介質，藉以控制着人的軀殼和動物的軀殼的一切行為。按照傑姆斯弗雷萊博士（Sir James Frazer——偉大的英籍人類學家）的說法：「所謂動物裡面的動物，或人裡面的人，便是靈魂之謂。」雖然所有生存在弱肉強食境界裡的野生動物，隨時都有喪生的可能，但是只有人們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就因為人們有著這種不健全的和先入為主的見解在作祟，一旦當他不能自圓其說或週及不能理解的事物，便都推為冥冥中神靈的意志或神靈的活動。於是粗具形式的原始宗教一定便在這種情況下勃然而興。人類之所以有超特的智慧能省悟他本身的種種表現和自然現象具有聯帶關係的原因，可以用生理學上的特徵來說明一部分。他在動物界內唯一的進化特徵便是腦部的異

常發達和擴大，從而可使他有記憶，聯想，計算，概念，和自制的能力。自這些巨大的腦部體素來看，人們顯然是有一種有理智而愛合群的動物。他的紀律和是非心，他的推理和抽象能力，在在都能使他抑止住情感的衝動和好鬧的天性，使他能為顧念到來日的收穫而放棄眼前的逸樂，最重要的一點他還會憂慮。人，人類學家霍爾斯（William Howells）說「……是自然界偉大的……憂慮者，他能獨自憂慮，也能集體憂慮，且他永遠是正當公道的。」

人們因其有至高無上的天賦本質，有異常發達的頭腦，也有熱情洋溢的至性。因此他秉受着高度的警覺性，知道生命的短促；亦知道唯其是一個群體動物，常有着許多進退兩難的窘境，因為私心的衝動，個人的慾望，常有與集體的需要相衝突的地方。為着使這些現實問題獲得公私兩可的平衡，也為着保持個人的身心清白起見，早期的人類於是創製了系統各別的許多社會方面和宗教方面的倫理觀念——自然那些倫理觀念和目下時行的宗教觀念有着很大的距離——他們設法用神話來解釋各種自然現象，用禮拜儀式來影響神鬼世界，用宗教戒律來維護人們的法紀。研究那些存在於今日世界中的原住民之生活，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舊石器時代社會之結構。當時的社會體系僅係少數幾個家族所聯合組成的狩獵團體。在這一個團體內，其倫理上的領袖人物，很可能歸屬於執行宗教儀式或施行醫療儀式的巫師，他一身兼負着僧侶，醫生，教師和警察等職權。他的日常工作便是替大眾排難解紛，處理社會上一切



圖一：說教

成丁儀式

在深邃昏暗的山洞內所發掘出來的各種影像，畫圖和彫刻精美的骨器工具等所顯露的許多線索，人類學家可隱約猜測出舊石器時代人們少數宗教儀式。和現代的部落民族一般，這些古舊的禮拜大致可歸納為兩大種類，即「常行儀式」和「加強儀式」（Rites of Passage and Rites of Intensification）。前者是為慶祝每個人一生中重大的轉變——例如誕生，成丁，結婚和死亡。後者是為維護公共的災厄一如流行症，大風暴，和飢饉等——用禮拜和奉獻的方式來加強人與間之感情，改善人們的遭遇。

在這種宗教禮拜的場合合理，很少有人會欣賞那種光怪陸離，並且通常總帶點野蠻色彩的儀式的，例如其中的成丁儀式便是一例。因為這是當一男子性機能成熟初入成年的階段。為灌輸其有自律精神起見，他必須先經過一次苦難的考驗，例如割體或斷指。只有等他能忍耐住這種痛苦，並且經過到切開體，說明成人在社會方面和性方面所應負的職責以後，才有資格參加莊

問題，替青年人宣說神話和傳統習慣，並總理婚配，生育和死亡等神祕儀式。這樣的巫師在今日大多數的狩獵民族中還比比皆是。他是第一個職業化的「專家」，同時他的職業又是最崇高可敬的，因為他是介乎人與鬼神間的居間人物，只有他知道生死的神秘。

重而愉快的成了儀式。

禳除飢饉

當自然環境發生激變而使境遇困厄時，史前時期的人們往往在依仗宗教的儀式來撫慰或討好於他們直覺所認為降災的神鬼。在所有災厄中最使原民們感到恐慌的，莫過於原因不明的突然找不到狩獵目標。在狩獵時期，以肉食為主的人們完全靠季節性遷移的獵物之經常出現才賴以爲生。一旦獵物絕跡，他們便面臨飢餓的恐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透過巫師的勢力，向鬼神們乞助。

從石器時代人們所居住過的山洞內所殘留的許多遺跡，科學家可從而揣測當時所謂「加強儀式」的性質和人們的心理。再參照舊石器時代人們的習慣，可以知道這樣的一類宗教儀式大概建立於神人間相互關係的三種觀念：即曼娜（Mana），魔法和戒律。所謂曼娜，澳洲玻里內西亞語，即是一種特殊的力量，優厚的天賦或是額外的賜與。譬如說一個成功獵獲獵物，他便擁有曼娜，任何事情凡是卓異超群或力量強大的便含有曼娜。魔法是一種秘訣，一種取得曼娜的途徑。牠和禱告裡面的祝辭不同，牠不僅是一種簡單的請願，而簡直是一種保證如願的特別法門，戒律則是一連串爲着避免獲罪於鬼神的禁條，也就是舊石器時代人類間的法律基礎。

有着這三種觀念在心裡，我們便不難想見類此的一種

祭奠亡者

緊張氣氛常可藉此解除，同時因爲儀式而加強信心的緣故，亦常能促進工作的效果，因而解決問題的癥結，至於儀式的本身是否會影響自然的情況，並無多大關係，至少牠可以藉此平靜人們的焦慮。

生活在舊石器時代裡的人們比他後來於自然環境轉善後的任何時期裡的子孫們，更容易接近於死亡的邊緣。在他每一次越過狂風怒號着的平原前去狩獵時，死神可能便已偷偷地跟定了他。到處都可能有死神的埋伏，一會兒扮着野獸的外形，一會兒披着白色大風雪的斗篷，一會兒又戴着飢饉的面具高視調步而臨，隨時都在威脅着人類。即使人類能逃避過死神的明槍挑戰，他仍難逃過病疫的魔掌。檢驗古人骨骼的遺跡，知道他們經常受着關節炎和骨類傳染病等侵擾。大多數尼安德塔爾人都死於少年或中年，活過四十歲的只佔5%的比率，而將近有半數的人們都是在孩提時代便夭折了。到近舊石器時代時，當時的人們口估計約有五百至一千萬光景——活過四十歲的人們已增至十分之一左右，但至五十歲時仍活着的也只有百分之

一。早期的人們認爲死亡的原因和自然現象一般，都爲神鬼的擺佈，因此一遇有疑難疾病時都向巫師求夢。而巫師祛病的方法，與今日的原始部落相仿，利用畫符和唸咒方

儀式。舉例而言，有一個部落發現他們在某一時域內獵物的運氣極壞，如果舉行一次「加強儀式」便可解除他們的厄運。在這樣的一個儀式裡面，他們先用泥土製好一隻熊的模型，外罩熊皮，並用木釘把一隻真的熊頭釘合在模型上，參與儀式的獵手身上，都用粘土書好各種符號，背披熊皮，手執長矛，隨着巫師所彈的樂器節拍，一面狂歌熱舞，一面紛紛把手中的長矛猛擲在模



型熊身上。像這樣帶着矛頭大小的窟窿的土製模型野獸，確實曾在歐洲某一石器時代的洞穴內發現過。經過一次這樣的儀式，古代人們因無所獲的失望情緒和恐怕飢餓的

式以驅鬼壓邪。一旦病重不救，巫師便執行「常行儀式」，率領整個集團的人們同至靈前哀悼，因爲任何人員的死亡，都是鬼神對公眾的一個打擊。爲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葬禮，以尼安德塔爾爲始，他們把死者埋在溝穴內，並以工具和獸骨覆蓋其上。到近舊石器時代時，人們另外便又用貝殼和象牙棒作爲殉葬之物。

就人類學上的類似性而言，在死者的祭奠儀式內，不僅是哀悼亡者而已，並且還有巫師所制定的象徵性的禮節。因爲原民們鎮日和動物打交道，所以每個狩獵的團體都無疑各自崇拜着一種用以標記家族的動物，而這一系列標記性的動物之精神和特性，他們便認爲普及在家族之間，且爲家族間的公有象徵。所以動物的頭部——或是牠們的長牙和獸角——在舊石器時代死人的墳墓內屢有發現。在準備埋葬手續時，死者的屍體多被屈成綿羊的形狀或盤成胎兒的姿態。他們的骨骼發現都曾用粘土染紅過的，可能是死者的親屬在屍體臨葬之時，用顏料敷洒在屍體周身，因而可使屍體仍帶有生前紅潤的色澤。

藝術之光

埋在太古山洞內之石室深處，類如馴鹿，野牛，和他於一百世紀前在歐洲平原上所充斥着的動物之畫像，雖經年月的剝蝕，至今仍清晰可見。這些都是過去許多無名藝術家們的遺物，他們和每一時代的許多藝術家一般把他們

的天才奉獻給宗教的表揚。這些作品的手法都是那麼的精美，因而使人類學家揣度藝術家在上石器時代內一定佔據着崇高的地位，爲了酬謝他們在宗教方面的供獻成績，特地還豁免了他們的特權義務。

在石窟內飾有這種畫像和彫刻的牆上，大致都是在每個山洞的最深處部份，只有經過狹窄的穿廊才能到達畫像之前。這些地方顯然都是奉爲相當神聖的所在，只有爲了禮拜和謝神時才會到達這些地方。人類學家哈林摩維埃斯(Hallam Movius)說，「我們可想得到的，在這些昏暗的地下迷宮內之遠隔長廊裡，一度都是施行巫術和禮拜舞會的所在，人們都充滿着熱烈的情緒，在那兒歌聲和號聲。」至今歌號之聲雖然久已不聞，但是畫像和彫刻却迄今仍舊爲人們當時的兩大崇高貢獻——宗教的熱烈和愛美的風尚——作着無聲的證明。

今日一種舊石器時代式的信仰

關於舊石器時代式的人們如何興立宗教的問題，人類學家只有二種演繹性的資料可資參考。一種是當時遺留下來的一些藝術品——如圖畫、石器、骨製工具、彫刻、坟墓和其他足以表揚舊石器時代人們才能的殘跡。另一種是根據文化的相似性，由相當於舊石器時代人們的現代原民間之風俗習慣，來揣度一般情形，如現代澳洲的土番便是一個主要對象，他們在宗教方面所作的圖畫、神像和禮拜

儀式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今日的澳洲土番，雖然在經濟和工藝方面是現代所有民族中最原始的一種，但是他們的宗教非常複雜，這似乎是人類的最大特徵，他們在其他方面不管是怎樣的落後，然而他們却編製錯綜複雜的宇宙開闢說，神話和倫理觀念。與史前時代的原民一樣——就我們所能察看出來的各點來說——澳洲土番們的宗教，完全建基於未能目見的鬼神世界裡，他們認爲所有活着的生物都是從鬼靈轉世過來的，而當生物亡故以後便再還返冥界。在他們的意識裡認爲一切自然現象，和人獸的命運都是由個別的鬼神在冥冥中操縱着的。不過人們却可以因朝聖的膜拜神物等尊崇神靈的行動而感動神靈，因而或者可獲得他們的護祐。

從哲學的立場來說，澳洲土番把生命看作是人間鬼的輪迴循環。假如人們能善自爲之，那末便會邀獲鬼神的協助。單靠敬神禮拜，不足以保證其運命的好轉，同時土番們又認爲人們另外還需要不斷地用象徵性的儀式來紀念祖先的事業。因爲只有靠禮拜的儀式，無能控制自然的人們才能邀得鬼神之力量來增進一般的福利和安康。

土番們所施行的儀式共有二大類：即加強儀式和常行儀式。他們一切生活的方式和作爲都有一個最大的中心目標，便是想把神話重現。因爲想作到神話內英雄的豐功偉績，他們從小便灌輸着並保存着古代的傳統和家法，因而能處顯得氏族間之和諧統一。不過他們在參與這些儀式以前，必須先經過入門(Initiation)步驟。輪番的先



圖四：澳洲土番的祭禮

神話和夢條開導他們，再用嚴厲的詰究和難堪的痛苦（如割體、擊齒、去髮、刺花、炙疤和流血等）磨難他們，隨後才能獲得社會的批准。入門的目的，便是想把每個及齡的男孩子導入成年階段，使他們能完成社會所寄與的一切使命。割體的意義猶如切斷胎兒的膝帶一樣，象徵人生又漫入一個新的生活階段。在某些部落內割體常在男子七歲到十歲光景舉行，但也有在青春發動時才施行的，總之，無論割體在何時施行，牠一樣表示是人生參與第一件禮拜儀式的隆重大典。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儀式，通過一次難一次的考驗以後，參與典禮的本人對他進入種族社會的堂奧，恭臨秘密盛典的榮幸，和躍上神話中英雄偉人的新地位等驕傲自負之心也跟著逐漸加深。同時他對人生的興趣範圍也逐漸由他本身而擴展至整個部落。

從澳洲土番們的宗教和社會生活各方面來觀察，處處都顯示是一種統一的圖騰制度(Totemism)，在這種制度內，他們相信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團體都是神靈符號的護法，並且與某一動物或植物的精靈聯結一起；視爲有關的動物或植物之興衰，可影響各人的福祉和康寧。反之在視爲圖騰標記的動物或植物則相信能通有人性，可受人類的感應。按照圖騰制度的觀念，認爲人、動物和植物是共同組成一個精靈的要素，所以在舉行加強儀式時常夾有圖騰舞蹈，藉以獲得神鬼的合作，使產生異常的效果。

土番們的圖騰制度非常繁複。譬如說，每一個人可以指定一種動物爲其精神聯合體，他的家系亦可指定另一種

標記，他所禮拜的團體，和他的種族又可再認定另外一種動物。像這樣交互連結，往往一個人可以和三四種標記動物同時發生歸屬關係。圖騰制度對社會的貢獻，約略可以比擬於文明社會的兄弟制度；在這一制度內沒有一個人會感

到孤獨無依。再從廣義言之，圖騰制度無異替社會上訂立許多行為的規條。牠可以調整婚姻（屬於同一圖騰標記的團體或個人不能通婚），教育，宗教習慣和外交關係。而且牠還是最有力量的群戰因素，因為牠可以藉宗教上象徵性的儀式替種族間怨仇和解。

在土番們的宗教信仰內，他們把人類類的禍福比擬於自然現象，把人們的靈魂認為可以超越空間和時間的界限，因此他們的思想背景是具有高度智慧的。他們的民族也不能目之為「原始民族」。「我們非常易於低估原人們的哲學才能，」雪特奈大學的人類學家愛爾金氏 (A.P. Elkin) 說，「可是沒有衣服……不一定就沒有思想。」沒有問題的，今日澳洲土番們的宗教根源是從史前時期延伸出來的，所以在十萬年以前，在舊石器時代的人們內，有著類似形式的，或是較簡單一點的宗教信仰，也應該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因為在歐洲的某些原始山洞內曾發現有許多熊頭，顯然是按照禮拜的儀式謹慎地排列在石架上面的。由此可以強烈證明在無數千年以前，在尼安德塔爾人之間也有着宗教儀式。用我們現今的知識作判斷，那些排列在舊石器時代山洞內的熊頭，無論是為着崇拜，驅邪或是消忿，反正都可以代表是人類最早的一種宗教儀式。



圖五：澳洲土番的人門步驟：直立者割破靜脈管，將血流到跪者身上。



小淘氣

「但尼斯又淘氣了，所以我罰他坐在壁角裡。」



「麵包箱裡發現很多螞蟥，我想媽把麵包皮剝掉就是為這個道理。」

金魚案

——偉譯——

鮑爾·安生家的精美的雞尾酒，業已使得宴會的空氣活潑生動，所以，當阿萊克·麥肯茲步入那間長房間時，看到僅僅二十個人，却產生那樣宏大的聲音，對他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他向周圍看了一下，既沒有看到安生，也沒有看到何若微，於是走到窗口，在一個旁邊放着一隻小金魚缸的座位坐下，燃上他的大烟斗。

一會兒，一位高個子，樣子很惹人注目的人，端了一杯酒，從熱鬧着的人群中走過來。

「我替你拿來一杯酒，」她說，「我看鮑爾真是怠慢客人了。」

「謝謝你，」麥肯茲說：「安生讓我來真是好極了，我同他有一點兒認識，我有些事情要同何若微商量，但是他今天晚上要到芝加哥去，白天又騰不出一點時間來，所以他建議我到這裡來會他。」

當他講話的時候，他在奇怪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她，她那冷淡，幾乎是太端正了的面貌，柔滑棕色的頭髮，深藍色的眼睛——這不是一個容易忘掉的面孔，但是他是在那裡見過她的呢？

「當然，你不能希望一個出版者會爲了沉悶的正經事

「我是瑪格拉蒂·茜玲。」她說：「我想是一天晚上在衛藍德教授家裡見過你的，我記得你來了，衛藍德家非常高興，因爲他們說你是從來不去宴會的。」

衛藍德，對了，麥肯茲想，他曾經到那裡去過幾個晚上，只是他不能聯想到她就是了，但是那又有什麼關係？「是的，」他說，「就是在那兒，可憐的衛藍德，他死了，真是可惜，他依照歐里試驗在重水方面做了些非常重要的工作。」

「是嗎？我全都不知道哩，但是他真是個可愛的人，我們還有一點親戚關係，非常遠的，哦，何若微先生來了，我讓你們談正經事吧。」

「抱歉讓你等了，阿萊克，」何若微說，「我曉得你是多麼討厭這類事情。」他摸了一下他的灰頭髮，當他觀察着他同伴的瘦弱身形時，他的眼中露出一絲笑意，「你真是穿了件最陳舊的衣服，阿萊克，沒有人會想到你在這屋子裡是最著名的人物。」

麥肯茲用他那有酸澀痕跡的食指揉了揉額頭，「多謝，我想這就就你要減低我的『內分泌學』的版稅；但是我可不可以問你，你爲什麼如此熱心地一個人到這裡來。」

「就是那個理由，」何若微向坐在屋子另一邊的美麗的膚色黝黑的女孩子點點頭。

「杜里斯·安生，哦，不，我也不是能完全不受欲望支配的，但是你知道，阿萊克，茜玲那個女人是正在毀滅安生的生命，佔用他所有的時間專來陪她而不工作，四個

而放棄一個雞尾酒宴會的。」她輕微地微笑着說：「你不是麥肯茲博士？我幾年前以前見過你，恐怕你不記得我了。」

「我記得你的，不過我一點兒想不出是在哪兒。」



月來，我一直想讓他出國，有過一連串和外國政治家的會談，沒有一點結果，他只是不去，瑪格拉蒂不讓他去。」

「你有沒有請求那女人？」

何若微看看房子四周，蹙起眉頭，「沒有，我不相信請求在這方面有什麼用處。」

「不，看來她很少熱情，她要他做什麼呢，喬治？」

「天知道！可憐的軟弱的小安生，她要什麼呢？唔，我講得够多的了，我們到餐室去吧，那裡清靜，所有關於更改最後一章是怎麼回事。」

他們談了約莫半小時光景，隔壁的吵聲忽然變了調子，現在是激動但是減弱了，是誰抑低了的叫號，麥肯茲走向門口，人人都在看着屋子的一端，那裡幾個人轉身圍着靠窗的椅子上的什麼東西或者是什麼人，麥肯茲趕緊走到前面。

一個灰色鬚髮的人跌睡在那寶椅中，他的頭顱彎下，一隻手臂繞着那隻小金魚缸，裡面的三隻金魚激動地圍着雞尾酒杯子轉，那隻杯子是由他手裡脫落下來，有一個人，很明顯的是個醫生，在整這人的領子，麥肯茲退回來，看到何若微在他旁邊。

「這是林·賀旗，」出版家嚷嚷着，「你知道嗎，是個律師？安生父親極要好的朋友。」

醫生轉過身來向安生招呼，他這時和茜玲太太一道站在他背後，安生轉身向前時他那漂亮的黝黑的面孔現着憂愁。

「嚴重嗎，布來克？」

「他完了。」醫生簡潔地說，「最好請大家出去。」

「但是，布克醫生，」茜玲太太執住他的臂，「這怎麼可能，他剛才還在同我講話，我——」

「我並不知道你得多，茜玲太太，他是我的病人，我可以發誓他的心臟是健全的，但是——唔，這類事情有時是會發生的，只是——」他停了下來。

「只是什麼？」

醫生看着她沒有回答，然後搖搖頭，「真是奇怪，」他轉向安生，「我不能確定我應該怎樣做，你看，鮑爾，一星期以前我對我說起一些事情——」

「醫生，」麥肯茲觸了一下他的手臂，問道，「指著那隻小金魚，金魚已經不再圍着雞尾酒杯子游轉了，三隻金魚統統漂在水面上。」

「天啊！」布克說，他看他們蹙了一會兒眉頭，然後聳聳肩膀，「沒有別的辦法。」他說：「我們必須叫警察來。」

兩天以後，麥肯茲正在他那不大整潔的實驗室裡工作，那試驗室佔據了他那幢舊房子的整個二樓，此時老亨利，他看起來實在不像一個聰明的助手和普通管事的，而像是一個沒用的農夫，他走進來宣稱有一位女士要見他。

「她給我這張名片，」亨利說，就把名片丟在那些儀器中間的一張弄髒了的工作檯子上，「說是你會見她的，她很美麗，」他加上一句。

「這沒有給你一種科學上的興趣嗎？」她問道。

「也許，但是我敢你不是來問我這個的，你還有什麼別的要告訴我嗎？」

「是的，」她說，「我有，」她停了一下，看到冰水壺，就站起來走到面前，「我可以喝一杯水嗎？」

麥肯茲站起來，「讓我來叫亨利拿一隻新鮮水壺來，」他說，「這裡面怕沒有什麼了。」

「哦，用不着，」她倒出一點水了，然後走回去重新坐下，「是的，」她說，「還有別的事，你曾經聽說過聖弗蘭多的礦嗎？」

麥肯茲前一天曾聽到梅友中尉說起過，但是他只是不置可否的點點頭，「一點點，」他說。

「唔，差不多八十年前，有四人合夥得到委內瑞拉錫礦的開採權，由他們開發礦區，金錫開採出來之後，他們可以分得盈利的一部份，起初幾年，一切進行順利，他們賺了不少錢，後來發生革命，新政府不承認合約，幾經訴訟，始終沒有結果，五十年前，我們國務院也曾考慮過這件事，在這期間，當然，委內瑞拉政府繼續經營這錫礦，到了現在，這台股份股東如果有的話，其比率分時時，那將有好幾百萬了，兩年前，似乎委內瑞拉政府要承認這件合約，至少能有一部份付現，我的祖父是原合約人之一，林·賀旗的父親是另外一個，還有三個繼承人我知道的是一姓戴爾的姊妹兩個，住在華盛頓，還有一個愛德華·密歇爾，那天宴會他也在場，現在你看，麥肯茲博士，爲

「哼！」麥肯茲說，「茜玲太太，哦，帶她上來。」

他站起來走到工作檯的一端，那裡放着一個茶盤，裡面有一個水瓶和兩隻杯子，他倒了一杯冰水，讓飲着等待。

瑪格拉蒂·茜玲走進試驗室就一直走近他，沒有一點不安的樣子，「我很抱歉麻煩你，」她以她那冷淡的聲音說道，「但是你是唯一能够幫助我的人——你不是有時拿案件來做研究嗎——那些對你有科學上興趣的案件？」

麥肯茲爲她搬過一張椅子，重新坐到了他的椅子上，「只是有時而已，很少案件是真正有科學趣味，或者合格的偵探或警察不能勝任處理的。」

「警察，對了，」她說：「這就是爲什麼我來見你，我可以向你講嗎？當然，你知道，前天發生了什麼事，我週給賀旗先生那杯酒，當他不行的時候他或許喝了一半。那酒杯掉落在金魚缸裡，幾分鐘以後，你指出金魚死了，或許你也知道，驗屍的結果顯出賀旗先生不是被毒死的，還有，那金魚缸的水顯出沒有一絲任何什麼東西。」

「是的，我知道，」麥肯茲說，他蹙起眉頭，她講起的應該是一件難堪的事，而她的態度竟那樣鎮靜，頗使他有一點疑惑不定，「我自己分析了那金魚缸裡的水，梅友中尉讓我取了樣品，裡面沒有一點通常不應該含有的物質，除去一點酒精，一點點顏色的東西，那是雞尾酒中通常所含有。」

「但是金魚死了。」

「是的，這一點我就不懂了。」

「什麼我來看你的了。」

「是你說你被了嫌疑？是的，你或許會有謀殺賀旗的動機，密歇爾也是一樣，但是賀旗是自然死了的。」

「你相信嗎？幾個星期以前，他告訴布來克醫生關於委內瑞拉的事情，並且開玩笑地說假如他突然死了的話，對別的繼承人倒是不錯，這就是爲什麼布來克要懷疑，即令在他看到死金魚之前。」

「這當然是，一件離奇的案子，但是並不能證明如你所信，賀旗是被毒死的，如果是，那麼也只能懷疑你了。」

「那我也沒有辦法，」她說，「但是除我之外別人也有可以毒死他的理由的，就是不說戴爾姊妹吧，愛德華·密歇爾是在場的啊。」

「是呀，你可曾對警察講過？」

「當然，我想他們要調查戴爾姊妹和密歇爾的，但是我不知道——也許他們不，假如他們以爲賀旗是自然死了的，而——」她向前一點，「我不相信他死得自然，麥肯茲博士，我非常害怕我是一個哩。」

麥肯茲想了一會兒，然後站起來，「唔，」他說，「我來看我能做些什麼，當然，調查其他繼承人是偵探的例常手續，我勸你聘請一位好的代理人，我建議奧拉凱，他能幹而誠實，但是我願意在毒約這一方面再作進一步的探討，」他伸出手，「有結果我會通知你，」他說，「在這期間，用不着我告訴你，你得特別當心。」

她起身告辭，很明顯的，她對任何事都是那樣冷淡，她走了之後，麥肯茲把水壺裡剩下的半杯水倒出來，手拿著杯子，走到窗口，奇怪，他想，她相信她是在危險中，但是却一點看不出煩惱或者害怕的樣子——至少，在談到的時候看不出，只是當她剛進來的時候，他感覺到她有某種激動——冷淡——天啊，她多麼冷淡！

在他前面的窗台上，放著一排玻璃罐子，下面用厚紙板墊著，裡面是種的小植物，根部埋在水裡，大多數是豆類，養在那裡，讓牠生長，為某些化學試驗用的，他心不在焉地看著這些罐子，看到中間的兩個水少了些，他就順手把杯子裡的水加了進去，然後，他聳聳肩，放下杯子，就回到他的顯微鏡面前去了。

為什麼金魚會死呢？雖然他現在正研究某種血液生理學的問題，而這件事總是深深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這問題就像時常觸著手指一樣，他已經由警察那邊取得一條金魚和一點做樣品的水，他們總是願意滿足他的好奇心的，因為他有時做出非常有價值的幫助，他已經仔細地試驗了樣品，而毫無結果，水裡顯不出有什麼，他把金魚的某些器官切片在顯微鏡下檢查，但是什麼也沒有發現，只有一點，看來有些奇怪，就是在準備顯微鏡觀察的樣品時，必須用各種濃度的酒精來除去所有的水分，但是這樣做了之後，仍然有些顯微鏡看得出的氣泡存在，但是他只能把這歸之於他準備樣品過於匆忙。

至於西玲太太，他很少想到她，她的問題對他沒有與

準備做幾個精確的試驗。

「魚在這裡，」亨利說，取出一隻大瓶，「發現了什麼嗎？」

「沒有，裡面沒有我不知道的東西，這植物裡面總是有硝酸鈉和硫酸鐵的，比重似乎比較重，但是讓我們來試魚吧，拿四個來，每隻罐子裡放兩個。」

亨利極其熟練地取出四條小金魚來放下去，牠們不安地搖曳著，在察看牠們的新居。

「看來很好，」亨利說。

「是的，」麥肯茲說，「到現在為止是很好，不，看那一條！那一條不行了，全不行了，」幾乎是同時間，四條魚都翻了身子，經過幾下激烈的振動，就不動了。

兩人立刻開始工作，做了所有麥肯茲可以想得出的物理和化學的試驗，他們用極其精確的方法，其中不可能有不正確或不當心的地方，一直到了天將黑的時候，麥肯茲最後從雙目並用的顯微鏡下，觀察一點水的形狀以決定其黏度的時候說道：

「唔，亨利，沒有辦法了，水裡什麼也沒有，」

老頭子抬頭從培養盤看過去，「我還沒有看見你沒有辦法過，阿萊克，但是也許你應該從另一方面試試看。」

「哼，也許你是對的，」麥肯茲把落到他額上的黑髮推向後去，按了按烟斗，「下樓去預備一壺咖啡，我們再來討論吧。」

趣，總之他不相信黃旗是被毒死的，一定是他的心臟不好，布萊克沒有診斷得出，而金魚就不同了，三隻金魚，眼看就死了，一定有東西殺死牠們的，但是什麼呢？在西玲太太來訪的三天之後，他在工作檯上，把金魚缸的水作最後一次的檢驗，這時亨利在靠近窗口的水盆裡洗杯子，突然，這老頭子說道：

「看啊，阿萊克，看窗台上的兩顆豆子——天啊，牠們今天早上一定得到很多新養料，你怎麼搞牠們的？」

麥肯茲轉過身來，中間的兩顆植物比其他的突出了一寸半長。

「奇怪，我沒有碰過牠們，除去那天多加了一點水，西玲太太來的那一天，」他突然停止。

「一定是畸形種子，」亨利說，靈了一下他那溫和的藍眼。

「不，」麥肯茲說，「一萬五千個之中才有一個不正當的種子。如果說同時發現並排兩顆，同樣形象的不正當，豈不是太巧合，亨利，去替我弄半打金魚來。」

亨利是習慣於更古怪的要求的，「一定，」他說，就跑了出去。

麥肯茲在其中一隻罐子中，倒出一些水，用石蕊試紙試了一下，又用玻璃棒沾了一滴在本生燈火焰上燒，然後把其餘的倒在一隻彎頭燒瓶裡，一端通著一隻水平罐，裡面是螺旋形玻璃管，管外是冰水，用來冷凝蒸氣的，當亨利回來的時候，他已經把蒸氣從殘餘物中分離出來了，他

他裝滿他的大烟斗，在本生燈上燃著，站在那裡看著

死金魚，直等到亨利回來，他們把兔子拉近工作檯，倒出

兩杯咖啡，亨利耐心地啜飲著，一會兒麥肯茲說道：「金魚是死了，在安生的魚缸裡，也在這玻璃杯中，這不會是機會；總有什麼東西殺死牠們，西玲太太曾經在安生那裡，也曾經在這裡，我記起當她倒水喝的時候曾經背轉身去，而這水是由我親手倒進玻璃罐子的，」他遲疑了一下，「她殺死了賀旗，十分明顯，她也要殺死我，」

「沒有那個道理啊，阿萊克。」

「看來是沒有道理，假如她希望把嫌疑推到那個密歇爾身上的話，另一方面——唔，假如她怕什麼事，什麼事我知道的話，但是有什麼關於她的事會是別人不知道而我知道的呢？沒有啊，沒有一件事是別人不知道的啊，」

「唔，假如不是一件事，就必定是兩件事。」

「哼，是的，兩件事連在一起——是的，這是可能的，兩件單獨的事，唔，我曾經在衛藍德家遇到她一次，那是一件事：我又在安生的宴會中遇到她，這是另一件事，我相信你是對的，亨利，這是兩件事，假如我們能找出原故，我們就得到解答了。」

突然，他跳起來在老頭子背上一拍，使得亨利的灰藍眼睛出了淚水，「我知道了，天啊，我真笨，這確是有分析習慣者的壞處——你一心從科學方面去想一個問題，而結果用普通常識倒可以不費事地得到解答。」

「我希望我能知道你在說什麼？」亨利說。

「衛藍德！」麥肯茲叫道，「我不是在他家裡見過她的——是在她的實驗室裡，他媽的，她真聽敏要幹我，她一定也看出我沒有得到滿意，她是衛藍德實驗室的技術助手，我是一天早上去看那老頭子的時候看到她在兒的，現在我記起了，他那時正在大發雷霆，因為有些老鼠在夜裡逃出籠子，弄翻了幾瓶非常貴重的東西，有一瓶是裝的五十立方厘米的重水——大概價值萬五千元，很明顯的，那是她的疏忽，衛藍德向她說了一些很不中聽的話。」

亨利看著他，但是他知道現在最好不去詢問麥肯茲。假如我們只要得到賀旗的屍體——但是梅友已經準許他火葬了，哦，我不能責備他；屍體沒有顯出任何不對之處，總之，事實是不能證明謀殺的，也許她沒有認清這一點，否則也不致於這樣急于要幹掉我了，這樣的試驗要使用陪審官相信，那是太麻煩而又太不確定了，但是她殺死了賀旗！我知道，我有一點辦法也沒有，且住！他那樣全神地凝視着亨利，以致這老頭子皺起鼻子掉轉開去，然後麥肯茲迅速走出去，一會兒，亨利聽到他在打電話。兩小時以後，瑪格拉蒂、西玲和鮑爾、安生拉了那老式的門鈴，懷疑地站在那裡，凝視着那扇破舊的大門，麥肯茲親自開門。

「亨利今天出去了。」他解釋道，「請進，」
「我帶鮑爾一塊來了，」西玲太太說：「我想你不介意吧，」
「一點不，」麥肯茲領他們上樓，為他們端來椅子，

一會兒他走了回來，重新坐下，喝了那杯水，把空杯子放在水壺旁邊。

「重水，」他說，「看起來，嘗起來，聞起來和普通水一樣，但是它有一些特別的性質，譬如，假如少加一點到水中，他能滋養這裡的豆類植物，它或者是阻碍或者加速牠們的生長，看你所加的濃度如何，一點點可以殺死一條金魚，假如你飲一滿杯，那會令你致死，怎麼樣了？」他突然問道，因為西玲太太臉色變得非常蒼白，她正以一種令人驚異的緊張神態凝視着他，連安生都好像注意到了，因為他伸手輕輕地觸着她的手臂。

「不，」她說，「不，」很明顯地，她在極力控制自己。

「假如任何人因為喝重水而致死的話，那是非常難得證明的，因為它幾乎在任何方面和普通水有一樣的反應，唯一的方法是製出組織中的所有水，用分光檢查來確定其中有無重水存在，組織在重水中顯得和普通水不同，但是即令如此，也很難證實，因為所有水中都有極少量的重水存在的，」突然，他的頭向前低下，他傾跌在工作檯上。

「麥肯茲博士，怎麼回事？」安生站起來，驚慌地觸身向他，西玲太太也站了起來，但是迅速地看看實驗室周圍。

「鮑爾！」她低聲說道，「來吧，我們必須出去。」

「出去？」他驚詫地看着她，「但是他病了，我們必須替他做點事。」

麥肯茲極困難地抬頭來，無神地看着她，「你——你在

就坐在西玲太太第一次來時她坐的那張椅子上，水壺和一隻杯子就放在她旁邊的工作檯上。

「我請你們來，」他說，「是因為我有了一個很有興趣的發現。你們記得我不是取來一條金魚和一些魚缸的水嗎？我相信現在我是站在一種告訴你們水裡會有什麼東西的地位……」

他停下來，說了聲請原諒，就走向窗口去開窗戶，窗框太緊，「你可以幫我一下嗎，安生？」他說：沒有轉身，這兩個男人在那裡拉了一會兒窗子，然後麥肯茲說道：「不開窗，沒有關係，看來這裡塞住了，但是我不會耽擱你們太久，」他坐下來重新談話。

「我用了所有我能够想得出的方法試過這水，我不用着講細節來麻煩你們，因為那是些有關技術方面的，只有兩件事看來非常奇怪，一是比重，看來比應該有的要重，另一件是吸收帶，看來是不規則的，」他無心地為自己倒了一杯水，執在手中，「假如不是我記起本克夫在重水方面的一些試驗的話，我想這些對你們和對我都不會有什麼意義，你們也許讀過一些關於重水的事，最近在報章雜誌上講得很多，它和普通水一樣，H₂O，但是重元素有了某種不同，所以它仍然是氫，而不同，這和把一種元素變成另一種元素相類似——古代煉金家的夢想成了實事，」

他又停止一下，「一分鐘，」他說，「我煮了一點東西，要去看一下，」他手裡執着水杯，走到實驗室的另一端，走到一個大器具後面不見了，因為有一塊黑布遮着，

杯子中放了重水，」他囁嚅道，「像——賀旗，」

她給他無情而冷酷的一瞥，然後，連回答也不屑於了，拉着安生的肩膀把他拉起來，「鮑爾，我們必須在任何人走來之前出去。」

「你是怎麼回事，瑪格拉蒂？」他問道，「你瘋了嗎？去打電話——請個醫生來！」

「醫生！」她輕蔑地笑道，「沒有醫生能救他了，我看過的。」

「瑪格拉蒂！」他搖動着她，懷疑地凝視着她，重複着她的名字，「瑪格拉蒂！」

「哦，是囉！」她的面孔上顯現着一種冷酷的表情，「我殺了他，我告訴你我殺了他，你這傻子！他知道得太多了，他知道我在衛藍德試驗室中偷了重水，他猜疑賀旗的事，唔，你那樣看着我做什麼？沒有人知道，沒有人懷疑的，假如我們馬上就說，」

「我知道，」安生沉重地說道，他此時已經回復坐在工作檯前，眼看著她說道：「天啊，這就是為什麼你要會賀旗，是了，」他突然抬頭看著她，「這就是你為什麼要要我引你到賀旗，」他的黝黑面孔突然變得發紅，他向前一步執住她的手腕，「就是這個理由嗎？告訴我，」

「不，鮑爾，不是，」她同他掙扎，「起初——是的，現在不是了，我要的是你，鮑爾，我們必須走，現在，假如我被捉住，你看不到你也被嫌疑嗎？鮑爾，你有一次說過無論我做出什麼，你總永遠是愛我的，你說過——哦！」

家常閒話



今日台灣學生的惡性補習現象已漸漸從教育問題轉變成家庭問題。家庭收入只夠溫飽的父母們，因為盼子成龍心切，節衣縮食，省下一些血汗換得的薪津去供養家庭教師。終日煩忙的公教人員戒除電影，打橋牌，聽無線電節目等正常娛樂以及必要的社交活動去學習補習符號和復習中學數理化英文課本，斷送了子女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快樂。舉家為考試忙，為考試操心。豈非造成家庭中的嚴重問題？

追本溯源，惡性補習的風氣尚不脫科學時代求學的觀念。當年是一學而優則仕一，今日是「學而優則升學」。清末民初時，七八歲的兒童已在背誦「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今日中學生的家長常能回憶戰前在高中時代苦讀范氏大代數，談明化學等原文課本的經過。這些課本的內容和美國大學文法科一年級的教科書相仿，何況我國高中學生須更加一重語文上的困難。今日中學生的家長切不可當年本人讀原

(一) 惡性補習的因果

突然一下子，她停止掙扎變得木呆了，凝視着麥肯茲，此時他立起身來，注視着她。

同一個時候，梅友中對和亨利從屋子另一端遮蔽黑布的器具後面走出來，梅友中對和亨利從屋子另一端遮蔽黑布的工作，黃玲太太，我想你是要同我一走了，你也是，年青人，他對安生加上一句，「雖然，你應當謝謝博士，你只要作一個重要的證人。」

他仔細地把那杯水放在工作檯上，黃玲太太立刻搶到手裡，一飲而盡，然後她轉身走向試驗室另一盡頭。

麥肯茲疑問地看看梅友，梅友點點頭讓她走過去。

「不完全是個節省費用的問題，」他安靜地說道，看着安生。

安生此時坐在椅子上，面孔埋在心裡，麥肯茲一隻手放到他肩膀上，「我想，」他說，「假如你到樓下客廳去的話，中尉不會反對的，那裡有電話，你太太這時在家裡，我會經請求她下午留在家裡的，」當年青年踴躍而出時他轉過來道：「我希望你，中尉，關於這事我要你避免任何公開或對我的煩擾。」

「不要愁，博士，我來應付一切，你繼續你的工作吧。」梅友會意地笑笑。

「好，」麥肯茲說，「現在，亨利，我們來把這些豆類植物做些切片吧，我對這有了些意見，我想研究。」

譯自 Esquire Feb. 1966

象頭牌



油毛氈

(出品種類)

20Kg

22Kg

30Kg

35Kg

柏油紙

1/2 Ply油毛氈

1 Ply油毛氈

2 Ply油毛氈

臺灣建材製造廠

經理 陳日章

廠址：北投鎮大屯里復興路四八號

臺北連絡處：臺北市歸綏街277

電話 臺北 45339

文課本的心情去期待子女讀書。

三十多年前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化學系主任吳沅先生退休後在美國學校擔任高中化學教師。他發現我國中學教科書的著者多屬國內各科權威學者，甚少在中學教書者，而美國教科書的著者都是教書數十年的教書匠，學術界上無名之士。編者，教書者和學者，都好高騖遠，除了填鴨方式外，那能有更好的教學法呢？這種填鴨舉動已禍延幼稚園家長們為求子女們進小學後升級順利，紛紛要求幼稚園中教授艱難的習字，甚至要求在幼稚園中開始教注音符號。試問手握鐵筆在畫本上塗鴨尚有困難的兒童開始習字，說話尚不完全的兒童學語音學上的符號，豈非怪事？誠然對少數智齡 (Chronicle Age) 超出足齡 (Chronicle Age) 的兒童可收相當程度的效果，但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却是驚人的。

美國兒童教育權威學者葛雷斯 (Dr. Ellen Grace) 女士在一所規模宏大的孤兒院中，研究嬰兒的手指動作 (Locomotion)。她召集五十位二十足月的嬰兒和五十位二十八足月的嬰兒；同時學習扣衣服鈕扣和解鈕扣動作。將兩組學習的進度用曲線表示。她發現將二十八足月嬰兒的進度曲線的時間半擴大七倍後，和二十足月嬰兒進度曲線恰巧吻合。換言之，教導二十足月嬰兒學習這動作所費的時間和精力為二十八足月者的七倍。很多學者利用這方法研究中小學學生的學習能力也得到相同的結果。將教材配合學生的智齡，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以不適學生的教

材強行灌輸給學生往往引起學生的反感，產生厭惡某科知識的觀念。日後需要教師無限的耐心及長久的時間才能糾正心理上的惡感。

惡性補習非教育行政當局一紙禁令所能禁止，廢除入學考試制度也非釜底抽薪的方法。這問題需要全國的家長和教師誠心合作共謀改進。家長們採用最新教學方法培植身心健全的子女，日後因入學考試失敗不能進造，豈非白費心機？注意學生各方面平均發展的教師的門牆桃李考不取學校，豈能不受家長們的指責？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青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樑，每當青年節和兒童節時，惡性補習的風氣值得各界人士反省。

(二) 婦女問題的情理法

今年正月號聯合國文藝組織通訊(CUNESCO Courier)月刊上登載日本女子大學四十一位女生因燙髮受到校長警告的新聞。有位日本教授正在講授人體生理學上最新的發現和理論時，忽然看見班上有位燙髮女生，大吃一驚。這教授覺得最新式汽車到校上課，時常乘豪華客機到各地旅行，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講授最新的生理知識，却具備三十年前的頭腦。愛美是婦女的天性，燙髮是各國盛行的美容術。大學女生都已達到法定成人年齡，在社會上具備被人尊敬的人格。校長警告女生燙髮的法律根據何在？這新聞引起日本國內外莫大注意的原因是：該校選

(三) 醫藥費的預算和浪費

貧病交迫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事，但美國醫師學會的會長在年會中却指出醫藥，在近代社會中已逐漸向愚笨的浪費途上前進。因病人的無知發生的浪費現象和悲劇難以枚舉。

五年前紐約有一位郵局出納員，服務郵局三十年，平日奉公守法，所蒙上司嘉獎。在告老退休前一個月，上司發現他盜用公款，每週兩次，每次五百元，已連續三月之久。立即將他革職送法院嚴辦。他在法院向法官哭訴說，他妻子患風濕呻吟不起已有數年。市上新出特效藥ACCTH，每劑五百元。他妻子每週需注射兩劑，情急挪用公款償付藥費。同事們念他三十年來忠誠服務，集款代他償欠，並且將他妻子送入風濕專科醫院。經名醫診治後，用阿司匹靈就將她多年的宿疾治愈。醫藥界的統計，阿司匹靈是治愈風濕病比例最大的藥品。歷年來醫師們為她開的阿司匹靈處方她夫婦都認為太廉棄而不用。結果造成身敗名裂的結局。

五年前，台灣某工廠技工患腹痛吐瀉，那時傷寒特效藥氯靈素問世不久，每粒市價三十元。他要求廠醫開八粒。服後兩天病愈。診所藥費可分期在工資中扣除，他一個月用完，他忍受了八個月入不敷出的痛苦。事後醫師告他用

在一九〇六年首創大專收納女生的風氣，年來提倡婦女教育不遺餘力。日本是婦女運動週遇最少阻力的國家。戰後日本婦女運動進展的神速，壓為各國人民贊揚。

去年美國某大公司的全體女職員，為歷年加薪的比例遠較男同事為低，基於同工同酬的原則，集體向公司抗議。董事長的答覆為，倘使未婚的女職員和異性朋友進入娛樂場所時詭秘除男人破鈔的陋習，已婚的女職員願意和丈夫擔負相等的家庭經濟責任，他願意慎重考慮女職員的加薪問題。

台灣光復前一年政府已在詳密籌劃本省教育復興計劃。接收前半年已着手訓練教育幹部人員。主持這計劃的人來到台灣後，發現台灣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包括職業學校）中女生稀少的現象出於意料。臨時修正苦志籌備的計劃書，加強提倡婦女教育。日後當他自己的子女各一人準備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時，家中的收入只能供給一人受大學教育，他不得不違心執行他歷年提倡婦女教育的主張。在今日我國社會中，大學文憑對男人的意義，遠較對女人的意義重要。女兒在校成績名列前茅，也甘心情願將進大學深造的機會讓給兄弟。

調查婦女問題可從三方面着手。日本大學女生因燙髮受到校長的警告，可以通過議會，向教育行政當局質問，要求校長收回成命，用法律解決這問題。美國某公司的董事長則用理智答覆女職員的加薪請求。我國某生未能和男生一般享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機會則是受情義的影響

普通約三四天可愈時，後悔萬分。八個月經濟上的痛苦是一兩天的肚瀉代價。

除去急病和重病外，家庭中醫藥費用的伸縮性較飲食和衣服尚大。尤其在特效藥和維他命充斥的市場上，輕微病痛醫治的費用有極大差別。如何安排家中醫藥的開支，避免小病化大病的危險是最難解決的問題——比美國電視節目中，六萬四千美金懸賞難題尚難答覆的問題。

「你太斤斤計較於錢財的得失，」醫生對一個愁面苦臉的病人說。「千萬不要這樣。剛剛才只有二個星期以前，我的另外一個病人也是這樣，因為他付不出裁縫費，愁得連覺都睡不着。我叫他忘掉那回事，現在他果然就好了。」

「我知道，」病人點點頭說，「因為我就是他的裁縫。」

一個士兵選拔隊長看見在一個鄉村的好幾處牆上都用粉筆畫了一個圓圈，不偏不倚的在圓圈中心都有一個彈孔。「我們一定要把這一位神槍手找出來，」他對他的隊員們說。「我們的國家正需要這樣的人才來為國家效勞。」

不久這一位神槍手便被訪查出來，請去晉見隊長，「你怎麼會射這樣的準的？」隊長問他，

「噢，」神槍手癡笑着說。「簡單得很！我先開一槍，然後再畫上一個圓圈。」

啞口無言

Arnold Bennett著
邱慧璋譯

晚飯後，約翰和羅拔·郝斯安兩兄弟坐在布斯萊舊堡街底他們家的起居室裡，他們是獨身漢，穿著喪服。瑪琪正在收拾餐桌，她是一個中年的女傭。

「羅布和咖啡留下，」哥哥約翰說；「李佛西先生就要來。」

「是，約翰先生，」瑪琪說。

「石板，瑪琪，」羅拔指著他背後的壁爐架子簡短地下令。

「是，羅拔先生，」瑪琪說。

她從壁爐旁取下掛著的石板和石筆拿給他。

羅拔拿了石板在上面寫著：「李佛西來幹甚麼？」

他把石板從桌上推到約翰那邊。

於是約翰在上面寫著：「不曉得，他打電話說晚上要來看我們。」

然後他把石板推過去給羅拔。

這個奇特的過程並非由於這對兄弟耳聾，他們正在壯年，年齡是四十二與三十九歲，肢體五官十分健全。這不是因為他們在吵過一次架後再也不交談了。他們吵架的歷史說起來若不是因為其中充斥著可笑復可憐的所謂人性，是不可置信的，而且中原工業區時常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郝斯安家發生的事很可能臨到任何一個具有純粹布斯萊血統的人，對於一個布斯萊先生而言：他製好牀後，就躺下去，決不訴苦。

郝家弟兄從他們自製的啞症受够了苦，但是他們像斯多益（Stoics）——古希臘斯多益派哲學之信徒，愈重道德倫理，克制情感，忍受痛苦。——一般忍受著。瑪琪是發明用石板的，事實上他們從那位健壯勤快的女人口中聽到不少透白的真理，他們並沒有屈服，不過為了對瑪琪減少不便也就採納了用石板的法子，以後他們也不妨就採用為他們彼此間的談話工具。至於朋友們——他們的朋友對此事也得將就了。終於布斯萊對這兩個人在一群人中和別人隨意交談而彼此不說一句話的事不再感到興趣了。瑪琪對於她每天維持著的雙重場面也不發生興趣，因為她一點幽默感也沒有。於是這個開明的敵意形成性格上的一部份，像天氣一樣被容忍著。這對兄弟頗以此為傲，甚至布斯萊人也認為它是一個有趣的風土特色。在這一個可愛的也可說是完美的吵架之中唯一遺憾之處就是，約翰與羅拔同是洛克夫的馬左利加工廠的職員，一個是經理，一個是銷貨員，在商務上他們偶而不得不交談，由藝術觀點而言，這是可悲的，雖然他們談起來非常嚴肅而疏遠。這種必須的和談也只限定於工廠範圍之內。而當羅拔不在旅途中的時候，這兩位高大，強壯，黑皮膚，長著鬍子的男人，常在夜裡下班後，前後沮喪地走在舊堡街上，相互之間隔著約五碼之距離。

該地的民性是驕傲，頑固，不可屈服的，是這些性格與浪漫和愚蠢的可怕而奇異的混合；對的，就是愚蠢。

十年間這對兄弟從未交談過。在那次歷史性吵嘴的早晨當羅拔對約翰的話不予回答，好吧，「約翰暗中說——約翰既比他弟弟年長，當然該懂得多些——」我得教訓他一次，除非是他先說我就不和他說話。而羅拔在暗中似乎也猜測到這個愚蠢的決斷，心裡想：「我們誰在？」瑪琪是第一個注意到他們頑固的靜默，然後他們的朋友也注意到了，特別是律師李佛西先生，他們最親近的朋友。但是你別以為有人會向他們提出堅強的抗議，因為約翰和羅拔不是那種可以和他們隨便的人；而且布斯萊的人起初對這件事都感到興趣，他們採取一副冷靜的觀望態度。當然他們都喚兩兄弟是傻子，然而帶着頗為同情的口吻，因為



於是有人提議辦立精神病院，這就是驕傲，愚蠢，和習慣的力量。

那晚上翻石板剛結束時鮑華·李佛西先生就出現了。他有金黃色的頭髮，一張快樂的臉孔，軀體比較這兩位兄弟來得輕盈短小些。他和他們的友誼追溯到小學時代，這一直延續到李佛西進入一個高等的職業內。李佛西和郝家兄弟一樣也是單身漢，他夜間常是空閒的，平常每星期六晚上都來找他們倆，而每星期三他們中間總有一個去看他；但是這一個特別的晚上是星期四。

「您好？」約翰在噴兩口煙之間簡短地歡迎他。

「您好？」李佛西答道。

「您好，鮑？」羅拔接著也問候他，也是在噴兩口煙之間。

「您好，老二？」李佛西答道。

他被指著一張椅子，坐下後羅拔將咖啡倒入瑪琪帶進來的第三隻杯子裡。

約翰把他正讀著的那份斯達福州信號報推開。

「最近有甚麼事麼？」約翰問道。

「唔，」李佛西說，兩個兄弟都注意到他很不自在，失去平時那種幽默而輕鬆的諷刺態度，「這嚇發表了。」

「見鬼了，」約翰喊著，「什麼時候？」

「今天下午。」

然後，在一陣停頓之後，李佛西加着說：「是的，我的孩子，這嚇發表了。」

「在那兒呢？你這個傻瓜，坐在那裡儘說，」羅拔問著，「在那兒？」

「就在給你們姊姊的那封掛號信內，郵局等到我們拿出文件才肯交出來。」

「唔，我真慚愧！」約翰喃喃地：「誰會想到那裡去呢？那麼你已經拿到遺囑了？」

李佛西點頭。

那家弟兄有一個姊姊叫卜太太，是一個染料商的寡婦。三個月之前，在到曼徹斯特後的那晚卜太太突然逝世。（甚至在出殯時這兩個兄弟也不交談，而引起鎮上的公憤。）卜太太太有錢，有機智，人又聰明，同時也有一些怪癖，其中之一是過度的好賣關子。大家都曉得她留下遺囑，因為她不只一次地，以非常重大的暗示語氣提到這樁事，然而遺囑却找不到。於是李佛西先生就被指定取出處理產業的文件來，若是遺囑一直不出現，這產業就由兄弟倆均分。對於兩個人說來，一萬二三千磅確是一塊豬排由二人均分的話，的確是很可觀的了，正在刀子要往下切開這塊美味肉時，應！遺囑出現了！

「遺囑怎麼會在郵局？」羅拔問。

「信封上的字跡是你們姊姊的，」李佛西說，「包裹是在曼徹斯特寄出的，很可能她帶了遺囑到曼徹斯特去給律師或那一類人物看，然後她怕在回來的路上遺失，於是她用掛號寄給她自己，但是在它到達之前，當然她已經死了。」

個暗示。若是你們中間任誰在一年之內不和安妮·愛萊莉結婚，那我就把一切全贈給安妮·愛萊莉小姐（老姑娘，文具兼化妝品商，達克銀行、柏斯萊。她應該從她的失戀得到一些東西，她也會得到的。李佛西律師必須好好地做我的遺囑執行人，而我把靈魂交給上帝，盼望一個幸福的復活。一八九六年一月二十日。簽章瑪麗·安·卜特，寡婦。」正如我告訴你們的，見證人都按次序簽了字。」李佛西唸畢。

「放在這裡，」約翰短短地說着，仔細地唸着文件。而羅拔真的走過桌子從他哥哥肩膀上看過過去——這是他極端激動的明證。

「而你的意思是說像這樣一個遺囑在法律上能生效？」約翰喊道。

「當然在法律上是生效的，」李佛西回答，「法律辭句是有用的，它常常避免糾紛，但是並非不可缺少的，你曉得。」

「哼！」羅拔走回他的位子，點起煙斗。

三個人都很激動，每個人都怕開口，甚至怕看到另外兩個的眼睛，接着一陣尷尬的沉默。

「噢，我想我得走了，」李佛西終於困難地啓口。他站起來。

「我說，」羅拔阻止他，「最好一點也別向安——安小姐提到這件事，好麼？」

「我就不說，」李佛西同意，（很不名譽也不合職業

「那倒是瑪麗·安一個不變的計畫！」約翰稱讚着。「她就是那個樣子！」羅拔朝着李佛西說道，「但是多麼古怪！」

現在兩人都是（可原諒地）急切地想要知道遺囑的內容，可是他們中間會有一個首先表現那個好奇心嗎？在這個世界，絕不可能！就為了財產也不行！那樣做簡直就不屬於柏斯萊的，當然更不是郝家的家風了。於是李佛西最後不得不開口。

「我想我得念一念遺囑給你們聽，麼？」

兄弟倆點頭。

「管你的，」李佛西說，「這不是我的遺囑，我和它毫無瓜葛；所以請你們別激動，據實說來，她一定是親自寫下遺囑，寫得一點也不恰當，但是簽證方面全對，法律上是生效的，和法官本身給她寫的一樣。」

他拿出文件念着，應允又不自然。

「這是我的遺囑，你們兩人都是絕頂愚蠢的，約翰，羅拔，我也常常這樣說你們。沒有人明白，也永遠沒有人會明白，你們幹麼為安妮·愛萊莉吵得那個程度，你們是在懲罰自己，但也是在折磨她，而讓她等這許多年對她是不公平的，所以不論如何，我把我的產業完全遺給你們當中娶安妮的那個人，而我希望這會給你們一個教訓，你們需要這個教訓更甚於我的錢，但是你們必須在我死後一年以內和她結婚，假使那一個娶她的願意把五千磅或類似的數目給另一個的話，當然甚麼也不阻止他，這不過是一

道德地隱秘起他已經說了一些的事實。」

於是他走了。

這兩個兄弟坐着，起伏不定地繼續着過去與未來。

十年之前，安妮·愛萊莉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孤女，她在這個鎮上欽敬與鼓舞中開始幹起營業來，她的勇氣，傳智與女性的迷力吸引了約翰。但是，啊！如奧密（譯者註：第一世紀羅馬大詩人。）所書：要一個女人只討一個男人的歡心，是多麼難！羅拔也愛上了安妮，彼此控訴對方在暗中不顧兄弟之情去追求安妮，也因着對方的控訴深刻地受到刺傷，為着證明本身的無辜，兩人皆因極端愚蠢的自尊心而私自宣誓絕對不再和安妮有任何瓜葛。這就是生活！這就是男人！這就是男性的自我主義！也就爲了這個原因，爲了自尊心受傷，約翰和羅拔十年不交談，而且至少毀壞了他們之間一人的生活；他們對安妮的態度也是卑鄙的，說來她很可能和他們中間的一個結婚的。

早晨兩點鐘的時候，約翰拿出一個銅板以表決勝負。

「誰先去？」他解繹道。

羅拔聽到他哥哥十年來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時，背脊上起了一陣奇異的感覺，他想用聲音回答他，他急欲以聲音作答，但是他不能，有一樣比這個欲望更強的東西阻止他底舌頭的動作。

約翰把銅板往上一丟——這是一個金磅——然後用雙手蓋住。

「反面！」羅拔唸着，有點沙啞地。

但那是正面。
然後都上床去。

愛茉莉小姐店舖的旁門在布列克巷，並不是在大街上，所以一個男人，即使是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也可以悄悄溜入布列克巷，穿過皇子道，然後從較寂靜的那一頭走到門口而避免許多人的注意，約翰·郝斯安就採取了這條路線。自從六月那個星期五晚上他離開家門的那分鐘起，他總意味到柏斯萊全鎮都在注意他，事實上柏斯萊之大而重要是不會把它的注意力匯集在某一個人身上的。柏斯萊不是一個村子，請你別這麼想，然而，約翰總不免有這個幻覺。

店舖打烊了，就如他所料想的，但是在旁門與舖子的小百葉窗之間，會客室垂簾的窗戶露出了一種奇異的有趣的處女底一塵不染的內務。約翰向大馬路投以恐懼的一瞥。似乎沒有行人經過，在特辣法加路對面的那座衛理公會教堂的看守者正在清潔巨大的哥林多式圓柱，他對於突然之間成為愛神之殿的愛茉莉小姐的店舖毫不加以注意。

於是約翰敲門。

「我是個傻子！」他一邊敲門一邊這麼想。

因為他不十分知道他下一步該怎麼做，他將銅板攔腰，能在他弟弟之先接近安妮·愛茉莉，但是下一步呢？是的，他的確想和她結婚，是爲他自己也是爲了他姊姊的遺產，但是下一步呢？他怎麼解釋十年之久的冷淡、遺棄及

。」

而——

「可憐的包卜。」（譯者註：Bob包卜是Robert羅拔的簡稱）

唯一使他不能舒服的是他不能造出一個十足巧妙的造訪的理由，你不能告訴一個女人你去拜訪她是向她求愛，而你又上次的造訪恰是十年之前，似乎某一種解釋是必要的；最後，因爲安妮是那裏高興見到他，又那麼地親切、溫柔，那麼地適應這個場合，他決定讓他在她家裡出現的這件事當作不須加以解釋的自然現象。他們繼續地談着吃着，直等到夜色更深，安妮點起煤油燈拉上窗簾的時候。

當她在房間裡走動時，他偷偷地觀察她，他判斷出她一天也沒有長老，還是那付豐腴、挺直的身段，乾乾淨淨地，細潤的皮膚和淡黃色的頭髮，小鼻子，和閃亮的眼眸——可能只除了那對閃亮的眼眸稍爲不如平常之發黯；她沒有長老一天。（這一點他當然是完全錯的；她長老十年了，現在三十三歲，帶有十年成功的商業經驗，她再不可能是二十三歲了，然而她依舊是一個可愛的女人，是勝過他萬分的女人。）她那幹練的神態很使他傾倒，而且那其中又混雜着一種奇異的柔性，含有一個美妙的暗示，蘊藏着願意屈服的意味，——她使他覺得自己既高大又富男子氣——總之，一個男子漢。

他懊悔虛度的十年，他現在的生活方式似乎是不可忍受的了。新天堂打開門，露出樂園裡的光芒了。總之，他

對愛情所負的罪？總之，他怎麼解釋那不可能解釋的事？他這晚上除了弄得自己狼狽不堪外，很可以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而隔多少時候羅拔可以獲得權利來說他那一套？這點還未獲得解答，極其微妙的題目是不能在石板上解決的，而且他又不敢開口向他弟弟提起，他極怕遭取拒絕。

於是他希望安妮的用人會告訴他安妮不在家。

安妮却佔了他的上風，她出來開門。

「噢，郝斯安先生！」她喊道，即刻臉上展露出一個歡迎的微笑來。

「我正走過，」他裡面那個笨伯衝口而出，「我就想十五分鐘之內他究竟是坐在起居室內，坐在壁爐和鋼琴之間的套布安樂椅上，安妮也已經拿過他的帽子，告訴他晚上用人出去了。」

「我可打擾你用晚餐，愛茉莉小姐，」他說。雖然他慌亂失措，却也注意到對角鋪蓋的白色鑲花邊的餐巾，以及放在上面的涼肉，麵包，和閃亮的刀叉玻璃杯等。

「纔不，」她答道，「我想你還沒有用飯吧？」

「沒有，」他想也不想地說了。

「你要幫我吃我的一份可太好了，」她說。

「噢，但是真——」

可是她從書架下面的碗櫃裏拿出碟子等——而他就那樣呆着！她不讓人拒絕她的，這真是美妙。

「我真高興我現在來了，」想着，「我進行的倒還好

覺得自己十分適合那個樂園，他覺得他一向就是一個屬於女人的男人，而自己並不曉得。

「天啊！」他想着，「按這種進度看來，我可能在兩週之內向她求婚。」

而又是——

「可憐的卜比。」（譯者註：Bobbie卜比是Robert羅拔的暱稱。）

一刻鐘之後；在一種神奇的情形下，他們比從前更爲親密，親密得多了。他重新估計在他向她求婚之前所必須浪費的時間，再來的五分鐘他竭力掙扎着要抑制下即刻向她求婚的瘋狂的衝動，然後掙扎過去了，他喪失了神志，他在粉紅色的威爾斯巴（Weilsbach）燈光下向她求婚。

她退縮着，似乎受驚了。

就在瞬間，接着的寂靜之後，他回到對他自己的評論，他是個傻瓜。自然地她會請他回去，她會控告他無恥。

她的嘴唇顫動着，他準備站起來。

「這太突然了！」她說。

天啊！我的天！她的話至少等於消除他的唐突無禮。她會接受！她會接受！他跳起來走近她，可是她也跳起來向後退却，他不能那麼容易得到他的捕獲物。

「請坐下來，」她囑咐地，「我必得想一想，」她說很顯明地控制她自己，「你下個禮拜天早晨會到教堂去嗎？」

「會的，」他回答。
「假如我在那裡，而且假如我帽子上帶的是白玫瑰，那就表示——」她垂下眼臉。
「願意？」他問道。
她點頭。
「假如你不在那裡？」
「那就再下一個禮拜天，」她說。

他以郝家的風度謝謝她。

「我寧願那樣告訴你，」她假裝正經地微笑着，「這會避免另一位——那個——你懂嗎？」

「對的，對的！」他同意，「我十分明白。」

「而假如我看到玫瑰，」他繼續說下去，「我就來這兒喝茶，可以嗎？」

她停了一下。

「無論如何，請你別在出教堂時和我談話。」

當他走下舊堡街時他自言自語地說，神蹟時代還沒有過去；同時，總之，他並沒有他實際年齡精確的數字上所記載的那麼老。

下個禮拜天她不在教堂，這叫他很愉快，不過，羅拔幾乎整禮拜都出門，他可以獨自一人在家裡夢想。他時常走過愛茉莉小姐的店舖。但是他沒見到她一眼，而雖然他的確需要買信箋信封，他却不敢走進去。羅拔禮拜五回來。

在第二個禮拜天早晨約翰清早起來，以便結上他在漢

她帶了白玫瑰，那是絕無疑問的，在她帽子上的花園裡，大約有一百五十五朵白玫瑰。

約翰的心湧着幾許歡欣！他獲得了安妮，而且也獲得遺產。是的，他會把那古怪的五千英鎊送給羅拔，他當時的心情很可能把英鎊增為幾尼。（譯者註：一英鎊值二十先令，一幾尼值二十一先令。）牧師講道他一點也沒聽進去，整個崇拜之中他跟着會衆數次站立又坐下，因為他是那麼的心不在焉。

崇拜結束後，他等待會衆散完，以保守他對神聖的安妮的諾言，羅拔也照樣子做。羅拔這一種不識時務的魯莽態度有些阻止約翰心中幼稚的念頭，要和可憐的包卜打交道；於是她站起來走出去，羅拔也跟着走。

他們靜默地進中餐，約翰決定在她見到安妮後，才開始他友誼的序曲，也同時告訴羅拔他已正式訂婚了。兩兄弟吃的很少。他們都在餐後休息時間閱讀書報——約翰看的是基督教共和報，而羅拔（我很抱歉）看的是信號報的週末板球戲。

然後，抽過幾口煙，他們都出去散步，自然不採相同的方向。燦爛的陽光使生命的快樂充滿着他們的胸懷。對於約翰而言，他出去散步不過是因為他不能悶在屋子裡，他不能在四點半之前不走動走動，那是他到安妮家去喝茶並接訂婚時刻。於是他走上山港，漫步來到舊堡街，穿着一身宴會禮服。

在他向回走時已是四點半，他謙恭地從布列克街轉入

橋買的一條新領帶，可是他看到羅拔比他早一步；不幸得很，羅拔不但打上新領帶，而且穿上一套新衣服。他們照常在嚴肅的寂靜中吃了早餐，而約翰從羅拔在瑪琪拿達鞋子時對她說話中曉得他要到教堂去。羅拔是一個旅行推銷員，因此也就不拘禮俗，平時對上教堂一點也不殷勤。約翰就在暗中責備他還擱上這一個星期日來打破他一生的習慣是太不識相了。但是羅拔在教堂裡對他一點也不發生不利的影響，那又有什麼可以懊惱的理由。

之後，很明顯地倆人都在等着對方出門。約翰開始煩躁起來，最後他衝勁出去。在舊堡街上他轉過頭，在那所仍舊稱為「皮小姐寓」的大廈對面，他看到羅拔在他後面五十碼遠。這是個美麗的六月天。

他走進教堂時臉紅了。假如他很激動，他可以藉口說他一生的幸福就在乎以下幾分鐘內他所要看到的，無論如何，他十分有把握，雖然還是那麼激動。

走到郝家座位時他必須經過愛茉莉小姐的席次！而那是空的！羅拔到達了。

風琴師結束了前奏曲，歌詠隊的高音領唱第一首頌詩，牧師走上桃花心木講壇的梯階，作了默禱，把講章夾放在頌詩裡，然後向四周觀望，看看誰出席了，誰可能還躺在床，咳嗽一下；然後愛茉莉小姐伴作寧靜地走進教堂，那是富有經驗的旅行家在五分之一秒間趕上火車的神態。崇拜開始了。

約翰看着。

布列克巷，接着走近安妮·愛茉莉店舖的旁門。當他看到羅拔時，他極其驚訝，憤怒；他也穿着絲絨褲，禮服，從另一頭轉入布列克巷。

他們面對面，激怒的心情引起了衝突。

「這是什麼意思？」約翰憤憤地責問着；同時羅拔也責問他：「去你的，你幹麼來這裡？」

只因爲那是個禮拜天，穿着一身好衣服，又是靠近安妮的緣故，他們纔沒有演成武行。

「我來看安妮的，」約翰說。

「我也是的，」羅拔說。

「你太遲了，」約翰說。

「哦，我遲了，是嗎？」羅拔輕蔑地笑着，「謝謝您。」

「我告訴你，你太遲了，」約翰說，「你現在就可以知道我已向安妮求婚，而且她也接受了。」

「講得好，講得好！」羅拔說。

「別叫！」約翰說。

「我沒有叫！」羅拔說，「但是你也很有可能知道你錯了，我的乖乖，是我向安妮求婚，而她接受了。」

「你什麼時候向她求婚？」約翰說。

「你要是一定要知道，那是星期五，」羅拔說。

「她立刻就接受了嗎？」約翰說。

「沒有，她說假如今天早晨在教堂裡見到她帶白玫瑰的話，就表示她接受了，」羅拔說。

「撒謊！」約翰說。
「我想你承認她帽子上帶的是白玫瑰吧？」羅拔抑制地說。

「撒謊！」約翰說，氣急地，「那是她對我說的，她一定是告訴你白玫瑰表示拒絕。」

「噢，不，她沒這麼講！」羅拔說，暗中畏縮起來，但是表面上仍然保持着誇大的勇氣。

他們都氣味地，互相盯着眼。

「走吧，」約翰說；「走吧，我們不能在這裡講，她可以從窗口看到的。」

於是他們走開了。他們很快地走回家，一到客廳時就開始解決了。在他們打架之前，讀板球戲的消息和他們現在所犯的冒瀆的罪孽一比就不算一回事了。

這一幕不是可以文雅地描述的，不過在六點鐘左右瑪琪進來，冒瀆不小的危險，才把他們從他們的家姓，市鎮和那個日子中喚醒過來，然後她說明她不能再在這麼一所房子裡逗留下去，她就離開了。

「但是什麼叫你那樣做，最親愛的？」

這句話是那個華美的夏天黃昏時對着安妮說的，不是別人正是鮑華。李佛西對她說：這一對情人是在李佛西和他母親在特辣法加街的房子裡；他們向西眺望着山港的遠景，月亮正從那裡升上來。

「什麼叫我那樣做！」安妮重複着，眼中閃爍着約翰所見不到的狡猾的光芒，「他們不是活該麼？當然，我現

得他們要知道我們昨天晚上訂婚的消息，會猜疑我的，他們會說我——呃——我追求你是爲的——不，他們不會的，他們是很謙遜的，實在的，很謙遜。」

「無論如何，你可以確定，親愛的，」安妮掣地說，「我絕不要他們的離異錢！什麼也不能叫我丟掉它！」

「當然不，最親愛的！」李佛西說——也許是他善良的一面在說，較爲卑鄙的一面却有點爲那離異的一萬二千磅懊惱。（我必須誠實）。

他再握着她的手。

同時李佛西老太太匆忙地走下花園，李佛西把手放下。

「鮑華，」她說，「約翰·郝斯安來了，他要看你！」

「見鬼！」李佛西喊道，朝安妮一瞥。
「我得走了，」安妮說，「我從這邊走，晚安，親愛的李太太。」

「再等十秒鐘，」李佛西懇求着，「我就跟上來，」他跑着出去。

約翰狼狽不整地在會客室裡等他。

「鮑，」他說，「我和包下狠狠打了一架，我今天晚上不能在我們的房子裡睡，別和我講，可是讓我在你那個空房間鋪張床好嗎？好人兒。」

「噢，當然，」李佛西說，「當然可以。」
「當然，」李佛西說，「當然可以。」

在可以很自由地和你講，是不是？唔，你對這個作何想法？你看，十年之久誰在街上也不理睬我，而突然間他們那樣子來看我——只不過因爲中間有錢的原故。我不能相信男人是那麼笨——不，我實不敢相信！他們是你的朋友，鮑華，我曉得，但是——記得，那是沒關係的，不過要牽着他們走是多麼滑稽地容易！他們會吞下任何奉承話，我就那麼做，要看看他們怎麼樣，我想我安排的十分不錯，我十分相信他們會在同一時間來看我，那麼我豈不可以顯一點顏色給他們看看！不幸的是他們在門外就碰頭了，非常生氣——我從臥室窗口見到他們——然後走了。」

「你別忘了，我親愛的女孩子，」李佛西說，「他們吵架是爲了你；我也不願意花一分鐘替他們辯護，不過並不全爲了錢他們才来找你；而是錢給他們一個藉口！」

「那麼，那就是一個很壞的藉口了！」安妮說。

「同意！」李佛西念道。

在遠處山港教堂尖頂後面，月色是非常可愛，富於浪漫情調，它對這對情人的效果正是所猜想到的。

「可能我現在覺得抱歉，」安妮終於承認，迷人地蹙着眉。

「噢！我不想有什麼可抱歉的，」李佛西說，「但是他們自然會想到我也有一手，你看，我從來沒和他們談過一字——關於我對你的感情。」

「沒有過？」

「沒有。你曉得這對他們是頗爲微妙的題目，我很晚

「那我現在就上床，」約翰說。
一個鐘頭後，在李佛西送他未婚妻回家後，他的母親也已就寢，前門有敲門聲，李佛西開門讓羅拔·郝斯安進來。

「你看，鮑，」羅拔說，他的情景委實可憐，「我今晚要在這兒睡，你不介意？事實是這樣，我和傑克（約翰的簡稱）吵了一頓，瑪琪又走了，而且，總之，我今晚不可能和傑克呆在一个房子裡——。」

「但是什麼——？」

「你瞧，」羅拔說，「我不能說明，不過讓我在那個空房間裡睡一晚，我想你母親一定不介意的。」

「噢，當然不，」李佛西說。

他點了一根蠟燭，陪羅拔上樓，把那個空房間打開，羅拔給了羅拔後，推他進去說：「晚安，」然後把門關上。哈！那一晚！

當一九五四年英國王儲一路巡幸至澳洲時，在一個大學機構裡有一大批人被介紹給愛丁堡公爵。輪到一對青年夫婦時，介紹人說「這是羅賓遜先生和博士，」公爵抬起眉毛表示不解。羅賓遜先生連忙解釋着說，他的太太是一個哲學博士，「所以論地位比我重要得多。」公爵微笑着說，「噢，是嗎，在我們家庭裡也有着同樣的困難。」



科學新知

— 高速配種法 —

在農業研究方面正進行着一項重大的科學改革。美國路易西安納州立大學的植物病理學家惠勒 (Hewthorne) 博士爲了培養一種對於病蟲害抵抗力特強的燕麥，他創先引用了細菌學家們習用的大規模繁殖方法。譬如說細菌學家想在某一種系細菌中尋找出一種可以抵抗燕麥的菌種時，他們通常將含有千萬億細菌的培養基加以燕麥四林處理，結果其中可能有很少幾個不怕燕麥四林藥力的細菌遺留下來，然後對於這殘餘的少數細菌迅速加以繁殖，不久就可以得到一系能抵抗燕麥四林的菌種。

在植物培養方面，一般說來時間要長得多。傳統的方法是先選擇某一種比較適合的品種來與對病蟲害抵抗力特高的原生或野生種雜交，中間經過一再反復的交配，或者可能尋到一種對於病蟲害抵抗力較強的新品種，應用這種方式，時常要費到十五年以上的時間。

惠勒博士爲了尋找一種可以抵抗 Helminthosporium Victoriae 病的燕麥，他決定依照細菌學家們慣用的大量繁殖方法來進行。根據他在科學雜誌上的報告，他一次將一百萬粒燕麥（約有四百五十萬萬粒）燕麥種子培植生芽，然後在這些發了芽的種子上先噴散 Helminthosporium 菌所分泌的毒素，跟著再散佈活的菌種，在那四千五百多萬棵種子中只剩下九七三棵幼苗熬過了第一關得以繼續生長下去，在廿天之後，他又把這些殘餘的秧苗與其他各種燕麥病菌相接觸，結果有四七一株通過第二關的考驗，以作須用十五年的工作他差不多在一千種就完成了，尋到了高抵抗力的燕麥種子來供進一步的試驗，他的這一項試驗一共僅用去了八百工時的勞力。依惠勒博士的意見，這種方法可以應用到很多方面去培養抗拒病蟲害的農作物新品種。

— 無光攝影術 —

在非常微暗的光線下可以視物的電子設計雖然已經不是爲奇，但是所有這些設計一旦處於完全黑暗中仍是無能爲力失其效用。最近美國麻省康橋的貝德公司宣佈一種新式攝影機可以完全不需要任何光線，只靠微溫的物體自身輻射出的紅外線（熱波）就可以將目標攝入鏡頭。

貝德公司的這種「蒸發顯影術」(Evaporography) 是根據戰前德國的一種理想想演進而來的。牠應用一個凹鏡

拾 遺

把熱線聚集集中就如同天文上的望遠鏡把微弱的光線集中一樣。在熱線到達焦點之前先進入一個真空小室，透過一個鹽的晶幕（紅外線可以自由穿過），將牠的影像射在一個很薄的聚膠膜上，這個聚膠膜正面塗成黑色，背面塗有硅化油的薄膜。

當熱線照射在聚膠膜上時，由於溫度的差異對於薄膜背後硅化油膜蒸發程度也有不同，而形成厚薄的差異。當光線照到這蒸發後的硅化油膜時顯出不同的顏色，就如同水面上浮的油花一樣顯出五色鮮彩來，當然這種顏色與物體自身本來顏色並無關聯，牠只表示硅化油膜的厚薄而已。隨著冷熱溫度不同顯出的顏色差異，可以區分到華氏表一度的差別。

當使用這種「蒸發顯影機」在黑暗中拍攝一架飛機時，熱的引擎部份顯出的是黃色，兩翼最冷處顯出的是藍色，「座室內溫暖的房子會從牠四週較冷的環境中顯露出來，工廠的爐房更是顯明的頂上噴出一股熱氣非常突出。這種硅化油膜顯出的影像非常鮮明可以用普通攝影機以黑白片或彩色片照出來。硅化油膜用過後加熱一烤就可以把照過的影像消去，又可重新使用。

貝德公司曾應用一種新型照像機拍攝很多有趣的像片，當辦公室一位小姐的對鏡像片中顯露出一陣熱波從她皮膚上釋放出來時，證明這位女士正在傷風發熱。不過這種「蒸發顯影機」和架價值九千五百美元——並不是爲了這類有趣的目的而設計的，牠的主要用途還是在軍事方面。

一個燈火管制下的城市雖然沒有光線外露，但是就被是沒有辦法掩蔽的，在熱線照像中仍舊會顯露出來。同樣的一座地下工廠也會因熱的發散在紅外線攝影中洩露機密。另外牠在工業方面也有很多用途，尤其是檢查熱的潛在活動最有價值。最明顯的可以用牠來檢查一座建築物的保溫情況，拍攝一張紅外線照片就可以找到那些保溫不良處所的問題。

— 太空船乘客 —

太空旅行已經漸漸端倪，火箭方面的發展差不多快接近空際旅行的邊緣。所有研究火箭的人一致都認為無人操縱的小型人造衛星環繞地球運行計劃短期內即可實現。不過談到載人的空際飛行時，問題就困難複雜多了，因爲牠將直接牽連到乘客的安全與生命問題。前不久加州大學曾舉行一次綜合討論會，談到許多這一方面的問題。

人的身體在地球表面上已經習慣於宇宙線的輕微襲擊，不過一旦遠離地球大氣層的保護之外作相當時間的勾留時，對於宇宙線輻射感受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在這次集會中，根據美國空軍高空生理試驗所的大衛·辛蒙少校報告則前途尚稱樂觀。過去五年中新墨西哥的塞拉曼空軍基地經常發射老鷹、天竺鼠、同猴子乘氣球作廿四小時的昇空飛行。這些動物裝在有溫度調節設備的壓力艙中會升高達十萬呎。此中有兩隻猴子曾在九萬呎以上的高空中前後飛

過六十三小時，在這種高度，宇宙線的強度已經相當可觀。宇宙線對於這些動物似乎無甚損害，明顯可以見到的，僅只幾只黑老鼠身上生了幾根白毛而已，據猜想大概是宇宙線從變態細胞中直接通過的影響。除此以外身體各部找不出什麼損害痕跡來。辛蒙少校承認宇宙線可以殺死體素細胞，不過他認為身體上損失少數幾個細胞不致造成任何嚴重傷害。不過在遺傳方面的影響則又當別論了。如果宇宙線正巧傷害了精子或卵子，牠可以使第二代發生畸形的個體，因此辛蒙少校不敢保險他的那些作過高空飛行的動物第二代都會正常發展毫無缺陷。

比宇宙線更現實更有興趣的問題還是實際旅行時飲食與空氣的供應問題。普通一個人平均每天要排出五磅水，但在一艘星空船為了節省一切可能的重量，這些水非循環使用不可，設法從空氣中，糞便排洩中壓縮抽取回來。至於食物則無法循環，除非把星空船改造成飛行田園，否則似乎無法達到這一目的。依照白斯博士的看法，在星空長途旅行中，普通方法保藏的食物是否適用尚有問題，因為現在一切保藏食物方法都還不够理想，如果連續食用一二個月都會有壞的影響發生。因此星空船必需造得足夠大，可以裝上冷凍箱來儲藏新鮮食物。

星空船內的空氣供應也是一個問題，氧氣由於經常消耗必需不斷補充，排出的二氧化碳氣也需要加以處理。這兩項問題可以用綠色植物加以同時解決——植物吸入二氧化碳排出氧氣。採用這種方式操作，星空船裡將同一個具體

而微的地球一樣，植物與動物在一起使大氣循環。專家們對於星空船內大氣的成份應當如何還無確切結論。如果降低壓力，艙內大氣可以應用純氧（純氧在普通大氣壓下對於人體是有毒的。）不過氧氣對於維持人體健康仍屬必需的。同時在任何情形下星空船艙內的氣壓不宜過低。如果一個隕石將船體洞穿一個孔，混有氮氣，He氣的濃厚氧氣將可以單純稀薄的氧氣損失擴散慢的多。在所有問題中最令人困惑的還是由於失去重力後對於星空船乘員的影響。當然他們會在艙中懸浮，飲水不能用杯子得用吸管，但是這些還都是末節。影響最大的是失去了辨別方位的感覺。人類依靠三種知覺來確定方位：①視覺②內耳的平衡知覺③皮膚，肌肉，內臟受壓力變化的知覺。當失去了重力之後，除去視覺之外，其他二種知覺也將一併失去。但是單憑視覺來辨別方位是不夠的。可能頭朝下都不自覺。因此必須設計特殊儀器來幫忙乘員恢復方位的感覺。

當杜魯門初任參議院議員時，漢彌爾登·劉惠士坐到他旁邊的椅子裡和他攀談。劉惠士是伊黎諾州的議員，當時在議壇上正是一位炙手可熱的紅人。「在開始時不要有一點自卑感，」他告訴杜魯門說。「在開始六個月時，也許你會奇怪你究竟是怎樣混進來的，但自此以後你便會懷疑我們這些人究竟是怎樣才會混進來的了。」



白衣女郎

英·柯林斯著
艾丹譯

兩天後，那項文件送回了，並附着律師的覆信。其他一切都同意了，唯有兩萬磅那一段他有着不同的意見。在那一段上他貼着一張條子，這樣寫着：「此段不能同意，假使格萊第夫人先格萊第爵士而死，並沒有子息的話，全部母金應歸給她的丈夫，不能轉贈他人。」底下用雙行紅墨水劃着。那就是說，這兩萬磅中沒有一個銅板會歸給荷康小姐或格萊第夫人的任何戚友；假使她死後沒有子息，這筆款項整個都要掉進她丈夫的袋裡去。

我立刻回覆他一封辛辣短信：「我親愛的先生，關於范禮小姐的遺產，我將仍保留你所反對的那一段。你忠實的友人。」十五分鐘後，回條馬上又來了，「我親愛的先生，關於范禮小姐的遺產，我保留那紅墨水所劃的你所反對的那一段。你忠實的友人。」現在，我們兩人間已弄僵了，這只有等着看我們當事人的意見了。

事實上，我的當事人是排德烈·范禮先生，因為范禮小姐還未滿廿歲，而他仍是她的監護人。我寫了封信給他，不但用盡了各種言論勸他保留我所草擬的那一段，而且更顯明地告訴他反對我意見底下的金錢動機。因為經我調查的結果，知道了波西伐爵士在他房產上拖欠了不少債。他的收入雖不算少，但以他那樣地位的人實在算不了什麼。事實上他是非常需要現款，他律師的反對明明是自私的表現。

范禮先生的回信不久就來了，簡直是離開了本題，不恰當之極。大意為下：「可否請親愛的吉摩爾不必把將來渺茫

未必會有的事來麻煩他的朋友和當事人？難道會這樣恰巧，一個廿一歲的年青女郎將先一個四十五歲的男人而死而又沒有孩子嗎？從另一方面說，在這個悲慘的世界裡，難道真的不能把和平與安靜的價值估得更高些嗎？如果可以，那麼為什麼一定要把那渺茫兩萬磅的事情來擾亂我的平靜呢？

我厭惡地扔掉了那封信，正當它在地板上飄飛的時候，門上起了一陣敲門聲，波西伐爵士的律師墨里曼先生被引了進來。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律師，但最難應付的就是那些骨子裡欺詐陰險而面上又裝做好心的人，一個肥頭胖腦滿面笑容非常像朋友的樣子而又實際最難應付的人。墨里曼先生正是這一類人。

「吉摩爾先生，你好嗎？」他開始溫和地說，「真高興看到你這麼健康。剛才我經過這裡，我想不妨進來坐坐也許你有話要對我講。現在讓我們口頭來解決我們的不同意見好不好？你有沒有得到你當事人方面的消息？」

「是的，你的當事人呢？」

「我親愛的好先生，我極希望他給我一點指示——我滿心希望把這個責任卸下了我的肩，可是他固執得很，不替我卸責。他只說，『墨里曼，這些細節我讓你來處理，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只要你認為那是對我有利的，你把我當作忙得不能分身好了。』這是波西伐爵士一週來對我說的話，現在我只有把它重說一遍。吉摩爾先生，你知道我不是一個強硬的人，以私人來說，這時我真願意把我所寫的那一段塗掉；但事實上我是受人之託，應忠人之事。親愛的先生，我實在沒有辦法呀。」

「那麼你還是要保留你信上的那一段？」我說。

「是的，我沒有什麼可選擇的，」他走向壁爐烤着火，嘴裡低吟着小調，「現在請告訴我，你的當事人方面是怎麼說的？」

我有些不好意思告訴他。我想拖延時間——不過這麼一來我做得更壞。我法律的天性鎮靜了自己，我想同他談交易

「兩萬磅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我不能一下就放棄了。」我說。

「那是真的。」墨里曼說，低頭望着他的靴子，「說得好，先生，說得好。」

「來一個折衷辦法，妻子和丈夫双方的利益同時顧到好不好？」我繼續說，「來，來，這個矛盾我們可以商量商量把它解決。你最低限度要多少呢？」

「我們至少要，」墨里曼先生說，「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磅，十九個先令，十一個便士零三個法新。」（譯者註：一

英磅等於二十先令，一先令等於十二便士，一便士等於四法新，一個法新是幣制中的最小單位。）哈哈，哈哈，原諒我說句小小笑話，吉摩爾先生。」

「小得很，」我說，「這句笑話只值到所剩下的那個法新。」

墨里曼把我的諷刺話說得哈哈大笑起來。在我這方面可沒有他的一半高興，我回到生意經上來結束這次會見。

「這是星期五，」我說，「讓我們等到下星期二再聽取最後的答案。」

「隨你的便，」墨里曼說，「假使你高興，再久些也不妨，親愛的先生。」他拿起帽子要走，最後又說：「你的當事人最近有沒有得到關於寫匿名信女郎的消息呢？」

「沒有，」我說，「你有沒有找到她的蹤跡呢？」

「也沒有，」墨里曼說，「不過我們不必灰心，波西伐猜想有一個人把她藏起來，我們已經派人把他監視起來了。」

「你是指那個在康伯蘭時同她在一起的老婦人嗎？」我說。

「不，另外一個人，先生，」墨里曼先生答道，「那個老婦人我們也不會發現。我所說的那個人是一個男人，我們已經在倫敦盯住了他。我們很懷疑他也曾幫助她逃出瘋人院。波西伐爵士想要審問他，但我說不必；審問只有使他更有防備的，還是先監視他，再等看看將要發生的事情。吉摩爾先生，那個在逃的女郎太危險了，沒有人知道她會幹出什麼來。再會，先生，下星期二我希望能夠聽到你的好消息。」他溫雅地笑笑走了出去。

在和這位朋友談話的下半段時間中，我簡直是心不在焉，只焦急地想著遺棄的事情，再也不去理會其他。當獨留下我一個人時，我開始細想第二步應行採取的步驟。

假使是別人我絕對放棄了那兩萬磅的事情；但是對范禮小姐，我可不能那麼冷淡，我私衷是非常愛護着她。我記得他父親可算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主顧。草擬遺囑時，我是非常偏向她的，好像一個老嫗夫對他的女兒一樣。我決定犧牲自己，只要對她有益。再寫信給范禮先生是沒有用的，他的回信只會從我的手中再行扔掉。當面去見他並對他親自說明，也許會比較有效。第二天是星期六，我決定買一張來回票，扮着我的老骨頭順鐵道到康伯蘭去，希望能夠有機會勸導范禮先生採取公平的態度。無可疑義的，這個希望很渺茫，但我不那麼做，良心上總覺得不安，我一定要盡我一切力量，為了我老朋友女兒的利益。

星期六，天氣很好，有蕭和暖的西風和晴朗的太陽。因為感到兩年前醫生就警告過我的腦疾又有些作祟，我決定有一個可以多做些小小運動的機會。將行李派人送到遊思頓車站後，自己步行而去。當走完荷爾本街時，一個男人匆匆地

走上來和我說話，他就是華爾特·哈威。

「假使不是他來同我打招呼，我一定會不注意地走過了。他變得非常厲害，使我簡直認不得他。他的臉色蒼白又憔悴，他的態度匆忙而又不安——他的衣服我記得在林慕勒支看到他時整潔得儼個紳士；現在呢，却是穿得那麼襤褸，連我底下的小職員都不如。」

「你從康伯蘭回來很久了嗎？」他問，「最近我接到荷康小姐的信，知道了波西伐爵士的解釋很使大家滿意。婚禮是否很快就要舉行呢？你知道嗎，吉摩爾先生？」

他說得那麼快，把他的話奇怪而混亂地堆在一起，我簡直有些跟不上。還有一點，他不過偶然地認識了林慕勒支大夏的一家人，我認為他沒有權利希望聽到別個私事的消息。我決定輕易地撇開范禮小姐婚事的話題。

「到了時間就會知道的，哈威先生。」我說，「我敢說如果我們在報上看到了結婚的消息，那總不會錯的。原諒我注意到了——同時我替你惋惜，你的健康似乎不如我們上次見面時那麼好？」

一陣輕響掠過了他的唇和眼，不禁使我證實自己不以剛才那種態度來答覆他。

「我沒有權利問起那件婚事，」他說，「我一定要像其他人一樣等著看報上的消息。是的，最近我的身體大不如前了。我要到另一個國度去希望能改變我的生活方式和職業。荷康小姐曾盡力地幫助我，我的護照以及證明文件也都弄妥了。那是一個很遙遠的地方——但我不在乎要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管那地方的氣候怎樣或是我在那裡逗留多久。」

他說話的時候，他環視過圍走過我們身旁的陌生人們，好像他以為有人在跟蹤他。

「我希望你在新環境裡會過得很好，然後再平安地歸來。」我說。然後又加一句，想再把他拉回范禮家庭的問題上來彌補我自己的過失。「我今天有點事情要到林慕勒支去，荷康小姐和范禮小姐都不在，現在她們到約克夏去訪友了。」

他的眼睛亮起來了，似乎要說些什麼。但是又一陣神經質的輕響掠過了他的臉，他抓著我的手，握得緊緊的，然後在人羣中消逝了，也沒有再說一句話。雖然他對我一僅是一個陌生人，但我却停在那裡以一種抱歉的心情望著他的背影。我感到哈威先生的未來很成問題。

20

乘早車離開倫敦，到林慕勒支時恰是晚餐的時份。屋裡面是異常空虛和陰鬱。當兩個年輕女郎不在的當兒，我還希

望那個好好的佛茜太太能同我作伴，可是她偏偏有點傷風關在自己的房間裡。僕人看見我的突然光臨都非常奇怪，他們忙了一陣，做錯了許多令人煩惱的事情。就是那個老僕役長也給我弄來了一瓶冷冰冰的葡萄酒，范禮先生健康的報告還是和平常一樣，我派個人去告訴他我的到來，他說願意第二天早上見我。但據說我的突然來臨使他心跳得無力。整夜狂風在呼嘯着；奇怪的破裂聲和呻吟聲在空中到處飄蕩着。我睡得很淺，第二天早上滿懷不暢地獨自下樓早餐。

十點鐘，我被引進了范禮先生的房間。他的房間，他的椅子，他的易怒脾氣還是同往常一樣。當我走進去時，一個僕人正站在他的前面托着一疊影印，有我辦公室中寫字椅那麼寬那麼長。那個可憐蟲以沮喪的態度微笑著，似乎疲倦得要把手中所托的影印掉了下來。他的主人却安然地翻閱着，用一個放大鏡欣賞那不大明顯的優點。

「老朋友，你都好嗎？」在我未開口之前，范禮先生懶懶地斜倚着說，「有你看我真是再好沒有了。親愛的吉摩爾。」

我以為當我露臉的時候，他會令僕人退出的；但結果沒有，他仍站在他主人椅前，在一冊影印的重壓下抖擻着。范禮先生若無其事地用他的手指翻弄着放大鏡。

「我來告訴你一樣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說，「所以你要原諒我，假使我建議我們最好能單獨地在一起。」

那不幸的僕人感激地望著我。范禮先生微弱地重複著我的話，「最好單獨地在一起，」顯然他很表示驚奇。我有些忍不住，決定使他明瞭我所說的。

「請你允許那個人退出去。」

范禮先生皺起他的眉毛，翹起他的嘴唇，嘲笑地奇異着。

「人？」他重複着，「你這位好好先生，他怎麼能够叫做「人」？在我要影印的前半小時他可能叫做人；在我不要影印的後半小時，他也可能叫做人；但現在他只是一隻書架子。吉摩爾，你為什麼反對一隻架子？」

「我反對。范禮先生，這是第三次了，我請求你讓我們單獨地在一起。」

我的聲調與態度使他不得不同意我的請求。他望了望那僕人，悻悻地指着他旁邊的一張椅子。

「放下那些影印給我走開，」他說，「不要弄亂了我所看的地方而使我生氣。你到底有沒有弄亂，真的沒有嗎？你有沒有把我的手鈴放在我拿得到的地方？放好了？那麼你為什麼還不走開。」

那僕人退出了，范禮先生轉身用一塊質地甚柔的手帕來擦亮那放大鏡，然後又讓自己沉浸於另一冊影印中。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會光火的，但我勉強忍下了。

「爲了你姓女和你家庭的利益，我個人不憚其煩地來到了這裡。」我說，「我希望你也能稍爲注意一點聽着。」

「不要威脅我，」范禮先生叫了起來。絕望地跌入椅中，閉起他的眼睛，「請不要威脅我。我身體不好，經不起你這樣打擊的。」

爲了羅娜·范禮的緣故，我決定不讓他激怒了我。

「我的來意，」我繼續說，「是請求你重新考慮你給我的回信。不要迫我放棄掉你姓女應有的權利，讓我最後一次再對你提起這個問題。」

范禮先生搖搖頭並且不幸地嘆息着。

「你真沒有良心，吉摩爾——非常沒有良心。」他說，「不要緊，你再說下去吧。」

我把各要點慎重地對他簡明地解釋。當我說話時，他都躺在椅中緊閉着眼睛。說完之後，他懶懶地拿過了桌上的鼻煙壺，徐徐有味地吸着。

「好吉摩爾，你真是一個好人。」他說。

「給我一個明朗的答覆，范禮先生。我再告訴你，波西伐·格萊第爵士沒有一點權利希望能得到那筆款項。假使你的姓女沒有孩子，這筆款子應該由她自由處理，歸還到范禮家中來。假使你堅持你的立場，波西伐爵士一定要放棄它——他一定要放棄，我告訴你。不然的話，就表現出了他的卑鄙，那麼他同范禮小姐的婚姻完全是爲了金錢的動機。」

范禮先生好玩地對我擺動着他的鼻煙壺。

「我親愛的老吉摩爾，你是多麼憎恨着階級和貴族。你討厭格萊第，是不是因爲他恰恰是個男爵呢？你真是一個激進派——啊，我的天，你真是一個激進派！」

我是一個激進派！我一生都抱着保守主義，可以容忍一切的挑激；但我可不能忍受被人叫做激進派。我的血沸騰了——我從椅中跳了起來——我有無阻的憤怒。

「不要震動這個房間！」范禮先生叫道——「看上帝的面上，不要震動這個房間！吉摩爾，我並沒有存心得罪你，我自己的意旨是那麼自由，所以我想我自己是一個激進派。是的，我們是一對激進派。請不要動火，我們掉開這話題好嗎？好的。來看這些美麗的影印好嗎？讓我對你來欣賞這些線條的優點。好了，現在你又是一個好吉摩爾。」

當他語無倫次地在說話時，我僥倖地以自尊心壓下了我的憤怒。當我又說話時，已是很鎮靜了，他的幽默和無禮，應給他一個輕蔑的不理。

「你完全錯了，先生。」我說，「你以爲我對波西伐·格萊第爵士有什麼成見，其實並不如如此。我剛才所說的話，可以平等地應用在任何男人的身上，不管他是貴族還是平民。我所堅持的原則是一個正當的原則，假使你請附近一個最有名的律師來，他也將告訴你，放棄了范禮小姐的款項給他所嫁的丈夫是違反一切法則的。以法律的立場來說，你一定要反對在妻子死後定將兩萬鎊的遺產留給她的丈夫，不管是在什麼情況之下。」

「真的嗎，吉摩爾先生？」范禮先生說，「假使你所謂的，有一半那麼可怕的話，我保證你，我將接洽叫路易士來，叫他把那個律師帶出去。」

「范禮先生，不要激怒我——爲了你姓女和他父親的緣故，你不要激怒我。在我離開這房子之後，你要負起這不名譽遺產的全部責任。」

「不要——現在請不要！」范禮先生說，「想想你的時間是多麼寶貴，吉摩爾，不要把寶貴的光陰任意浪費。假使我能够，我是要同你爭辯的，但是我不能——我沒有多大精神了。你要，使我煩惱，使你自己煩惱，使格萊第煩惱，使羅娜煩惱，還有——啊，我的天——一切都爲了世界上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不，親愛的朋友——爲和平與寧靜着想，絕對不要那樣！」

「那麼我現在知道你已经決定你信上所說的一切了。」

「是的，很高興我們到底互相瞭解了。坐下——請坐下。」

我立即向門口走去，范禮先生順從地按了鈴。在我離開房間之前，又回身最後對他再說一次。

「不管將來會發生什麼，先生。」我說，「記住我已盡我的責任警告過你。以一個忠於你家庭的朋友和僕人的地位，在這臨別時候我再告訴你，我的女兒絕不會在這種遺產條件下嫁給任何人，像你迫我爲范禮小姐所寫的條件一樣。」

我背後的門打開了，那個僕人站在門口等着我。

「路易士，」范禮先生說，「送吉摩爾先生出去，然後再回來替我托拿影印。叫他們底下人給你一頓豐富的午餐，吉摩爾先生。叫我的兩齋生們給你一頓豐富的午餐。」

我厭惡得說不出話來，轉身無言地走開。下午二點鐘有一班車，我就搭了那班車回到倫敦。

星期二，我送去更改了的遺產文件。實際上這條件中的受惠人，不是范禮小姐親口告訴我所做的。我沒有選擇，假使我不這麼做，其他律師也會奉命照做的。

我的工作做好了，我在這故事中所佔的地位不僅僅到此爲止。不過別人的筆需要來繼續描寫那緊跟着而來的事情

，我只得嚴肅而又悲哀地結束了我的簡單記載。嚴肅而又悲哀地，我重覆說着離開林幕勒支大廈時所說的那句話：「我的女兒絕不會在那種遺產條件下嫁給任何人，像我被迫爲范禮小姐所寫的條件一樣。」

(吉摩爾先生的述說到此暫告結束。)

這故事由瑪莉安·荷康繼續着，這底下的一切係摘自她的日記。

1

(十一月八日)於林幕勒支大廈。

今早吉摩爾先生離開了我們。

他同羅娜會見的結果顯然使他比自己所承認的還要痛苦與奇異。從我們離別時他的眼光和態度看來，我恐怕她也許不留心地對他洩露了使她憂鬱的真正秘密以及我焦慮的原因。這種疑念牽繫着我，所以在他去後，我拒絕同波西伐爵士一道乘車出遊，而向羅娜房間走去。

在這件困難而又可憫的事情中，自從我發覺了對羅娜的不幸戀愛無能爲力後，我就非常不信任着自己。我應該知道可憐哈威能那樣獲得我的信仰和崇敬，也正是對羅娜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可是，如果她沒有親自對我打開她的心，我還是不知這種新感情已深深地生了根。起先我還以爲時間與謹慎可能移去了它，現在我恐怕這愛情之根將永遠長在她的心理，而且將改變了她的生活。這種發現使我對一切事情發生猶豫。我對波西伐爵士也起了猶豫，雖然他有着那麼確鑿的證明。甚至我對羅娜說話也有些猶豫了，我不知道我應否說出我心中所想的話。

當我走進她的房間，我發現她正極其不安地踱來踱去。她看起來似乎激動得很，而且滿面通紅地。她立即上前迎我，在我未開口之先，她就說了。

「我正要找你，」她說，「來，和我一同坐在沙發上。瑪莉安！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一定要結束它。」

在她的雙頰上有着過多的血色，在她的行動上有着過多的力量，在她的聲音裡有着過多的堅決。那本哈威的畫冊——當她獨自一個人時，她常對着那本致命的小冊幻想——正握在手中。我開始慢慢地從她手中拿過來，把它放在邊桌上。

「親愛的，安靜地告訴我，你要怎麼做？」我說，「吉摩爾先生有沒有給你什麼忠告呢？」

她搖搖頭，「沒有，他所說的不是我現在所想的。他對我非常好，瑪莉安——我很慚愧說，我用哭泣來煩擾了他。我是可憫而又無助，我不能控制自己。爲了我自己，爲了我們的一切，我一定要有勇氣去結束它。」

「妳是不是指要有勇氣去要求解約呢？」我問。

「不，」她簡單地說，「親愛的，我該有勇氣吐出實話來。」

她把手臂繞着我的頸子，她的頭安靜地斜擱在我的胸前。對面的牆上正掛着她父親的肖像，我彎下身子，看到她正望着它。

「我不能要求解除婚約，」她繼續說，「隨便有什麼結果，都會使我變成極卑下的人。瑪莉安，我不能自行失諾並且忘掉了父親的臨終遺言。」

「那麼妳又怎麼辦呢？」我問。

「我親口用實話告訴波西伐·格萊第爵士。」她答道，「假使他願意，讓他來解除婚約。不是因爲我請求他，而是讓他知道了一切，不再要我。」

「羅娜，「一切」是什麼呢？假使是指這件婚事是違反了妳的意志的話，那麼波西伐爵士已經知道得够多了。」

「我想這樣告訴他，說是這個婚約是我父親訂的，雖然也曾經過我的同意。照理我應該履行我的諾言，不幸得很，我恐怕——」她停住了，轉臉向我，用她的臉頰貼着我——「瑪莉安，假使沒有另一個愛情在我心中滋長，我



她把手臂繞着我的頸子，她的頭安靜地斜擱在我的胸前。對面的牆上正掛着她父親的肖像，我彎下身子，看到她正望着它。

是會履行婚約的。但當我答允做波西伐爵士的妻子時，這種愛情並不存在。」

「羅娜，你真的要那麼降低自己而對他承認嗎？」

「是的，我將要那麼做。假使我能獲得離婚，他應該有權利知道。」

「他毫無權利知道。」

「不對，瑪莉安，我不該欺騙任何人——尤其是不該對我父親給我的人，而我自己也答應給他的人。」她將嘴壓在我嘴上並吻了我。「我親愛的，」她溫柔地說，「你是太喜歡我也太爲我驕傲了，可是我寧願讓波西伐爵士懷疑我的動機和誤會我的行爲，而不願被他認爲我騙了他，然後卑鄙地掩飾着我的虛偽而獲得我的利益。」

我奇怪地推開了她的臉，我們第一次互換了位置。這一次果斷是屬於她，而猶豫屬於我。我看到了她蒼白、寧靜而順從的臉，我看到了她純潔無邪的心。她的眼光也回看着我——我要說的相反的話也說不出口了。我默默地低下了頭。

「不要對我發怒，瑪莉安。」她說，「誤會了我的沉默。」

我無法答覆她，只有將她拉得緊緊地。假使我開口說話，我真怕要哭了出來。我的眼淚不應該那麼輕易洩流——「親愛的，幾天以來我都在想這個問題，」她繼續說，「用她好動的手指玩弄地編結我的頭髮。」我非常慎重地想到了它。我相信自己的勇氣，只要良心告訴我所做的是對的。讓我明天就對他說——瑪莉安，在你的面前。那沒有什麼可恥，我和你也都無須感到羞愧——那樣才會使我的心平靜，結束了這可憫的隱瞞。我說完後，隨他怎麼對待我都可以。」

她嘆了一口氣，又把頭靠在我的胸前。我心中重壓着這個結果的憂慮，但我仍告訴她我將照她的意思做去。她謝了我，然後漸漸地談到別的事情去。

晚餐時，她又同我們在一起。對波西伐爵士的態度，比較自然得多了。餐後在會客室裡她走向鋼琴，揀那些急速的，不入調的，多花腔的新音樂彈奏着。那素爲可憐哈威所喜的莫札特美麗旋律，自他離開後已不復重奏了。那個樂譜也不在架上，她已經把它藏了起來，這樣就不會有人找出它而請她彈奏了。

我沒有機會察出她對早上計劃有沒有變化，一直到她和波西伐爵士道晚安的時候才顯示了出來。她平靜地請他明天早餐後到她的房間去談話，他聽了後臉色有些異樣。輪到我和他握手道晚安時，我感到他的手在抖顫着。明早的事情將決定他未來的命運，他似乎也知道了。

我和平常一樣走進了我們兩個人寢室中的那扇門，在羅娜睡覺之前，同她說聲晚安。當我俯身去吻她時，我看到了哈威的小畫冊半露在她枕頭底下，正是她在童年時常放心愛玩具的地方。我心中找不出什麼要說的話，只是指著那本畫冊搖搖頭。她伸出雙手，把我的臉往下拉，一直到我的兩唇接觸上了。

「讓它今晚仍擺在那兒，」她低聲說，「明天我也許要變成很殘酷，也許會使我對它永說再會。」

（十一月九日）今早的第一件事，就不能提到我的興趣。接到了一封自可憐華爾特·哈威的來信，那是我我那封描述波西伐爵士如何洗滌自己已被安妮·凱薩烈所引起懷疑的回信。他對波西伐爵士的解釋，只短短悲痛地寫了幾行。他說他沒有權利對他超越的人的行動貢獻什麼意見。這是很慘的。對他自己的描述，尤其使我難過。他說他要想恢復以往的習慣和工作已變成不可能了，希望我能幫助他在英國以外的地方替他找個工作，讓他有一個新環境，另過一番新的生活。在他提及最近都沒有見到或聽到安妮·凱薩烈的消息後，他的信突然換了一個題目。以最神秘的態度暗示着自他回到倫敦後，暗中都有人在跟蹤着他。他說他不能指出那幾個人來證明他的疑念，可是他日夜都懷着這個疑念。這很使我害怕，看來似乎是對羅娜的牢固意愈擾亂了他的心情。我預備立即寫信給幾個我母親在倫敦有權勢的老朋友，請他們設法幫忙。換個新環境和新職業，可能真是他生命危機中的救星。

波西伐爵士送張紙條來說，非常抱歉不能同我們一道進早餐。這給我大大的鬆了一口氣。他說他已在自己房中喝了一杯咖啡，現在正在寫封信。假使十一點鐘可以方便的話，他將要和我們會見。

當消息傳來時，我注視着羅娜的臉。自早飯後我走進她房間起，就發現她有着一層不可理解的平靜與鎮定。進餐中，她也一直保持這種態度。就是當我們在她房中坐候着波西伐爵士的時候，她仍是保持着自制。

「不要怕，瑪莉安，」她說，「我可能對老朋友像吉爾爾先生忘掉了我自己，我可能對一個親愛的姐姐像你忘掉了我自己，但我對波西伐爵士忘掉了自己的。」

我望着她，奇異地聽着她。我們親密地相處得這麼久了，從不知道她的性格中會有這種潛藏力——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當放在壁爐架上的自鳴鐘敲響了十一下時，波西伐爵士敲門進來了。他的臉上有着一層抑壓的憂慮與激動的表情，尖銳的乾咳聲，時時嘲弄着他，似乎比以往更甚。他坐在我們對面的桌旁，羅娜還是同我一起坐在沙發上。我無意地認着他倆，發現他是兩個人中更蒼白的一個。

他說了一些不關緊要的話，看得出是在維持他平靜大方的態度；可是他銳利的聲音與眼睛不安的轉動是掩蓋不了的。他一定自己也覺察到了，因為他說了一半就停了下來，放棄再行企圖去掩飾他的狼狽心情。

在蘿娜開口說話之前，中間有一段僵死的沉默。

「我要告訴你一件我倆非常重要的事情，波西伐爵士。」她說，「我姐姐也在這裡，因為她在這裡對我會有很大的幫助，會給我更大的信心。我所要說的話，她沒有參加過一點意見，這完全是我自己的意見，不是她的。我相信在我沒有繼續往下說之前，你該能瞭解這些話吧。」

波西伐爵士欠了一欠身子。她說這些話時，外表異常鎮定，態度也非常恰當。她望着他，他也望着她。至少在開始之際，他們似乎都能互相瞭解。

「我會聽到瑪利安說，」她繼續下去，「只有我親自向你要求放棄婚約，然後才能得到你的同意。波西伐爵士，你給我這個消息，在你方面的確是寬洪大量，我是非常感激你的建議，不過我要告訴你我拒絕接受那個建議。」

「我還沒有忘記，」她說，「在你向我求婚之前曾先得到我父親的允許，同時我相信你也沒有忘掉當我同意婚約之前我是怎麼說的。我曾冒險地告訴過你，我父親給我的影響與忠告，是我決定答允你的主要原因。我一向都是聽從我父親的指導，因為我覺得他是最忠實的顧問，最好最愛我的保護人和朋友。我現在失去了他，只剩下了愛的回憶，但是我對這位死去的親愛朋友的信仰仍舊沒有動搖，我認為他的願望也應該就是我的願望。」

她的聲音第一次起了抖顫。她好動的指頭又偷偷地放到了我的腿上並緊握住我的手。這時又起了一陣沉默，然後波西伐爵士開口說了。

「難道我有一點不值得妳的信任嗎？」他問。

「我找不出你的行動上有什麼可以責備的地方。」她答道，「你時常都是那麼優雅寬恕地看待我，你應得到我的信任，因為你得到了我父親的信任。為了我的義務，我父親的記憶和我自己的諾言，在我方面，我不能要求解除婚約，所以我要解除婚約只有由你方面來主動。」

他脚尖不安地在地板上的打拍突然停止了，上身向桌子前傾着。

「我來主動？」他說，「在我方面，我有什麼理由要解除婚約呢？」

我聽到她急促的呼吸，我感到她的手轉冷，現在我有些怕她會失去自制，雖然她曾對我極力保證過。可是我錯了。這個理由是很難對你說的，」她答道，「波西伐爵士，我改變了——這種改變只有解除我們的婚約，才對得起你和我自己。」

他的臉色更蒼白了，甚至連嘴唇都失了色。他把手臂放在桌上，將椅子轉了些，用手支着頭，所以我們只看到了他的側面。

「什麼改變？」他追問着，那種聲調震驚了我——其中有種被抑壓的痛苦。

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向我更靠近些，她的肩靠在我的肩上，我感到她在抖顫着。我真想替她說幾句話，但她用手緊壓了一下止住了我，然後又說，但這一次並沒有朝向着我。

「我聽說，」她說，「我也相信，一個妻子對丈夫的愛情該是最親摯最真實的愛情。當我們訂婚之後，這種愛情我應該儘量給，你應該儘量取。波西伐爵士，你能否原諒並寬恕我，假使我告訴你，現在已不是這樣了？」

在她的眼中有一泡眼淚，漸漸滴落到我的手上。當她停住等候他的回答時，他却一語不發。在她說話中，他用支顫的手掩住了他的臉，那隻手的指頭深深地壓進他的頭髮中；另一隻按在桌上的手我只能看到它上半部的指頭，那上面的肌肉却一動也不動。可能是一種隱藏起來的憤怒表情，也可能是一種隱藏的悲哀表情——很難說出到底是那一種——在那一霎間，沒有人能道出他心中的秘密——那正是他和她生命危機的一刻。

為了蘿娜的緣故，我決定要他說出話來。

「波西伐爵士，」我酸澀地揮了進去，「我妹妹說了這麼多，難道你沒有什麼要說的嗎？我以為在你的地位中，沒有人像你一樣會有權利聽到她這種述說。」

蘿娜阻住我又說——

「我希望我的痛苦述說不至於無效；我希望我所有的話都能獲得你的信任。」她說。

「請放心好了，」他熱烈地簡單地答覆着。說話時，放下了手，臉孔也轉向着我們。起先他的外貌到底有什麼變化，現在已經察不到了。他的臉是熱切而又期望地——表現着渴望再聽她底下的話。

「我希望你能明瞭我不是以自私的動機來說。」她繼續着，「波西伐爵士，在聽畢這些話後，假使你能離開我，我絕不會再嫁給任何人——你只要讓我遺下的殘生去做一個老處女好了。我對你所鑄下的錯誤，將立即結束它，不讓它再加重了。我和——她猶豫了一下，臉上有種非常痛苦的表情，「我和那個人之間從沒有互相表白過一句話，就是我所指對他發生好感的那個人。我和他，在這世界上，也永不再想碰頭了。我請求你別再讓我說下去，並且希望你相信我剛才所說的一切。這是真正的事實，波西伐爵士——這段實話，我想我的未婚夫有權利聽到它，不惜犧牲我個人的情感；我

相信他能用他的大量來寬恕我，並且相信他能用他的榮譽替我保守這個秘密。」

「這兩種對我的信任是不必過慮的。」他說。

回答了這句話後，他停住望着她，像在等待着她說下去。

「我愛說的話都說完了。」她平靜地加上了一句——「我想我已說得够使你來解除婚約了。」

「你說得足够使我對履行這樁婚約看作我生命中最親切的目的地。」說畢他站了起來，向她前進了幾步。

她劇烈地震動了一下，吐出了一聲微弱的驚呼。她所說的每一句話，赤裸裸地坦露出她對一個男子的純潔和真實；

那個人也完全明瞭一個純潔真實女人的可貴。她自己的高貴行動就是她看不見的敵人。我起始就害怕將有這個結果的。

假使她讓有一點點機會，我也許會阻止它的發生的。

「范禮小姐，妳願意讓我來擁抱妳。」他說，「但我不會那麼沒有良心拋棄一個把自己行為表現得最高貴的女人。」

他溫柔而富情感地說着。她抬起頭，臉紅了一陣，又重鼓起勇氣望着他。

「不，」她堅定地說，「假使她讓自己嫁了人，而又不能把愛給那個人，那她將是最卑賤的女人。」

「她不可能在將來把愛給他嗎？」他問，「假使她後來發現她丈夫的生命是值得她愛的？」

「永遠不可能了，」她說，「波西伐爵士，假使你還要強迫履行婚約，那麼在外表上，我可以做你的忠實妻子——

你的親愛妻子，可是在我的心中呢？那是永不可簡了。」

她說這些勇敢話時，現出了一種不可形容的美麗，任何人見了都不會再狠心地去做侵犯她的。我心裡想譴責波西伐爵士，但同時又可憐他。

「我感激地接受妳的私衷實言，」他說，「妳對我的最低貢獻，却超過了我對世間女人的最高希望。」

她的左手仍緊握着我，但右手却冷淡地垂放在身旁。他慢慢地將它舉起，碰到了他的唇——吻了它——對我鞠了一躬。

然後以十分優雅鄭重的態度，無聲地退了出去。

當他走後，她不動也不說一句話——冰冷而又死板地坐在我的身旁，眼睛朝地下凝視着。我看再說話也是沒有用了，

只有伸臂靜靜地擁抱着她。我們就那麼壓壓地坐在一塊——這樣地過了很久，我終於感到非常不安，溫柔地勸她將我目前的環境改變一下。

我的聲音似乎驚醒了她的知覺，忽然從我懷中抽開身子站了起來。

「瑪莉安，我一定要儘量地屈服。」她說，「我的新生命有它困難的使命，其中的一個今天就要開始了。」

她一面說，一面走向那張靠窗的邊桌，那上面擺放着她的繪圖具。她小心地把它們收集在一起，放在廚中的抽屜裡

上了鎖，然後把鑰匙交給我。

「我一定要離開每件可以使我憶念到他的東西。」她說，「保存着這把鑰匙吧，假使妳願意——我將永遠不再要它了。」

在我未曾說話之前，她又轉向書架，從中抽出華爾特·哈威的那本畫冊。猶豫了一陣，將那本小冊慈愛地托在手中

——然後舉到唇上並吻着它。

「啊，羅娜！羅娜！」我叫着，不是憤怒，也不是譴責——我的聲音中只有悲哀，心中也只有悲哀。

「瑪莉安，這是最後一次了。」她

答覆着，「我將永遠同它道別了。」

她把那本冊子放在桌上，並抽出

插在頭髮上的梳子。那束頭髮於是無

比美麗地散拂在她的肩背上。她分

成了長長的一股，剪了下來，細心地編

成一個圓圈，用別針釘在畫冊上第一

頁的空白處。弄好後很快地把它圍了

起來，托在手中。

「你時常和他通信，」她說，「

在我活着時，如果他問起我，都要告

訴他我過得很好，不要說我不快樂，

不要使他煩惱，瑪莉安，爲了我的緣

故，不要使他煩惱。假使我是先死了



她把那本冊子放在桌上，並抽出插在頭髮上的梳子，那束頭髮於是美麗地散拂在她的肩背上。

羽片影西



(一) 紅男綠女

原名·Guy and Dolls

米高美影片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伊士曼彩色歌

舞片

米高美公司以百萬金元自百老匯購得「紅男綠女」的電影攝製權，其投資總額達五百五十萬元。本片與「木馬屠城記」華納出品，(本欄已在前期介紹)為僅有的二部獲得去年度最高評價 Superior 的電影。

故事中含有二段羅曼史，其一是大賭棍馬龍白朗杜與女傳教師珍西蒙絲，另一對是玩骰子戲的佛蘭克辛那屈和夜總會舞女費文勃蘭。佛蘭克急需現款一千元以供租賃房屋佈置骰子賭局，商諸於大賭徒馬龍白朗杜，二人打賭千元，佛蘭克認為馬龍決無法將女傳教師約出共赴哈瓦那，但當馬龍答應供給珍西蒙



附圖一：紅男綠女四主角

絲十二位「罪人」時，珍竟因致會生意清淡而同意了。可是哈瓦那之行，使二人共墮情網，於是結局一切美滿，二對有情人均成眷屬。

馬龍白朗杜與珍西蒙絲在本片中，二人個性均有極大轉變，馬龍為主演本片從頭學習歌舞，珍西蒙絲唱來雖不見其佳，但足以使觀眾驚嘆，全片劇力堅強，足可彌補若干小疵，開始時的一場芭蕾舞，為銀幕上前所未見。

讀者購書服務部
廉價書目錄

書名	著者	原價	特價
懷念	張秀亞	6.50	4.60
母愛	蕭傳文	7.00	4.90
七星寮	王敬發	7.00	4.90
落日	楊念慈著	7.50	5.30
殘夢	蕭傳文	7.00	4.90
陋巷之春	楊念慈	7.00	4.90
彩虹	尹雪曼	7.50	5.30
漁港書簡	艾雯	7.50	5.30
風城畫	張漱茵	6.50	4.60
危城記	郭嗣汾著	12.00	8.40
花箋憶	王書川著	7.00	4.90
離魂記	宗光	6.00	4.20

購書辦法

- (一) 讀者購書務請用正楷詳細繕寫姓名地址及欲購書名。
- (二) 購書可將郵票代作書款或利用本社郵政儲金「二五八七」號划匯可免匯費並免寫信如需本社以掛號寄書請另附掛號費一元二角。

，答應我把他這本畫冊連同夾在中間的頭髮一起贈給他。在我死了之後，你可以無害地告訴他這是我親手放在那裡的，並且說——啊，瑪利安，然後替我說我自己所不能說出的話——說我愛他。」

她張開兩臂抱着我的頭顱，低聲地用一種極富情感的聲調對我吐出了最後這句真話，這簡直使我心腸裂碎。她對自己的情感長期的抑壓，已再也控制不住了，歇斯底里地捧開了我，伏在沙發裡放聲大哭起來。

我無法安慰她這可紀念的一天實在太悲慘了。當那陣激動疲乏之得使她停住時，她再也說不出話來。午後，她小睡了一會。我把那本冊子藏了起來，不讓她醒來再看到它。不管我的心是如何地裂碎，我的表面仍是平靜的。當她醒來睜眼看我時，我們不再談起早上悲痛會見的那一幕。不提波西伐爵士，更也不提及華爾特·哈威。

(未完待續)

(二) 窮途末路

原名: I Died A Thousand Times

華納影片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華納彩色警匪格圖片

在原野奇俠中嶄露頭角的傑克派萊司，擔任本片的主角，並有銀幕女流氓秀蘭溫德絲輔之。本片在一九四一年時曾由亨弗萊鮑嘉主演，片名 High Sierra。這是一張純粹爲了愛好警匪格圖的觀眾而攝的影片，傑克派萊司在一次共謀劫奪旅館的案子中，取得財物駕車逃遁，但不幸另一輛匪車翻下山崖，車內僅留的一條生命將他們的名單洩漏給警局，於是不得不使傑克逃亡山中，其情人秀蘭溫德絲及其小犬亦追蹤而至山下，警局中人令秀蘭召降，秀蘭不從，但傑克形跡總被其小犬發現，於是身死鎗下。

(三) 賓尼歌德門傳

(港譯搖擺樂)



圖二：史蒂夫阿倫與唐娜李在賓尼歌德門傳中

原名: The Benny Goodman Story
環球國際影片公司出品

五彩音樂傳記片

繼「格林密勒傳」之後，很自然地產生了「賓尼歌德門」傳。不同的是賓尼歌德門至今仍任美國演奏，他的傳記毫無疑問地更爲難於着筆，如果對「格林密勒傳」的故事不發生興趣，那末本片的故事同樣地平凡，可是愛好爵士樂的觀眾，都不會把故事看得太重要的，賓尼歌德門是爵士樂中的搖擺樂之王 King of Swing。搖擺這字是賓尼歌德門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才應用到爵士樂上，而正式成爲爵士曲的一種風格。

賓尼歌德門(史蒂夫阿倫飾)出身於芝加哥，十歲時就被其父大衛歌德門送往音樂院進修，當時他因年齡太小，故選一種較輕的樂器——單簧管 Clarinet。從小他的音樂興趣即趨向於爵士，因此其父由他去加里福尼亞州加入貝博拉克樂隊。可是他的志向是組織他自己的樂隊，這個願望總是在廣播節目中獲得。同時他有一次在音樂會中用單簧管表演莫札特的競奏曲時，使他私心愛慕的唐娜李也爲之傾心。當賓尼歌德門創立了爵士的新風格搖擺音樂之後，立即聲名雀噪，被邀請到卡尼基音樂廳演奏，同一時代的著名爵士名家如克羅伯 Krupa、威爾遜 Wilson、哈萊詹姆斯 Harry James、里昂波登 Lionel Hampton 等均參加演出。

片中除賓尼歌德門本人之外，樂隊均爲原班人物，史蒂夫阿倫的單簧管手勢係由賓尼歌德門親自教授，而由他本人在幕後演奏，其他名家亦一概親自登場，全片共有爵士曲廿九支，爵士迷足可過癮。

(四) 春宵胭粉客

原名: You're Never Too Young

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

綜視綜合體五彩滑稽片

「春宵胭粉客」由老搭檔路易，馬丁主演，故事中有不少新笑料，也有不少老噱頭，馬丁的喜劇與他的同樣地可博彩聲，而路易則還是搶盡一切鏡頭。本片中路易演一個理髮師的學徒，冒充十一孩童而得半價票搭乘火車，途中遇竊賊，暗將珠寶藏入路易袋中，當車掌起疑時，路易情急躲入女校教員賓娜林的車廂內，因此引起誤會。馬丁

可能的驚險場面，使人想起另一對搭檔——距博與考司祖路——的命運。



圖三：馬丁與路易在春宵胭脂客中

飾女演員的未婚夫，亦在該女校執教。路易為澄清外界對寶娜李的誤會，祇能繼續假扮孩童，直到珠寶賊追來學校警探在湖上圍擒，才算水落石出，結局是老調，一連串不

平準帳表

各大文具公司均有銷售

承印者：大地印刷廠



● 供應各種品質最優之煤油產品歷八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 VACUUM OIL CO.

(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IN THE U.S.A.)

台灣省台北市 中正路一八〇〇號三樓
電話：二四七三八

最佳

滑機油



I.K.K. LINE

WORLD-WIDE TANKER & FREIGHTER SERVICE

飯野海運株式會社

總公司：

東京丸之內飯野大樓

臺北辦事處：

臺北市中華路88號三陽行內

電話 28211-4

擁有最新油輪及快速貨輪

共 472,639 重噸

經營定期及不定期航路

遍及世界各港口

附屬公司：

飯野重工業株式會社
飯野產業株式會社
飯野煤礦株式會社
中國塗料株式會社
內外海運產業株式會社
飯野陸運株式會社
神奈川碼頭倉庫會社

拾穗月刊廣告刊例

十二期	六期	三期	二期	一期	期數	地位
六、〇〇〇	三、三〇〇	一、八〇〇	一、五〇〇	九〇〇	全頁	封底
三、四〇〇	一、八〇〇	一、〇〇〇	八〇〇	五〇〇	半頁	封面裏面
五、五〇〇	三、〇〇〇	一、六〇〇	一、三〇〇	八〇〇	全頁	裏面
二、八〇〇	一、五〇〇	八〇〇	六六〇	四〇〇	半頁	普通
四、〇〇〇	二、二〇〇	一、二〇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	全頁	通

備註：

- ①廣告如須製版者，照本收費
- ②二色套版加倍收費
- ③廣告費於刊登後一次付清，長期者得於每期刊登後付清本期廣告費

處洽接告廣

社刊月穗拾廠油煉雄高營左雄高

社分穗拾號一七路前館市北臺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各工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大號

電話 52

台北市福州街十巷一號

電話 25957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

